民主的假面

即将逝去的美国光环

[美] 马克·莱文（Mark R. Levin）◎ 著
赖超伟 ◎ 译

PLUNDER AND DECEIT

千禧一代为什么越忙越穷？
谁在窃取他们的未来？

不可原谅的掠夺，假面下的欺骗，美国梦的逝去
踏上自我救赎的路，守护后代的自由幸福

中信出版集团

版权信息

书名:民主的假面

作者:[美]马克·莱文

译者:赖超伟

ISBN:9787508673127

中信出版集团制作发行

致我亲爱的家人、同胞和后代子孙

第一章 掠夺与欺骗

子女使得辛劳变得甜蜜，但也使不幸更加辛酸。子女增加人生的忧虑，但却减轻了对死亡的记忆。

——英国哲学家、政治家.弗朗西斯·培根(注)

我们是否在关爱子女的同时，却给他们及其后代带来了苦难？

美国现代社会中比较鲜为人知的是，家长为了维护家庭和睦的稳定，保护子女不受威胁和侵害，会毫无顾忌地牺牲自身利益。然而，作为政治共同体的一部分，已为人父母的执政者一代也都下意识地像其他父母一样，妥协于令人担忧的公共政策。这些政策不仅危害了其子女的将来，还会波及子孙后代的福祉。需要明确的是，并非所有父母都可以替孩子拿主意。实际上，即便再细心的父母，就算在孩子的培养上投入再多的精力，也有可能百密一疏。另外，即使在一个健康的家庭中，看似经过父母深思熟虑后做出的决定，依然可能产生违背初衷的后果。同样，一个运转相对良好的社会也会出现与初衷背道而驰的公共政策和管理决定。

社会中存在一种道德秩序，它来源于经验与知识、直觉与信念、教义与推理、爱情与激情，并界定着正确与错误、善良与邪恶、公平与偏袒、家庭与社会。因此，各种利益经过长久流传的传统、习俗、价值观、制度的洗礼，以及小家庭和大社会的熏陶教化，渐渐趋同融合，保护并改善人类的生存境况，使之可以繁衍生息。一般来说，这便是公民社会。(注)

18世纪杰出的英国政治家和思想家埃德蒙·伯克（Edmund　Burke）

认为，公民社会的发展依赖于父辈、我辈和后辈间的代代延续。他写道，“这种合伙关系不可能是几代人就能培养出来的，所以它不仅仅是当代人的合伙关系，还是所有过去、现在和未来的合作”[注]。实际上，伯克的研究相当透彻，他提出，那些放弃合作关系的人，将会使他们自己，以及子孙后代陷入严峻的境地。“公共财产和法律同样神圣，基于此条重要的定理，即当代人应该顾全大局把祖传瑰宝留给后代，不可肆意挥霍整个社会的原材料，断送了后代的需求，为子女们留下一片家园而非废墟。他们应该尊敬先辈的制度和风俗，为继承者们做出榜样，教会他们如何尊重先辈们的贡献。”[注]

历史证实了伯克的结论。接受父母培养子女的道德准则，放弃执政者一代所采用的道德秩序，会产生可预见的不利的公共政策，也会引发众多灾难性后果。这种衰落会导致社会不稳定、激发潜在的压迫甚至暴政，而这种暴政最终将瓦解公民社会，吞噬后世子孙。虽然可以采取改革和修复等举措避免这种结局，但过程却是极为困难和复杂的，通常要经历一次极为惨烈的人员伤亡。

法国大革命的十年硝烟制造了混乱的秩序和恐怖的氛围。伯克对此极度厌恶并因此陷入思考。随后的两个多世纪，直至今天，这个世界见证了更为糟糕的境况。这并不是说，公民的骚动和社会的混乱都可以采取血腥革命或内战形式终结。显然，特定的教义、文化、管理系统等，会产生特定的异常状态。不同的事件和环境，无论与世长存或是转瞬即逝，都会对这种非连续性特质的形成起到一定影响。但是，暴力是最终的手段。

在伯克之前，有一位法国哲学家对宪法的制定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他就是夏尔·德·孟德斯鸠（Charles de Montesquieu）。孟德斯鸠生活在美国独立战争时期之前，他认为背叛公民社会将导致灾难性后果。他谈道：“当美德逝去，野心侵袭蠢蠢欲动的心灵，贪婪会吞噬一切。人们被欲望操控，曾经充满爱心的人，也会变得冷若冰霜。曾经自由生活在

法律之下的人，也想脱离法律、无拘无束。每一个公民就像逃离了奴隶主控制的奴隶一样。曾经的格言变成了苛责，曾经的规则变成了强制，曾经的警觉变成了恐惧。节俭而并非占有的欲望变成了贪婪。从前，个人财产组成了社会财富；现在，社会财富变成了个人的遗产。共和政体徒有其表，挂着代表所有公民的牌子，却沦落为一小部分公民的权力机构。”[注]

现代美国社会一改过去在剖析公民社会时精益求精的做法，转而更加追求所谓的效率。乌托邦式国家主义逐渐崛起，种种迹象比比皆是；巧舌如簧的政治煽动者和自以为是的空想家在极力兜售抽象的概念和虚无的幻想，妄图追寻不切实际的极乐社会；政府权力的衍生物势力也日益庞大。在随后的章节我们将阐明，执政者的治理政策是如何预示着未来人生活质量的下降的。除此之外，我们还将见证，丰厚的福利待遇不断膨胀，直到无法负荷而从内部崩塌，以及那些背叛宪法和权力制约的无耻行径。倘若不及时采取改良措施，后果将不堪设想。对此，执政者早已心知肚明。

2014年8月的一份《华尔街日报》/NBC（*Wall Street Journal*/NBC）民意调查显示：“美国人对于年轻人无法获得机遇所表现出的焦虑已达到历史上的最高水平，并且普遍对国家的前景感到悲观，将指责的矛头直接对准了华盛顿普选出的领导人……76%的成年人都认为，他们目前的生活水平已达到最高，子女这一代的生活质量将有所降低。71%的受访者认为国家行驶在错误的轨道上……60%的受访者认为美国正在衰落……普遍的不满情绪蔓延至美国社会的每个角落。参与民意调查的民众中，有57%明确表示，当他们沮丧到无法忍受的那一天，将会举着标语上街游行。这其中包括了61%的民主党、54%的共和党，以及70%认同减税减少赤字提议的成年人和67%所谓的自由派人士。”[注]

在过去，执政者必须要熟记“美国宪法之父”詹姆斯·麦迪逊（James Madison）在国会上为支持宪法提案所发表的遗世箴言。在《联邦党人

文集》（*Federalist*）第51篇中，麦迪逊解释了公民社会与政府限制之间最核心的平衡。“政府本身的含义是什么，是人性反思的核心吗？如果人类能表现得像天使那样，那么政府根本没有存在的必要。如果是由天使来掌管人类，那么无论从外部控制还是内部控制都压根儿用不着政府插手。在组建一个由人管理人的政府时，最大的困难在于：这个政府必须有能力控制被统治的人，然后，再进行强制性的自我管控。”[注]

然而，是什么原因使得这些为人父母的执政者，虽然爱子心切，却还是会背弃公民社会，转而用专横与暴政去窃取子女的未来，使他们沦落到岌岌可危的境地？更遑论绝大多数人都认同国家正面临着衰落，而对于这种衰落局面的出现，政治家们难辞其咎。

答案可能会是多种多样的。例如，语言本身就可能导致问题的产生。“一代人”“执政者一代”以及“子孙后代”这样的词语都不够准确，一部分人很难理解，觉得仅仅是基于理论上或是概念上的，甚至不具有真实性。因此大量的新词汇如雨后春笋般涌出，诸如婴儿潮、被遗忘的一代、千禧一代、Z世代等。这些用来阐述社会学构架的词汇洋洋洒洒，我在此不必过多列举。

尽管这些术语并不精确，但是在现实社会中不同年龄群体确实拥有不同的特点，有些特点很明显，有些不值一提，当然，他们也拥有共同之处和相同爱好。这通常也适用于个人。更重要的是，日常生活中父母们一直关爱着子女，原因显而易见：孩子们是有血有肉真实存在的个体。假设未来与现实脱离，未来的后代只是无固定形态的陌生图像或概念，父母们当然就可以自欺欺人地认为，他们所致力维护的子女的幸福，与后代的幸福丝毫无关。

作为执政者的父母们抱着这种心理，自然而然地低估或忽视了当代公共政策长期以来的恶果，并拒不承认对此起到的反面作用。这种现象的产生通常来源于所谓的执政精英们和中央集权论者们，他们总是无休

止地强化和鼓励这一论调，试图自圆其说并倡导通过预支未来几代人的劳动和资源来获取自身利益，甚至滥用政府权力进行社会工程和经济掠夺。他们用虚假的同情心和伪善来掩盖失职，装模作样地强调改善“子女们”的前景，殊不知子女们反而因为他们的行为而变得负荷累累。此外，决策者采取的政策极具迷惑性，轻而易举地让人放松了警惕。我在《美国毁灭》（*Ameritopia*）中写道：“乌托邦主义按部就班地稳步发展，成功蒙蔽了一群毫无戒心又容易满足的人，并且鼓吹在不危及现有社会的本质的同时，致力于改善这个社会存在的弊端和缺点。在这种情况下，大多数公民采取了忽视、不理睬或忍受的态度，更有甚者欢呼雀跃。这种变革被当成无伤大雅并带有好意的，甚至是建设性的举措，不会危及公民的基本自由。”[注]

当然，并不是所有的父母或者执政成员都会低估或忽视现有公共政策对子女及其后代造成的影响，例如飙升的生活成本和沉重的生活负担，使很多人敏锐地察觉到了社会经济混乱的预兆，并且试图采取一些拯救措施。然而，他们不知道该如何有效制止这样一个庞大的执政集团，因为这个执政集团的影响力无处不在，十分复杂，相对于共和主义而言，它更像是独裁主义，实际上是个野心勃勃的产物。这些决策者和他们的追捧者常常轻视，例如选举、公民游说等常规的民主化程序，当然只发生在选举结果和政策要求不违背他们统治目的的前提下。在其他方面，他们对于行政法规、行政法令及司法法规的偏爱不断升温，为达目的往往不择手段。

执政者中很多人都已深深陷入在经济上不可持续的政府计划之中，他们依赖于此并从中获益。比如说没有资金储备的政府津贴计划，他们投身于所谓的“信托基金”并以此做着安享晚年生活的黄粱美梦。他们从统治阶级的政治权宜之计和虚伪承诺中，寻找自欺欺人的慰藉，无视信托基金被转移和耗尽的现实，忽略灾难预言和谣言所造成的管理不善。

法国历史学家、学者亚历克西斯·德·托克维尔（Alexis de

Tocqueville）在他的《论美国的民主》（*Democracy in America*）（上、下卷）这部著作中，探讨了对美国产生影响的专制主义的类别。他评述道，“我们的同代人不断受到来自两种互相矛盾的情绪的刺激：既想接受领导，又希望保持独立。他们无法破坏这两种对立情绪的任何一方，却也不想顾此失彼，因此，一个独一无二的全能监护政府会应运而生，但是名义上是由民众选举产生的。他们结合了集中和人民主权的原则，这使得他们有了喘息之机。他们自我安慰，接受先驱思想的指导，致力于保护民众利益。因为他们觉察到束缚他们的锁链的另一端，掌握在既不是某个人，也不是某个阶层的人，而是绝大部分的人手中。通过这个体系，人们暂时摆脱依赖的状态，直到再次选出他们的主人，然后故态复萌”[注]。

执政者中的很多人对此妥协，对年轻人黯淡的前景漠不关心。这些年轻人不仅无法从政府举步维艰的项目中获取自身利益，或许还要被迫做些“贡献”，更没有能力偿还他们这一生或是后代人所要面临的借据——经济泡沫破灭所产生的数万亿美元的债务。现在，对于数百万人口是否会从这样的项目中受益，人们仍然争论不休。尽管多年来数万亿美元的政府支出都用于发放福利津贴或其他相关费用，然而这对于结果并没有起到任何改善作用。这个巨大的政府风险将最终崩塌，席卷包括数千万的受益人和捐助者在内的整个社会经济，导致骚乱和不幸的蔓延。仅仅这点就令人望而生畏，更遑论一个无孔不入的联邦政府似乎把玩忽职守当作无数意识形态的终极追求和社会定位。

可与之抗衡的社会组织尚不存在，更不用说支撑整个公民社会弥补联邦政府败坏的名声和强加的赋税。联邦政府有权制定、执行并且更改法律，甚至能决定其自身遵守宪法的程度，而宪法制定的最初目的就是防止政府发生这种僭越行为。公民社会的情况则截然不同，显然其用以自我防卫的系统管理特质尚未准备就绪。最终我们会发现，一个朝气蓬勃的公民社会和一个功能完善的共和政体，只有在公民具有高尚的道德和坚定的意愿的条件下才有存在的可能。

因此，当代的父母们和执政党对于他们的孩子及后代人是有所亏欠的，他们并未给后代创造一个充满活力的公民社会、一个生机盎然的立宪共和政体，以及能削减并限制联邦政府权力的政策。如果执政者无法完成这个复杂且重要的任务，它将随着“联邦利维坦”防线的不断巩固而变得更加艰巨，美国的核心本质也将毁于一旦。那么，执政者背叛了他们的后代，这个铁一般的事实再无可辩驳。

但是年轻人又面临怎样的抉择呢？如果18~35岁的年轻人对日益严重的中央集权和专政的态度继续表现得毫不在乎，或是极力促成，甚至欢欣鼓舞，会造成怎样的结局？难道他们不想要自由和富足？难道他们不渴求抵制这种社会异动和经济掠夺继而保护他们自身及后代的幸福？

年轻人似乎陷入了自身的矛盾之中。进一步的研究表明，当人们对野心勃勃的威权政府和所谓的社会现状产生怀疑时，大部分群体的成员会通过政治行为和选举模式来表达认同。皮尤的研究报告称，年青一代自认为政治独立，但是事实上他们更“倾向于支持民主党，在大多数政治和社会问题上采取自由主义观念”，并往往会“信仰一个激进主义的政府”。此外，当被问到“你是否认为大多数人都值得信任”，或者“在与人交流时，你是否会放下戒心”时，只有19%的人认为大多数人都值得信赖。[注]但是集权者获取不到民众的信任，无法行使权力，那么激进主义政府的存在又有什么意义呢？矛盾的是，除了狂热的执政精英，没有其他年龄段的群体能够像年轻人那样满腔热情地信奉并追随激进主义，并且因此受到牵连。

要想揭开这些反常现象的谜团的确很难，然而这值得我们做一番研究。一般来说，年轻人缺乏生活经验又抱有不切实际的理想主义，这是合乎情理的。他们的想法极为单纯，会轻而易举地受到乌托邦主义的控制。这些乌托邦主义者宣称，只有通过自上而下的政府机制和社会工程，以及对社会传统、习俗和价值观的超脱和解构，才能够最终实现这种理想社会。可笑的是，他们对社会传统、习俗和价值观毫无概念和贡

献。因此，尽管年轻人不太容易相信权威和其他人，却还是会轻易地受到蛊惑人心的政治家、鼓吹宣传的学者、魅力超凡的文化偶像，以及其他权威机构和公众人物的诱惑。

在《自由与专制》（*Liberty and Tyranny*）中我曾阐述道，这种思考方式“几乎忽视了自由对一个生活富足的公民社会所起到的作用，我们每时每刻都沉浸其中……美国社会中的自由气息往往令人难以察觉，即使人们意识到它的存在，也通常认为它的存在理所应当，亘古恒久。因此，在这种情况下，中央集权主义就变得极具诱惑性，进而得到社会的公认，让人觉察不到它对自由的日益蚕食，并堂而皇之地并存于世”㊟。

政府宣称，公民社会存在着缺陷，并且这些缺陷难以克服，借此光明正大地采取相应的干预措施，声称将会起到无限制的制约作用。政府激进主义以及在此背景下的社会构成遂被视为不可或缺且宏伟崇高的常规。而与此同时，个人主权、自由意志及自给自足的能力被逐渐削弱，人们随波逐流，并最终妥协于专政政权。

当年轻人致力于所谓的正义或神圣的运动时，就会变得极为自负、坚定且热诚，尽管这些特质原本并不专属于年轻人。埃里克·霍弗（Eric Hoffer），这个曾经做过码头装卸工的卓越哲学家，在谈到社会运动的本质时总结道：“大多数运动所宣扬的禁欲主义理念，其首要目标就是培养对当下社会的蔑视……大规模运动所设立的很多难以实现的目标，就是开展反对目前社会的运动。”㊟

中央集权主义形态复杂，不断扩大掠夺行为以获取权力增长，将不可避免地导致公民社会的退化，从而引发乌托邦主义的事业和运动。然而需要明确的是，年青一代却身处激进主义政府的最忠实拥护者之列。因此，尽管也许有些年轻人认为他们在反抗权威，但是他们的所作所为确实在支持着专权政府，而这种集权和其所带来的影响已经逐渐稳步成

为当前社会的主要特征。

年青一代在多年的日常教育中，从幼儿园到高中，直至大学的高等教育，一直受到不断的教化和激化，从根本上被不断强化这方面的固有思想，面对剥削压迫时表现出的柔弱性根深蒂固，同时又易于接受甚至强烈期盼那些导致未来经济和政治不稳定的自毁性政策。

即使最尽职的父母也无法改变学校的教育对孩子们的影响。实际上，他们对教师、课程和书本根本没有选择权，这一点直接或间接地推进了集权主义的进程以及意识形态上的趋同思想。这种集权主义对公民社会和美国的文化遗产充满了敌意。事实上，对来自父母和社区的正规教育的免疫是极具灾难性的事件。加利福尼亚州立大学教授布鲁斯·桑顿（Bruce Thornton）认为这种方式极具欺骗性且隐藏着有害性，他说道："美国的建立并不是为了保护自由和天赋人权，相反，是为了保护富有的白人财产所有者的经济利益和权力。开启内战也不是为了解放奴隶或者保护统一，而是北方工业和南方种植园之间经济竞争的结果。至于西部的开发，绝非所谓的一部开拓荒野、传递文明的艰苦卓绝的史诗，从本质上来说是为了窃取印第安种族的土地和资源，达到资本剥削的目的，以及实施对印第安种族的灭绝行为。这种历史中潜藏着马克思经济决定论和物质决定意识原则。"[注]

事实上，桑顿关于"对正规教育的保护如同阶级斗争劝诱模式"这一观点，正是《共产党宣言》核心观点的现代美国版本。《共产党宣言》的作者马克思和恩格斯曾经认为，"至今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注]。他们还指出："自由民和奴隶、贵族和平民、领主和农奴、行会师傅和帮工，一句话，压迫者和被压迫者，始终处于相互对立的地位，进行不断的、有时隐蔽有时公开的斗争，而每一次斗争的结局都是整个社会受到革命改造或者斗争的各个阶级同归于尽。"[注]

公民社会通常孕育着煽动和割据的因素，因此关于公民社会的一切

都不被认同，都被认为不值得去保护和延续。相反，年轻人却受到极大的鼓舞，为追寻乌托邦主义幻象和社会改革，甘愿结成联盟，保护集权主义的利益，造成社会骚动，无形中损害了自己和后代的福祉。

这些思想意识的毒瘤不断给年轻人带来危害，种种征兆已十分明显。皮尤的研究报告表明，就当代社会经济情况而言，如今的年轻人“在现代社会中最先面临的是较高的助学贷款、贫困和失业，以及低水平的财富和个人收入，远不如他们上两代人在同龄阶段的情况”[注]。具体来说，在2012年底，40岁以下的人需要偿还总计6450亿美元的助学贷款，自2005年以来增加了140%。[注]。2014年，16~19岁人群的失业率达到了20%[注]，大学毕业生不完全就业率达到46%。[注]如今，在25~32岁年龄段的人中，有22%的人高中毕业后辍学，并且生活贫困。相比而言，在1979年仅取得高中学历，如今年龄段在49~76岁的人中，只有7%的人在他们二三十岁时生活窘困。[注]

皮尤研究中心在另一项研究中还发现：“1980年以来，特别是2010年后，25~34岁的年轻人是人口增长的一个主要组成部分。截至2012年，大约1/4的年轻人（23.6%）生活在几世同堂的家庭中，比2007年的18.7%和1980年的11%都有所增长。”[注]

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CBO）进一步报告，如果联邦政府的开销再不做大幅调整，“从现在起25年内，社会需求所造成的联邦债务将会超过GDP（国民生产总值）的100%……相对于经济规模，债务将呈不可持续的上涨趋势”。此外，未来25年，除非对现行法律中税收和支出的规定都有所调整，否则不断增长的预算赤字和债务造成的压力将日趋严重。正如CBO所预计的：“财政赤字形势严峻，联邦债务增长的速度将会超过GDP增长速度，必然走上不可持续的道路。”CBO得出结论：“某种程度上，投资者开始怀疑政府是否有诚意或者有能力偿还债务，这势必造成政府支付更高额的利息去贷款。这样严峻的财政危机使现在的决策者面临极其困难的选择，也会对国家产生持续负面的影响。甚至在这

种情况来临之前，CBO所预计的高额增长的联邦债务将会不断突破底线，给国家经济以及联邦预算造成极为严重的后果。”[注]

托马斯·杰斐逊（Thomas Jefferson）对这种不道德的集体行为极具先见之明，并早就提出了警告：“我们相信，或者装作相信，尽管一位父亲无法占有其子女的劳动成果，但是这一代的父亲却可以占有他们下一代孩子整体的劳动成果和财富，迫使他们承担所有债务，无论公正与否、有益与否；而这些都是受我们的恶习、激情或者个人利益驱使。但我相信，作为一个美国人，我们都应该只从正确的角度去看待这个问题，我们无权要求后人去偿还我们自己欠下的债务，从道义上讲，这是我们自己的事，应该在我们自己的时代来解决。”[注]几年后，杰斐逊对此更加忧心忡忡：“当社会开始衰落，一些哲学家所观察的人与人之间斗争现象将会极为普遍，以至于把这种现象错误地理解成自然发生的。实际上，它是人类自我堕落的状态。而这种可怕的阵势的先驱就是公共债务，其次是税收，不幸与压迫紧随其后。”[注]

经济规律，并不是那些自吹自擂的政治家和官僚所鼓吹的乌托邦式幻象和许诺的空头支票，它如同科学规律一样，真实可信。经济规律中存在着一个不可逆转的临界点，一旦达到此点，任何社会和时代都将无法恢复到之前的状态。正如经济自由和政治自由相互交织，经济状态的不稳定必然引起政治局面的动荡，最终导致社会的全面混乱，乃至崩塌。在此期间，随着整个过程的展开，宪法共和主义将自然而然地解体，随之灭亡的还包括代议制的管理、联邦各分支及联邦与州政府之间分散的权力以及联邦行政州逐渐渗透到人民生活中的权力。合并政府的控制以及不断加剧的警方权力，通过五花八门的规章、制度、税收、罚款来压制个人，进而麻痹大多数公民。有计划的社会变革和开明自治的衰落则被描绘成富有同情心的、进步的、不可避免的结果。

尽管如此，这个庞大的联邦势力仍然不愿进行改革，也不愿在计划上做出让步。它的支持者、代理人和受益人既不肯承认失败，也不愿慎

重考虑，反而越来越盲目，固执地坚持着意识形态的偏见和最初的社会计划。

对于执政者和年轻人（即父母和子女）来说，联合起来保卫共同的利益，抵御共同的敌人——起源于宪法却脱缰失控的政府，刻不容缓。这些集权主义者，滥用权力，压榨年轻人以及后世子孙，剥夺他们的劳动果实，把他们的财富装饰成一棵摇钱树，以便当代政府在他们有能力追求和享受之前，得以肆意地掠夺、操控和榨取他们的前景和自由。执政者必须在冷静思考过后，振作起来，重新梳理社会关系网络，审视由集权主义无止境的社会工程所产生的代际矛盾。当然，需要付出的代价是在经济上做出一定程度的自我牺牲，放弃一部分政府津贴和补贴。

年轻人面临着同样严峻的斗争，首先要认清集权主义的操控和剥削，打破这种强有力的束缚，团结起来保护自己。年轻人必须敢于质疑、面对，理智地抵抗独裁主义，这种独裁主义通过课堂上的灌输、娱乐上的传播或者政治家蛊惑人心的言论，已经严重危及年轻人的未来和后世人的生活质量。他们的自由、自给自足的福祉已经岌岌可危。乌托邦式集权主义以牺牲公民社会和年青一代的安全和幸福为代价，疯狂滋长，是年青一代必须与之斗争的真正仇敌。如若不然，年青一代以及后世子孙将彻底沦为迷茫且苦苦挣扎的一代，在专制压抑的管辖下，永远生活在日益黯淡且空洞的环境中。

在这一章的开篇我提出了一个问题：我们是否在关爱子女的同时，却给他们及其后代带来了苦难？答案是否定的。我还问道：年轻人想要自由和富裕的生活吗？他们是否有责任去抵抗社会异动和经济掠夺，来保护自身和后代的幸福？以上两个问题的答案则是肯定的。事实证明，执政一代和年青一代毕竟有太多的相同之处。

总而言之，虽然个人和集体的能力不尽完美也容易导致错误，但仍然有必要团结起来，做出良好的判断。普遍真理永恒存在。任何人，包括教授、政治家、专家，乃至任何集大成者都无法更改或取缔。这本书

与我之前所有的书都具有一个相同的目的，就是为了通过学识、事实和思考，竭尽所能地劝慰更多的同胞，去改变一个迫在眉睫的悲剧——不是关于戏剧和理智的希腊悲剧，而是一个真实的、毁灭性的美国悲剧，是人类所知的最伟大共和国的陷落。

---

1. Francis Bacon, Of Empire (New York: Penguin Group, Reprinted from the Essays, edited and introduced by John Pitcher, Penguin Classics, 1985）, p.3.
2. Mark R.Levin, Liberty and Tyranny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2009), pp.3–4.
3. Edmund Burke, Reflections on the Revolution in France (London: Seeley, 1872), p.93.
4. Edmund Burke, Appearing in James Fenimore Cooper: New His-torical and Literary Contexts, W.M.Verhoeven, ed.(Atlanta: Cooper, 1993), p.56.
5. Charles de Montesquieu, The Spirit of the Laws, Anne M.Cohler, Basia C.Miller, and Harold S.Stone, eds.(Cambridge,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9), Part 1, Book 3, Chapter 3.
6. Patrick O’Connor, “Poll Finds Widespread Economic Anxiety,” Wall Street Journal, August 6, 2014, A4.
7. James Madison, The Federalist No.51 (New York: Signet Clas-sics, 2003), p.319.
8. Mark R.Levin, Ameritopia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2013), p.7.
9. Alexis de Tocqueville, Democracy in America, vol.2 (New York: Knopf Everyman’s Edition, 1994), p.319.
10. Pew Research Center, “Millennials in Adulthood,” March 7, 2014, http://www.pewsocialtrends.org/2014/03/07/millennials-in-adulthood/.
11. Mark R.Levin, Liberty and Tyranny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2009), pp.9–10.
12. Eric Hoffer, The True Believer (New York: Harper & Row, 1951), p.69.
13. Bruce Thornton, “Is Leftist School Indoctrination Unstoppable?” Frontpage Magazine, February 27, 2013, http://www.frontpagemag.com/2013/bruce-thornton/is-leftist-school-indoctrination-un stoppable/print/.
14. Karl Marx, The Communist Manifesto (London: Soho, 2010), p.19.
15. Id.
16. Pew Research Center, “Millennials in Adulthood,” March 7, 2014, http://www.pewsocialtrends.org/2014/03/07/millennials-in-adulthood/.
17. Federal Reserve Bank of New York, “Student Loan Debt by Age Group,” March 29, 2013,

http://www.newyorkfed.org /student loandebt/.

18. Bureau of Labor Statistics, “Employment Status of the Civilian Population by Sex and Age,” March 6, 2015, http://www.bls.gov / news.release/empsit.t01.htm.

19. Jaison R.Abel and Richard Deitz, “Are the Job Prospects of Recent College Graduates Improving?” Liberty Street Economics, September 4, 2014, http://libertystreeteconomics.newyorkfed.org/2014/09/are-the-job-prospects-of-recent-college-graduates-improving.html#.VRWervm3SlK.

20. Pew Research Center, “The Rising Cost of Not Going to College,” February 11, 2014, http://www.pewsocialtrends.org / 2014/02/11/the-rising-cost-of-not-going-to-college/.

21. Pew Research Center, “In Post-Recession Era, Young Adults Drive Continuing Rise in Multi-Generational Living,” July 17, 2014, http://www.pewsocialtrends.org/2014/07/17/in-post -recession-era-young-adults-drive-continuing-rise-in-multi-generational-living/.

22. Congressional Budget Office, “The 2014 Long-Term Budget Outlook,” July, 2014, https://www.cbo.gov/sites/default/files /45 471 -Long-TermBudgetOutlook_7-29.pdf.

23. “Thomas Jefferson to John Wayles Eppes, 11 September 1813,” Founders Online, National Archives, http://founders.archives.gov/documents/Jefferson/03-06-02-0388 (last update: 2015-03-20); Source: The Papers of Thomas Jefferson, Retirement Series, vol.6, 11 March to 27 November 1813, J.Jefferson Looney, ed.(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9), pp.490–499.

24. “Thomas Jefferson to Samuel Kercheval, 12 July 1816,” Online Library of Liberty, http://oll.libertyfund.org/titles/808.Source: The Works of Thomas Jefferson, vol.XII, Paul Leicester Ford, ed.(New York and London: G.P.Putnam’s Sons, 1904–5).

第二章 论债务

乔治梅森大学的经济学教授沃尔特·威廉姆斯（Walter Williams）博士认为，在导致美国走向经济和金融灭亡的背后潜藏着一种病态现象。威廉姆斯博士将这种病态现象恰如其分地形容为一个道德问题："我们已经变成一个极其不道德的群体，迫使国会强制一个美国人服务于另一个人。财政赤字以及失控的国债只是这些真实存在的问题所表现出的症状而已。"[注]正如威廉姆斯所说，如今政府花销中近75%"可被形容为国会用一个美国人的收入，通过农业补贴、商业救助以及福利事业等数以千计的救济项目去养活另外一个人"[注]。

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高级研究员托马斯·索维尔（Thomas Sowell）博士提出这样一个观点："曾经税收的目的是为了承担不可避免的政府花销。然而，对于政治左派而言，税收的定义是对收入的重新分配，基于自由主义意识形态为其他社会试验提供财政支持。"[注]

毋庸置疑的是，年轻人以及子孙后代将面临政治的权宜之计以及经济的全面崩塌，其后果已得到统计学上的明确证明，但是众多媒体、学术界，当然还有官方统计对此或者视而不见，或者刻意弱化，或者为其寻找诸多借口进行掩饰。尽管如此，这些事实和数据毫无疑问地预示着社会的最终骚动，所有美国人特别是年轻人应该对此予以高度重视。

2009年1月，贝拉克·奥巴马总统就职的那一天，国家财政运营债务已经达到10.6万亿美元。截至2012年1月末，财政运营债务增加了44.5%，达到15.4万亿美元。2015年4月12日，财政运营债务再创新高，达到18.152万亿美元，在不到6年半的时间内增长了71%。[注]这个国家的债务平均到每个男人、女人以及儿童身上的数目，从奥巴马总统任期

初期的33220美元已经增长到现如今的56900美元。[注]可以肯定的是，债务问题在奥巴马总统任职之前就早已存在，但是现在已达到历史高峰。

奥巴马执政期间，政府支出和借贷都急剧飙升。虽然大家都认为，前任总统乔治·W.布什（George W.Bush）在任职期间的财政救市政策和社会支出扩大，在很大程度上造成了政府的债务问题，但事实上，在给年轻人和后代造成绝对负担这方面，奥巴马还要“略胜一筹”。[注]随着大规模患者保护与平价医疗法案项目（也称作奥巴马医改计划）的推进以及其他挥霍无度的政府开支——其中包括约8000亿美元的2009年美国复苏与再投资法案（又可称为“刺激计划”），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是，过去几年创造了年度赤字和整体债务的最新纪录。[注]

正如城市研究院的C.尤金·史特力（C.Eugene Steuerle）所说：“几十年来，我们一直被一套犹如紧身衣般的政策所束缚。尤其是退休、保健和税收领域，已经去世或退休的国会议员制定了无法更改的政策，继而阻碍了年度决策和定期审计，未来几代人都被贴上了标签，被迫提高各种资源的开采来满足这些以往的承诺。”[注]

2014年7月，无党派倾向的CBO发布了年度长期预算报告。文件提出了一套预测政府支出、债务和职能的综合分析，并列举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的历年统计资料，2009~2012年，联邦政府首次累积了相对于GDP的经济规模来说最大的预算赤字。[注]这几年的财政赤字水平是2008年财政赤字的两倍。[注]2008年的财政赤字以美元计算将近5000亿美元。[注]截至2012年，财政赤字竟已高达1.4万亿美元。[注]仅2014年一年，联邦预算赤字就超过了世界排名前三的苹果、埃克森美孚和微软这三家公司的总市值。[注]

经济学家根据预算赤字在GDP中所占的比例进行了讨论。1998年之前的40多年里，公众持有的联邦债务平均占GDP的39%。[注]这次前所未有的赤字涨势开始于布什政府末期，爆发于奥巴马政府初期，并在奥巴

马任期进一步膨胀，公众持有的联邦债务总额在2014年上升到GDP的74%。假设现行法律仍然产生效力，包括所谓的预算控制法案，到2039年联邦债务将达到GDP的103%。[注]CBO的长期预测尚未包含负面的经济影响，而这些影响将伴随政府债务负担而产生。当经济影响可被计算时，据估计，2039年债务负担将达到GDP的111%。[注]此外，债务的发展将随着经济规模呈上升的趋势，这一趋势是不可持续的。[注]

公共债务的增加还意味着偿债成本的增长，特别是在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美联储）最终执行停止人为压低的利率政策后。根据Action Economics LLC经济学家迈克尔·英格伦（Michael Englund）的分析，“当美联储开始提高利率时，财政部的利息支出将加剧赤字的飙升”[注]。利息支出的增加，将仍然占据联邦预算较大的一部分，因此进一步加大了剩余收入和政府福利及项目之间的差距。[注]预计利息届时将达到经济规模的两倍多，从占GDP的2%上升到4.5%。[注]

不断增加的联邦支出加剧了政府债务问题。在过去的40年里，联邦支出平均占GDP的20.5%。[注]但在奥巴马任期的第一年，联邦支出飙升至占GDP的24.4%，达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的最高水平。[注]2010年和2011年的支出占GDP的23.4%。[注]即使在削减预算和调整后续政策之后，支出还是占2012年GDP的22%，占2013年GDP的21%。[注]截至2039年，CBO项目支出水平将提高到占GDP的26%。[注]对于联邦政府，这笔巨大的开支包括两个主要的部分：联邦福利支出和债务融资。据说，这两项支出是预算中必须要考虑的固定因素，意味着两者的增幅都超出了国会年度预算。[注]

社会保障和联邦政府医疗项目——医疗保险、医疗补助、儿童医疗保险计划、奥巴马医改计划相关补贴——在未来几十年内将会翻倍。在过去的40年里，这些项目共消耗掉GDP的7%。然而，预计到2039年，一年的消耗就会达到GDP的7%。[注]近几年，社会保障、医疗保险和医

疗补助项目占政府无利息支出的60%，作为年度联邦支出中最大的份额，呈现出稳步增长的态势。[注]例如，1970年社会项目占联邦支出总额的32%，[注]在1980年和1990年，增长到联邦支出的44%；2000年达到了54%。这些项目作为安全网项目，用以保护穷人、老年人及弱势群体。但是这些项目的规模发展得越来越大，已经达到不可持续的地步。据CBO预计，支出比例将会继续增加下去。[注]虽然下一章将会更充分地讨论此主题，但是可以说，对社会保障福利成本暴涨的预测几十年来从未间断过。[注]目前有5800万人接受社会保障福利，到2024年这一数字将增长到7700万人，到2039年将会有1.03亿符合要求的受益者。随着这一人数的上升，平均收益的份额也随之增加。未来10年，年龄超过65岁、有权接受社会保障福利的人口将会增加38%。[注]CBO报告称，到2039年，年龄超过65岁的人口将会增加82%。

退休人员和项目受益人数的大幅上涨，以及项目许诺的延伸利益，特别是随着联邦医疗支出的大幅扩张，都将会导致利息的产生。[注]仅在过去的10年内，退休人群的百分比就从14%上升到21%。[注]同时，创收人群的数量却从人口的60%下降到54%。[注]CBO预测这一趋势将随着平均寿命的增加而继续扩大。[注]很明显，这意味着可供支付费用的纳税人数量将变得更少，年轻人和未来的几代人将背负上沉重的负担。

再次重申一下，尽管这将是下一章的主题，但是此处有必要提出，联邦医疗保健支出在1985年时占GDP的9.5%，而到2012年时已经增加到16.2%。CBO基于目前的趋势做出判断，联邦政府医疗保健支出到2039年将迅速增长到GDP的22%。[注]CBO还预测，为了支付这些不断膨胀的费用，工资税将在同一时期显著增长[注]，然而对于年轻人而言却面临着另一个巨大的失衡。[注]

联邦支出存在的问题不仅仅是失控，同时还存在效率低下和缺乏监控等问题。最近，美国总审计长多达若（Gene Dodaro）在报告中披

露，联邦支出项目中，从教师培训到工作培训等132个工作领域，都存在着重复或重叠的现象。[注]多达若还发现，2012年由18个不同的联邦部门以不正当的花销方式花费了联邦政府高达1070亿美元的巨额资金。[注]

事实上，联邦政府对于庞大资源的管理方式非常糟糕，审计总署（GAO）甚至发现连其财务报告的准确性都值得怀疑。在最近一次对联邦政府的审计中，GAO得出了结论：联邦政府各层级的会计核算工作存在着重大缺陷。此外，GAO还宣称这种无能的表现将会带来以下恶果：①导致联邦政府无法提供令人信服的关于其资产、所负债务、成本的报告和其他有关信息；②造成联邦政府无法可靠地衡量全部成本以及某些项目和活动的经济和非经济花销；③损害了联邦政府充分保护重大资产的能力以及各项业务记录的准确性；④阻碍联邦政府依据可靠的财务信息进行有效运营。除了以上主要弊端，GAO还发现了其他实质性的弱点，无一不凸显出联邦政府的无能：①无法对不合理支付现象做出决断，不能合理采取适当的措施来应对问题；②无法识别并解决信息安全控制缺陷，以及无法在不断变化的情况下，管控信息安全风险；③无法有效地管理其税收征管活动。[注]

事实上，GAO和CBO还是低估了这个国家当前所面临的经济和金融灾难的本质。2015年2月25日，波士顿大学经济学教授劳伦斯·J.考利考夫（Laurence J.Kotlikoff）博士就“美国财政破产及其世代的后果”在参议院预算委员会上做出证实。他断然表示：“我们的国家破产了。不是在75年、50年、25年或10年后。它就在今天破产了。事实上，我们的国家有可能比任何发达国家的财政状况都要糟糕，包括希腊。”[注]他强烈谴责国会“做假账”。国会对于财政记录做出的随意决定，根本逃脱不了其所应当承担的责任。历届国会，无论是由共和党人还是民主党人主导，都花费了“二战”后所积累的数额巨大的净财政债务，事实上这部分债款从账目上完全被删掉了。[注]考利考夫博士解释道，真正的债务情况远比联邦政府所承认的还要糟糕。“美国目前的财政缺口高达210万亿美

元……美国这210万亿美元的财政缺口规模庞大，是美国国债的16倍。这精确地表明了无法通过国债情况来了解美国真实的财政状况。”[注]“2013年的财政缺口就达到了205万亿美元，2014年达到210万亿美元。因此，2014年国家财政赤字增长了5万亿美元，而不是CBO所报告的4830亿美元的国债增长额。”[注]

考利考夫博士得出的结论应该是显而易见的：美国“二战”后一代的政策可以被准确地描述为“随心所欲”。在过去的几十年里，共和党和民主党所支配的国会和政府已经将从年轻劳动者身上获得的大量资源转移给了退休人员。而取自年轻人而被转交给老年人的这部分资源就被称作税收。年轻人得到的则仅是有效的安抚：不必担心，我们称这些资源为税收，等你年老那天，你会获得远高于你现在所支付的保障金。[注]因此，年轻人和未来几代人将会把庞大的财富心甘情愿地转移给执政者和老年人群，如果对此不加以抑制，美国年轻人和后世子孙的未来将毁于一旦。

此外，国家日益增长的债务负担将会以非常具体的方式对经济造成严重破坏，比如说更高的利率、缓慢的经济增长、疲软的就业市场、更高的税收以及更高的通货膨胀率。[注]CBO指出，金融债务所需的大量政府债券会在交易市场排挤个人和企业的投资，包括制造、研究、基础设施等领域以及各种小型和大型商机。[注]“由于工资主要取决于劳动者的生产力，也会随着投资的减少而降低，因而降低了人们工作的积极性。”[注]为了竞争投资机会，政府和私人借款者将面临更高的利率。[注]而上升的利率又将鼓励个人储蓄行为，利息成本的增长将提高借贷成本，从而进一步推高债务成本。[注]

已故前联邦储备委员会理事爱德华·M.格拉姆利克（Edward M.Gramlich）博士解释道：“要想使劳动者变得更有效率，必须对教育和培训行业进行投资；对现代化的工厂、设备和生产技术进行投资；对新发现和创新进行投资；对交通、通信和其他基础设施进行投资。这些

投资则需要大量的储蓄来支持。美国历来对于私人储蓄的利率设置得特别低，但是，更糟的情况是，联邦政府的赤字通过吸收我们大部分个人储蓄来获得经济支持。当政府的开销超出了储蓄金额时，则开始依靠借贷来支付余额。大部分借款都来自私人储蓄。”[注]

格拉姆利克博士进而发出警告，如果我们再继续忽视赤字所带来的严重后果，将会导致经济长期停滞不前，不仅无法继续支持社会保障、医疗保险和其他社会事业，也将无法为将来承担这一切的年轻人提供出路。[注]

考利考夫博士还指出，这些政策带来的影响还会造成另一个可预测的结果：“老一辈消耗掉更多的资源，年青一代同样消耗不少，因此国民储蓄率自然而然就下降了。”[注]

穆迪的一份分析报告显示，35岁以下的劳动者在2009年经济衰退后，会将一小部分的工作收入做储蓄，而现在他们的储蓄率降至-2%。[注]2009年，年轻人的储蓄率仅有5%多一点。[注]我们可以遵循的一条经验法则是，良好的储蓄率应当达到10%左右。[注]因此，年轻人异常低下的储蓄率是金融不稳定的一个指标，这一点确实发人深省。

债务积累，特别是助学贷款和信用卡债务问题，是造成金融不稳定的一个主要原因。[注]现在4000万美国人都背负着至少一个助学贷款，在大多数情况下，甚至要偿还4个助学贷款。[注]6年前，只有2900万美国人需要偿还助学贷款。[注]这些贷款的平均余额也自2008年的25000美元增加到现在的29000美元。[注]此外，“助学贷款债务与10年前相比增加了3倍，已经超过了1万亿美元，而年轻大学毕业生打工的酬劳反而下降了”[注]。这些背负助学贷款的年轻人中，55%有可能无法偿还他们的债务。[注]更有甚者，高达43%的年轻人采取了高成本的借款形式，如日薪贷款、典当行和汽车抵押贷款。[注]

高额信用卡债务是金融不稳定的另一个指标。前几代人往往在他们的青春时期就开始通过信用卡贷款，而在中年事业有成时才还清贷款。[注]但是根据俄亥俄州立大学经济学教授卢西亚·邓恩（Lucia Dunn）的观点，目前“千禧一代”不仅比前几代在同一年龄段欠下更多的债务，而且偿还债务的速度也异常缓慢，甚至直到去世也无法全部还清。[注]年轻人信用卡的最低偿还额度显示他们将一直还款到70岁。[注]

许多年轻人不得不推迟购买房屋和汽车的计划，退休账户上的资金被转移，新创企业越来越少，晚婚现象则越来越普遍。[注]穆迪分析的首席经济学家马克·赞迪（Mark Zandi）指出，随着时间的推移，后果将会非常严重。“就目前来看，情况并不严重，但是几代人之后，后果不堪设想。”[注]

根据皮尤研究中心最近的一项研究表明，年龄在18~32岁的年轻人是“进入现代社会后第一批比之前两代人，在相同的年龄段面临高额的助学贷款、严重贫穷、高失业率以及低水平的财富和个人收入的群体”[注]。人口普查局报告称，在一定程度上，“1/5的年轻人（1350万人，18~34岁）生活贫困，相比之下，1980年这个比率只有1/7（840万人）……年轻人的就业率也从1980年的69%下降到65%”[注]。更重要的是，在1980年，22.9%的年轻人与父母生活在一起；到1990年，比例增加到24.2%；2000年，这一数字一度下降到23.2%；但在2009~2013年，30.3%的年轻人都与父母住在一起。[注]

为应对债务危机，集权主义者通用的诡诈手法是，蛊惑人心，呼吁收入再分配，要求对“富人”增加税收或者“提高所得税”，大家来公平分摊份额。事实是，如果联邦政府在接下来的10年中没收民营经济收入所得，假设每年国内生产总值平均20万亿美元（如今每年是17.4万亿美元[注]），那么，在第11年国家债务仍将达到数万亿美元。此外，正如无党派人士关于税收政策中心的分析，联邦政府的统计数据掩盖了阶级斗

争，鼓吹财富重分论。在2014年纳税年度，20%的高收入者支付了84%的个人联邦所得税。事实上，1%的高收入者支付了将近一半的联邦所得税；40%的低层收入者并没有支付联邦所得税，他们甚至接受联邦政府补贴，包括劳动所得税减免，余额达数百亿美元。[注]

威廉姆斯博士坚称，这些枯燥沉闷的数字是具有说教意义的，关乎道德。执政者和后世子孙面临的财富再分配、代际间的偷窃行为、大规模联邦支出、无尽的借款以及不可思议的债务积累，这些问题将会给美国社会带来灾难性的后果，无疑将酿成悲剧。仅依靠窃取未来的果实是无法建成集权主义者所许诺的乌托邦社会的。这是现代人严重的道德沦丧。

乔治·华盛顿（George Washington）曾连任两届美国总统，他在总统告别演说中，敦促全国同胞“要避免债台高筑，节约开支，尽力去偿还债务，不要将我们自己应该承受的负担无情地留给后代”[注]。

---

1. Walter Williams, “A Minority View: Spending and Morality,” George Mason University, July 9, 2014, http://econfaculty.gmu.edu/wew/articles/14/SpendingAndMorality.htm.
2. Id.
3. Thomas Sowell, “A Taxing Experience: Cut the National Debt By Reducing Spending,” Capitalism Magazine, November 25, 2004, http://capitalismmagazine.com/2004/11/a-taxing-expe rience -cut-the-national-debt-by-reducing-spending/.
4. “The Debt to the Penny and Who Holds It,” Treasury Direct, http://www.treasurydirect.gov/NP/debt/current.
5. Calculated Using the U.S.Census Bureau’s Estimate of U.S.Population as of July 1, 2014.Table 1.Annual Estimates of the Resident Population for the United States, Regions, States, and Puerto Rico: April 1, 2010, to July 1, 2014, available at http://www.census.gov/popest/data/national/totals/2014/index.html.
6. Kimberly Amadeo, “U.S.Debt by President: By Dollar and Percent: Why the Winner is ...Barack Obama,” January 26, 2015, http://useconomy.about.com/od/usdebtanddeficit/p/US-Debt-by-President.htm (last visited April 12, 2015).
7. Christopher J.Conover, “ ‘Not One Dime’: Health Care Law Projected to Add $6.2 Trillion

to U.S.Deficit," American Enterprise Institute, March 14, 2013, http://www.aei.org/publication/not-one-dime-health-care-law-projected-to-add-6-2-trillion-to-u-s-deficit/; Brian M.Riedl, "Why Government Spending Does Not Stimulate Economic Growth: Answering the Critics," The Heritage Foundation Backgrounder #2354, January 5, 2010, http://www.heritage.org/research/reports/2010/01/why-government-spending-does-not-stimulate-economic-growth-answering-the-critics.

8. C.Eugene Steuerle, "Paying a Price for Decisions of Yesteryear," Urban Institute, August 12, 2007, http://www.urban.org/retire ment_policy/url.cfm?ID=901106.

9. "The 2014 Long-Term Budget Outlook," Congressional Budget Office, July 2014, https://www.cbo.gov/sites/default/files/45471-Long-TermBudgetOutlook_7-29.pdf, p.1.

10. Id.

11. "Table 1.1—Summary of Receipts, Outlays, and Surpluses or Deficits (–): 1789–2019," Office of Management and Budget, http://www.whitehouse.gov/omb/budget/Historicals.

12. Id.

13. "List of Large Caps," http://www.onlineinvestor.com/large_caps (last visited January 3, 2015).

14. Id., pp.8–9.

15. Id., p.1.

16. Id.

17. Id.

18. Kasia Klimasinska and Jeanna Smialck, "Obama's Sweet Spot May Sour as Deficit Seen Wider in 2016," Bloomberg, October 14, 2014, http://www.bloomberg.com/news/2014-10-14/obama-s-sweet-spot-may-sour-as-deficit-seen-wider-in-2016.html.

19. CBO Report, p.14.

20. Peter Morici, "Misguided Government Policies Are Stifling Economic Growth," Money News, April 3, 2014, http://www .moneynews.com/Peter-Morici/growth-labor-jobs-economic/2014/04/03/id/563432/.

21. "Table 1.2—Summary of Receipts, Outlays, and Surpluses or Deficits(–) As Percentages of GDP: 1930–2019," Office of Management and Budget, http://www.whitehouse.gov/omb/budget/Historicals.

22. Id.

23. Id.

24. Id.

25. “The 2014 Long-Term Budget Outlook,” Congressional Budget Office, July 2014, https://www.cbo.gov/sites/default/files / 45471-Long-TermBudgetOutlook_7-29.pdf, p.3.

26. Id., p.6.

27. Id., p.3.

28. Id., p.15.

29. James D.Agresti, “National Debt Facts,” April 26, 2011, updated December 3, 2014, http://www.Justfacts.com/nationaldebt.asp#quantifying (last visited January 3, 2015) ?chart calculated using Table 3.16, “Government Current Expenditures by Function,” U.S.Department of Commerce, Bureau of Economic Analysis, http://www.bea.gov/iTable/iTable.cfm, and Report, “Fiscal Year 2014 Historical Tables: Budget of the U.S.Government,” White House Office of Management and Budget, http://www.whitehouse.gov/sites/default/files/omb/budget/fy2014/hist.pdf.

30. Id.

31. “A Summary of the 2014 Annual Reports,” Social Security Administration, July 2014, http://www.ssa.gov/oact/trsum/.

32. “The 2014 Long-Term Budget Outlook,” Congressional Budget Office, July 2014, https://www.cbo.gov/sites/default/files/45471-Long-TermBudgetOutlook_7-29.pdf, p.47.

33. Id.

34. Id., p.20.

35. Id.

36. Id.

37. Id., p.42.

38. Id.

39. Id., p.44.

40. Charles S.Clark, “Comptroller WarnsGovernment Debt Is Unsustainable,” Government Executive, February 12, 2013, http://www.govexec.com/oversight/2013/02/comptroller-warns-government-debt-unsustainable/61260/.

41. Id.

42. “GAO-14-319R—Financial Audit,” General Accounting Office, February 27, 2014, p.1.

43. Laurence J.Kotlikoff, “America’s Fiscal Insolvency and Its Generational Consequences,” Testimony to the Senate Budget Committee, February 25, 2015, http://www.budget.senate.gov /republican/public/index.cfm?a=Files.Serve&File _id =5e 791473 -386f-4149-8db0-00e50fdcdbf8, p.2.

44. Id., pp.3–4.

45. Id., p.5.

46. Id., p.6.

47. Id., p.9.

48. Meg Handley, “How the National Debt Affects You,” U.S.News & World Report, March 31, 2011, http://www.money.usnews.com/money/personal-finance/articles/2011/03/31/how-the-national-debt-affects-you; J.D.Foster, “The Many Real Dangers of Soaring National Debt,” Heritage Foundation, Backgrounder #2814, June 18, 2013, http://www.heritage.org/research/reports/2013/06/the-many-real-dangers-of-soaring-national-debt.

49. “The 2014 Long-Term Budget Outlook,” Congressional Budget Office, July 2014, https://www.cbo.gov/sites/default/files/45471-Long-TermBudgetOutlook_7-29.pdf, p.13.

50. Id.

51. Id.

52. Id., pp.13–14.

53. “Why is Fiscal Responsibility Important?” The Concord Coalition, http://www.concordcoalition.org/print/issues/ primers/why-fiscal-resonsibility-important (quoting Edward M.Gramlich, Federal Reserve Board governor, June 2004).

54. Id.

55. Laurence J.Kotlikoff, “America’s Fiscal Insolvency and Its Generational Consequences,” Testimony to the Senate Budget Committee, February 25, 2015, http://www.budget.senate.gov/republican/public/index.cfm?a=Files.Serve&File_id=5e791473-386f-4149-8db0-00e50fdcdbf8, p.9.

56. Josh Zumbrun, “Younger Generation Faces a Savings Deficit,” Wall Street Journal, November 9, 2014, http://www.wsj .com / ar ticles /savings -turn-negative-for-younger-generation -1415572405.

57. Id.

58. “Ultimate Guide to Retirement,” CNN Money, http://money .cnn.com/retirement/guide/basics_basics.moneymag/index7.htm (last visited January 5, 2015).

59. Josh Zumbrun, “Younger Generation Faces a Savings Deficit,” Wall Street Journal, November 9, 2014, http://www.wsj.com / articles/savings-turn-negative-for-younger-generation-1415 5 72405.

60. Blake Ellis, “40 Million Americans Now HaveStudent Loan Debt,” CNN Money, September 10, 2014, http://money.cnn.com/2014/09/10/pf/college/student-loans/.

61. Id.

62. Id.

63. Diana ElBoghdady, “Student Debt May Hurt Housing Recovery by Hampering First Time Buyers,” Washington Post, February 17, 2014, http://www.washingtonpost.com/business/economy/ student-debt-may-hurt-housing-recovery-by-hampering-first-time-buy ers/2014/02/17/d90c7c1e-94bf-11e3-83b9-1f024193bb84_story.html.

64. Gary R.Maltola, “The Financial Capability of Young Adults— A Generational View,” FINRA Investor Education Foundation, March 2014, p.7.

65. Id.

66. Bonnie McGeer, “Millennial Morass: Worrisome Trends for a Debt-Ridden Generation,” American Banker, November 21, 2013, http://www.americanbanker.com/magazine/123_12 / mil lennial-morass-worrisome-trends-for-a-debt-ridden-generation-1063604-1.html.

67. Id.

68. Id.

69. Hadley Malcolm, “Millennials’ Ball-and-chain: Student Ioan Debt,” USA Today, July 1, 2013, http://www.usatoday.com / story /money/personalfinance/2013/06/30/student-loan-debt -eco nomic-effects/2388189/.

70. Id.

71. Bruce Drake, “6 new findings about Millennials,” Pew Research Center, March 2, 2014, http://www.pewresearch.org /fact-tank/2014/03/07/6-new-findings-about-millennials/.

72. Press Release, “New Census Bureau Statistics Show How Young Adults Today Compare With Previous Generations In Neighbor-hoods Nationwide,” U.S.Census Bureau, December 4, 2014, http://www.census.gov/newsroom/press-releases/2014/cb14-219.html.

73. Id.

74. Bureau of Economic Analysis, “Gross Domestic Product: Fourth Quarter and Annual 2014 (Third Estimate),” March 27, 2015, http://www.bea.gov/newsreleases/national/gdp/2015 /pdf / gdp4q14_3rd.pdf.

75. Laura Saunders, “Top 20% of Earners Pay 84% of Income Tax,” Wall Street Journal, April 11, 2015, B8.

76. George Washington, “Farewell Address, 1796,” The Avalon Project, Yale Law School, http://avalon.law.yale.edu/18th_cen tury /washing.asp.

第三章 论社会保障制度

社会保障计划是联邦政府预算的最大组成部分，也可能是后代必须承受的最严峻、最具毁灭性的经济负担。这个问题由来已久。自1993年以来，国防拨款都被用于社会保障项目的运作。作为联邦政府开支的一部分，社会保障支出从“二战”时期到2013年，从0.22%升至24%。[注]由此可见，社会保障成本实际上呈现出了飙升的态势。

社会保障的范围比起1935年的保障范围有所拓宽，工人家属、幸存者以及残疾人都可以享受到社会保障。目前，大约有5800万人接受社会保障服务，人数是1970年的两倍。[注]当前执政的这一代人进入退休阶段后，很多人都将拥有享受福利待遇的资格。然而不好的消息是，年轻劳动者的数量不足以应对当前的税收补贴。1940年，平均159个劳动者供给1个受益人补贴。然而这一比例急剧下降，从1950年的16.5降至1960年的5.1，1970年下降到3.7，2012年则是略低于3，并且预计这种情况将变得更糟。[注]预计到2030年平均只有2.2个劳动者提供1个受益人补贴。[注]

社会保障制度包括两个主要项目——老年人及遗属保险（Old Age and Survivors Insurance，OASI）和残疾人保险（Disability Insurance，DI）。[注]请注意“保险”这个词的使用，本身就是个谎言，稍后我将详细地解释。OASI项目向退休人员提供养老金，在某些情况下，会支付给他们的家属；DI向伤残人士以及没有劳动能力的人提供保险金。OASI和DI有单独的信托基金。但是为简单起见，通常被放在一起以分析两者的财务可行性。

从理论上讲，社会保障资金主要来源于雇员和雇主所支付的工资

税，另外还有一小部分来源于社会保障福利和信托基金资产收入的征税。联邦社会保险税，即联邦保险法案规定下交付的工资税，被误认为是社会保障和医疗保险的一部分。与所得税相反，无论雇员获得多少收入，都必须缴纳工资税。这对于贫穷的劳动者，也就是刚刚进入职场的年轻人来说无疑是沉重的。就业税之所以行之有效，是因为雇主在招聘过程中必须要考虑这个固定的额外成本。

为社会保障“提供资金”的税收比率一直在增加。目前，劳动者在工资总数一旦达到117000美元时就必须支付6.2%的社会保障税，雇主则要额外支付6.2%。个体经营者要支付12.4%。[注]当1930年最初实施这个项目时，税率只有收入的1%，收入门槛较低，到1960年才达到3%。[注]事实上，随着时间的推移，社会保障工资税增长极为显著。1930~1950年，劳动者在收入达到3000美元时就要缴纳工资税。这个上限直到1970年才达到10000美元。目前，劳动者收入达到117000美元才缴纳工资税，这个基数将随着平均工资的上涨而继续上升。[注]

可享受退休福利的年龄也随之推后。最开始，62岁提前退休的老年人只能享受部分福利，到了65岁才可以享受全部福利。现如今，出生于1943~1954年的老年人要到66岁时才可以享受全部福利，出生于1960年之后的老年人则要等到67岁才可以享受全部福利。62岁退休的老年人仍然可以享受提前退休福利，但是福利被削减到更低标准。1984年，如果收益人的全部收入达到经调整的总收入的一定门槛，则需要支付福利的50%作为所得税。1993年，需要缴纳福利部分的比率被调高。[注]简而言之，当今劳动者需要对他们收入的更大部分支付更高的税率，远比他们帮助补贴的退休人员需要支付的更高。而他们必须等到年老后才能享受到福利，并且还不得不支付相应的部分所得税。

对于年轻的劳动者和后代人来说，以下是个极为糟糕的坏消息。据美联社报道，目前我们正经历着一个“历史性转变”：

如果你在1960年退休，可以得到当初所缴纳社会保险税的7倍之多。如果一个低收入劳动者，男性在78岁以上，女性在81岁以上，还能得到更多。到1985年时，处在各个收入水平的劳动者均可以在退休的时候，得到比当初所缴纳的社会保障税更多的福利，尽管这部分人群享受的待遇比不上他们的父母和祖父母一代。如今这种情况已不复存在。[注]

如今退休的人将首次面临退休金比当初缴纳的税款还要少的情况。与之前情况对比时，需要考虑很多因素，比如，退休后还能安享多久的晚年、收入以及赋税情况、何时开始决定享受福利等等。顺便说一句，社会保障体系本身十分复杂。仅仅社保手册就制定了2728个不同的规则分别管理不同的福利制度。程序操作手册对这些规则做出了成千上万条的解释。[注]

但在2011年，美国城市学院研究发现，同年正常退休的已婚夫妇，在工作期间共缴纳了约598000美元的社会保障税收。然而，即使在丈夫活到82岁，妻子活到85岁的情况下，他们也只能获得约556000美元的退休福利。[注]

尽管如此，社会保障制度在发展的同时也面临着亏损，而这些损失将会变得越来越多。在2010年，社保用于补贴福利的钱款，远远超出缴纳而来的钱款。据社会保障信托基金的受托人推断，到2018年将会出现约770亿美元的年均现金赤字，并且随着受益人数的增长速度远超现有劳动者的数量增加速度，现金赤字情况还会急剧飙升。[注]前面我所描述的受益者和劳动者之间的比例将会变得更糟，到2033年，DI和OASI信托基金将消耗殆尽。[注]受托人实际上还预测到，在未来75年里支出也会超过税收收入。[注]他们计算出未来75年面临的基金债务的当前价值为10.6万亿美元，或比2014年的预测值超过1万亿美元。[注]事实上，在联邦政府为社会保障征收的税款基础上，的确有必要准备10.6万亿美元债务基金。

由此可以预见到，我们的未来很不乐观：福利将被大幅削减，福利或其他收入则被课以重税，退休年龄被推迟，联邦政府将消除其他支出或承担更巨大的债务。由于现如今退休的人们所获得的退休金少于当初缴纳的税额，所以很难去判断这些可怕的债务和破碎的承诺将会以何种方式降临到年轻人身上。

已故作家、经济学家亨利·黑兹利特（Henry Hazlitt）认为，这种现象只是一个普遍问题的一部分。他解释道，造成经济政策出现失误的因素主要有两点："对私利的追求"和忽视次要后果的倾向。[注]第一个因素是明确的。某些经济政策惠及了几乎所有人，而其他政策却明显损害了多数人的利益而仅使某一特定群体受益。例如，对玉米生产者进行补贴的提议。直接受益于该政策的群体，即生产玉米的农民，为了获得补贴会去大力游说国会。国会议员会收到来自农民和他们贸易协会的信件、拜访，甚至还有一些"贡献"。然而，公众对此议题发出的声音几乎传不到国会议员的耳朵里。因此，少数人利益将压过大多数人利益。联邦政府每年所花费的数万亿美元债务中又增添了一笔新的补贴成本。社会保障系统的情况多年来也一直如此。发出需求的组织群体号称代表退休和即将退休人群，已经成功地游说立法者增加社会保障合格受益者的人数以及各种福利项目。

第二个因素阐述的是，公共政策忽视对国家和经济造成的长期后果。只注重对特定群体产生直接影响，例如，纳税人救助破产汽车制造商带来的益处对于汽车制造商、投资者和员工是直接明显的。但是，经济资源向税收补贴转移，造成了金融的混乱和财政契机的丧失，产生的影响是深远且极易被忽视的。如果汽车制造商申请破产，该公司就可以精简其业务，例如裁员、削减员工福利以及减轻债务。虽然新兴公司因此重新恢复了盈利的能力并获得了长久生存的机会，但是扩大规模、招聘员工、公司重组和裁员等的直接结果也是显而易见的。黑兹利特对这一现象是这样解释的：

由此可以判断出优秀的经济学家和平庸的经济学家之间的本质区别。平庸的经济学家只看到眼前的现象，优秀的经济学家则可以透过现象看到本质；平庸的经济学家只能看到直接后果，优秀的经济学家还会观察长远和间接后果；平庸的经济学家只能看到一个既定政策给某一特定群体带来的或将要带来的影响，优秀的经济学家会探究此政策给所有群体带来的影响。(注)

显然，执政者以及后代人主要受害于这些行为，特别是大规模代际支付转移和债务积累所带来的影响。年轻人没有强大的组织代表他们自身去游说联邦政府，以反对当前和未来挥霍无度的政府开支和借贷。相反，美国退休人员协会（AARP）对美国国会的影响力却十分强大，他们不断迫使国会扩大政府补贴，竭尽全力改革社会保障和医疗保险制度。

问题的核心是，社会保障这个保险计划，使得国家关于社保的讨论变得极为复杂。事实上，在法律、伦理或理性意义上，根本不存在信托基金和个人信托账户。大多数劳动者每月或每两个月都要缴纳税款。反过来，这些税收收入却都用于支付当前的社保受益人。因此，它从根本上不同于私人保险计划，即直接资助的保险政策或养老基金账户，例如401（k）计划。401（k）计划规定，投保人向一个特定的账户存入资金，以便将来直接受益。事实上，社会保障制度甚至不是一个真正的现收现付体系。在过去，当联邦政府收纳超出足以支付现有福利的税款时，多余的资金并没有返回给纳税人。相反，这些税款被用于其他联邦政府支出。很明显，这根本就是一个骗局。如果有任何私人投资公司或保险公司胆敢以这种方式操作业务，那么它们无疑将面临因涉嫌进行庞氏骗局而被起诉的风险。今天，年轻劳动者被迫“贡献”工资税以满足当前退休人员的福利待遇，但是当他们自己达到退休年龄时，这些税款却已消耗殆尽，至少不会像承诺的那样去满足他们的需求。

因此，在所谓的社会保障“信托基金”中，并不存在真正的资产。联

邦政府通过核算反映政府各部门之间如何产生债务。充其量可以认为社会保障信托基金是一种政府专门发行、赚取利息的债券。即便如此，联邦政府欠下利息，要求财政部提交额外的借据。据推测，当联邦政府没有足够的资金来支撑社会保障制度时，就会选择将这些债券兑现。但是用来偿还债券的费用从何而来呢？联邦政府的总体收入，都是来自纳税人以及日积月累的债务。已故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博士解释道，这些“信托基金”只是一种衡量手段，用来误导公众以及“维护社会保障是一种保险这种说法”。[注]

弗里德曼描述了社会保障制度是如何把“税收”和“补贴”偷换成“贡献”和“福利”等词汇的。集权主义者们故意使用例如“老年人及遗属保险”这样的词汇。事实上，社会保障制度作为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新政内容的一部分颁布后，罗斯福总统向他的一名助理承认，上缴的工资税是递减的，他们实施这种制度实际上是出于政治目的。罗斯福声称：“我觉得你对于经济学的见解是对的。经济学一直以来都是带有政治性的。我们提出了缴纳工资税制度，就是为了赋予那些贡献者一项在法律、道德和政治方面的权利，然后收取他们的养老金和失业救济金。有了那些税款，任何政客都无法反对我的社会保障计划。”[注]正如我在《自由和专制》（*Liberty and Tyranny*）一书中指出的，“对于罗斯福来说，税收可能从来不是一个经济学问题，他对美国民众以及他们的未来耍弄了政治手段，美国社会因此产生的经济问题越发严重”[注]。

新政策划者对于改造联邦政府所具备的能力匮乏得令人不安却也不足为奇。值得注意的是，最初接受完整的社会保障福利的受益人年龄，并不是通过全面分析的基础而得出的，尽管这单一的决定影响了经济、劳动力规模、税收收入、储蓄率等。相反，选择这个年龄根本就是出于随心所欲。为什么会选中65岁这个年龄？罗伯特·梅尔斯（Robert Myers）曾经参与1934年社会保障计划的实施工作，后来以资深的能力服务于社会保障局。“为什么不呢？”梅尔斯谈道，“之所以选择65岁，是因为60岁太年轻，70岁又太老。所以我们折中了。”[注]

此外，当1935年罗斯福签署《社会保障法案》后，他便大胆地将他的乌托邦式的雄心壮志宣之于众：

> 这条法律……作为一个构架的基石而存在，目前还在发挥着作用，并未停止。它旨在与造成未来经济萧条的力量相抗衡。它将充当未来政府的保护伞，使它免于遭受背负沉重的债务负担，向穷人提供救济。该法律将会缓解通货紧缩和通货膨胀所造成的经济萎靡。简而言之，这项法律将使人类的需求得到满足，而美国社会的经济结构将更加稳固。[注]（斜体部分为补充部分）

当然，在过去的几十年里，很多人受益于社会保障制度，其中特别是老年人。但是综观全局，罗斯福最初坚持政治的地位高于经济，这无论是从经济角度还是财政角度而言，都是非常不理性和不负责任的。最近，CBO关于2014年度预算预测又发出了一项预警，宣布社会保障制度（和其他福利项目）是“不可持续的”，将推动联邦债务达到历史最高水平，从而威胁到整个社会经济。[注]

国家政府高层官员已多次做出特别警告，明示社会动荡即将到来。2014年7月28日，社会保障受托人迫于法律的强制，向两位众议院议长以及参议院议长（副总统）乔·拜登（Joe Biden）提出了社会保障制度的年度财政报告。报告中写道：“2014年受托人报告中的数据显示，OASI信托基金以及理论上相结合的OASI和DI都得到了充分资助，然而未来10年内，DI的基金情况则没那么乐观。”根据2014年受托人报告的推测（代表受托人对未来经济和人口趋势所做的最佳估计），DI信托基金储备持续下降，2016年初低于年度成本的20%，到*2016*年第四季度时将枯竭殆尽。[注]（斜体部分为补充部分）如果非要说这份报告所述有何不妥之处，只能说是受托人低估了迫在眉睫的社会保障体制灾难。

可以预见的是，集权主义者狂热地把梦想寄托在乌托邦主义上，教条地拒绝了几乎所有改革社会保障的提议。2010年10月15日，国会中的

101名民主党人士致信奥巴马总统，坚持反对国会通过任何由国家财政责任和改革委员会提出的议案，例如修改社保福利制度、调整年龄限制需求，或者引入私人投资等。他们宣称：“今天我们写这封信的目的，是想要表达对社会保障制度的强烈支持，我们认为应该加强社会保障制度。我们反对任何削减社会保障福利的行为，包括推迟退休年龄。我们还反对任何企图全部或部分私有化社会保障制度的行为。无论委员会以何种方式做出任何削减或消除社会保障的提议，我们都将坚决反对。”注

集权主义者拒绝探索针对当前“不可持续的”社会保障体系的温和有效的解决办法，例如确保劳动者到达55岁以上便对可免费享受所允诺的传统社会保障福利，允许年轻劳动者退出社会保障制度而投资私人退休保障行业。这些集权主义者反而要求联邦政府进一步加强对私人退休计划的集中控制，以此达到扩大政府操控范围、征收年青一代更多收益的目的。

例如，约5200万美国劳动者通过401（k）计划将自己的股票和债券作为其私人退休投资组合的一部分。但是缴纳联邦“保险”的行为又逐渐抵销了这些税收和储蓄。卡托研究的迈克尔·D.坦纳（Michael D.Tanner）解释道：“纽约施华兹经济政策分析中心主任特蕾莎·吉拉杜奇（Teresa Ghilarducci），在国会提出了应该废除401（k）计划，以扩大社会保障制度取而代之的提议。税筹委员会的代表吉姆·麦克德莫特（Jim McDermott）明确表示赞同吉拉杜奇的建议。前议员乔治·米勒（George Miller）呼吁消除或减少401（k）需要缴纳的税款。奥巴马政府还试图限制减免401（k）税收，此计划的纳税对象主要是那些相对富有的纳税人。在一次呼吁扩大社会保障制度的演讲中，参议员伊丽莎白·沃伦（Elizabeth Warren）批判例如401（k）计划的私人退休保障计划，‘使退休人员受制于市场的不稳定因素，彻底沦为危险投资产品的受害者’。”坦纳指出：“近年来所提出的政策都没有扩大资本所有权，反而使得年轻劳动者通过个人账户投资了一部分社保税。这种社会保障

改革的好处之一，是即使低收入的美国劳动者也能从投资中获益。事实上，因为富人缴纳的税款可能已经达到了他们所能忍受的上限，低收入劳动者将成为这一新的投资机会的主要受益者。”[注]

美国人民面临着国家金融出现漏洞这个令人不悦的事实。联邦政府负债累累，社会保障作为最大的联邦项目入不敷出，人口出生率无法提供足够的劳动力来纳税以补贴受益人，大多数人并没有足够的个人储蓄以渡过严峻的经济难关。正如已故经济学家赫伯特·斯坦（Herbert Stein）博士曾谈道，“如果有些事无法维持下去，自然将会停止”[注]。这样看来，联邦政府最大的项目终将崩塌，年老的受益者和年轻的纳税人将因此陷入深渊。

---

1. Social Security Administration, “Research Note #19: Social Security Benefits as a Percentage of Total Federal Budget Expenditures,” http://www.ssa.gov/history/percent.html; Center on Budget and Policy Priorities, “Policy Basics: Where Do Our Federal Tax Dollars Go?” March 31, 2014, http://www.cbpp.org/cms/?fa=view&id=1258.
2. “Social Security Administration (SSA),” Monthly Statistical Snapshot, May 2014, Table 2, http://www.socialsecurity.gov/policy/docs/quickfacts/stat_snapshot/index.html; Social Security Administration, Social Security Beneficiary Statistics, “Number of Beneficiaries Receiving Benefits on December 31, 1970–2013,” http://www.socialsecurity.gov/OACT/STATS/OASDIbenies.html.
3. Social Security Administration, History, “Ratio of Social Security Covered Workers to Beneficiaries Calendar Years 1940–2010,” http://ssa.gov/history/ratios.html.The ratio in 2013 was 2.8; Social Security Administration, 2014 OASDI Trustees Report, “Covered Workers and Beneficiaries, Calendar Years 1945–2090,” Table IV.B.2, http://www.ssa.gov/oact/tr/2014/IV_B_LRest.html # 493869.
4. Social Security Administration, 2014 OASDI Trustees Report, “Covered Workers and Beneficiaries, Calendar Years 1945–2090,” Table IV.B.2, http://www.ssa.gov/oact/tr/2014/IV_B_LRest.html # 493869.
5. As of December 31, 2013, According to the Administration’s Chief Actuary, There were 57978610 Total Recipients.Social Security Administration, Social Security Beneficiary Statistics, “Number of Beneficiaries Receiving Benefits on December 31, 1970–2013,” http://www.socialsecurity.gov/OACT/STATS/OA SDIbenies.html.

6. Social Security Administration, “Understanding the Benefits 2014,” http://www.ssa.gov/pubs/EN-05-10024.pdf.Note that the self-employed pay Self Employment Contributions Act (SECA) taxes and not FICA taxes, p.5.

7. Social Security Administration, “Social Security & Medicare Tax Rates,” http://www.ssa.gov/oact/ProgData/taxRates.html.

8. Social Security Administration, “Contribution and Benefits Base,” http://www.ssa.gov/oact/cola/cbb.html.

9. Dawn Nuschler, Congressional Research Service, “Social Security Primer,” June 17, 2013, p.4.

10. Associated Press, “New Retirees Receiving Less in Social Security Than They Paid in, Marking Historic Shift,” August 2, 2012, http://www.foxnews.com/politics/2012/08/07/new-retirees-receiving-less-in-social-security-than-paid-in-marking-historic/.

11. Laurence Kotlikoff, “44 Social Security ‘Secrets’ All Baby Boomers and Millions of Current Recipients Need to Know— Revised!” Forbes, July 3, 2012, http://www.forbes.com / sites/kotlikoff/2012/07/03/44-social-security-secrets-all-baby-boomers-and-millions-of-current-recipients-need-to-know/.

12. Associated Press, “New Retirees Receiving Less in Social Security Than They Paid in, Marking Historic Shift,” August 2, 2012, http://www.foxnews.com/politics/2012/08/07/new-retirees-receiving-less-in-social-security-than-paid-in-marking-historic/.

13. Social Security Administration, “A Summary of the 2014 Annual Reports,” http://www.ssa.gov/oact/trsum/.

14. Id.Note That This is the Same Year Predicted in the Previous Annual Report.

15. Id.

16. “The 2014 Annual Report of the Board of Trustees of the Federal Old-Age and Survivors Insurance and Federal Disability Insurance Trust Funds,” http://www.ssa.gov/oact/tr/2014/tr2014.pdf, p.191; A Summary of the 2013 Annual Reports, Table IV.B6.—Unfunded OASDI Obligations Through the Infinite Horizon, Based on Intermediate Assumptions, http://www.ssa.gov /oact/tr/2013/IV_B_LRest.html#417122.

17. Henry Hazlitt, Economics in One Lesson (New York: Three Rivers Press, 1979), pp.16–17.

18. Id., p.16.

19. Milton Friedman, “Social Security Socialism,” Wall Street Journal, January 26, 1999, A18.

20. Larry DeWitt, Social Security Administration, “Research Note # 23 Luther Gulick Memorandum re: Famous FDR Quote,” July 21, 2005, http://www.ssa.gov/history/Gulick.html.

21. Mark R.Levin, Liberty and Tyranny, A Conservative Manifesto (New York: Threshold

Editions, 2009), p.98.

22. Robert J.Myers and Richard L.Vernaci, Within the System: My Half Century in Social Security (Winsted, Conn.: ACTEX Publications, 1992), pp.93–94, as Quoted in Gary Sidor, Congressional Research Service, “Fact Sheet: The Social Security Retirement Age,” January 24, 2013, p.1.

23. “Franklin Roosevelt’s Statement on Signing the Social Security Act,” August 14, 1935, http://docs.fdrlibrary.marist.edu/odssast.html (emphasis added).

24. Eric Pianin, “CBO Warns Unchecked Entitlement Spending Is ‘Unsustainable’,” Fiscal Times, July 16, 2014, http://www.thefiscal times.com/Articles/2014/07/16/CBO-Warns-Unchecked-Enti tlement-Spending-Unsustainable#sthash.PoH0feEm.L72B8J4M.dpuf.

25. Social Security Administration, “The 2014 OASDI Trustees Report,” Letter to the Hon.John Boehner, July 28, 2014, http:// ssa.gov/oact/TR/2014/709letter_DI_House_2014.pdf (emphasis added).

26. Rep.Raul Grijalva, Letter to President Obama, October 15, 2010, http://big.assets.huffingtonpost.com/Letter3.pdf; Dave Johnson, “Over 100 Members of Congress Demand Deficit Commission Keep Hands Off Social Security,” Campaign for America’s Future Blog, November 15, 2010, http://ourfuture .org/20101115 /Over_100_Members_Of_Congress_Demand_ Deficit_Commis sion_Keep_Hands_Off_Social_Security.

27. Michael D.Tanner, “Piketty Gets It Wrong,” Cato Institute Blog, April 23, 2014, http://www.cato.org/publications/commentary / piketty-gets-it-wrong.

28. Herbert Stein, “Herb Stein’s Unfamiliar Quotations,” Slate, May 15, 1997, http://www.slate.com/articles/business/it_seems_to _ me/1997/05/herb_steins_unfamiliar_quotations.single.html.

第四章 论医疗保险制度及奥巴马医改计划

另一个美国年轻人将要面临的即将到来的痛苦，就是联邦政府控制下的医疗保险制度。美国政府每年在医疗保险上花费数万亿美元。医疗保险和医疗补助服务中心（CMS）是美国卫生与公众服务部（HHS）内的一个联邦机构。CMS估算出2012年全国医疗支出为2.8万亿美元，约占美国GDP的17.2%。[注]有人指出，除此之外，还应该包括数千亿美元的隐性成本，例如私人护工的成本，以及在维生素上的开销，年度总数实际上已超过了3万亿美元。[注]

但是医疗保健方面的开销并不是问题的关键。朝鲜在医疗保健上的人均投入远远落后于美国，但是并没有人表示抗议要求改革。同样，属于世界贫穷国家之列的孟加拉国，其医疗保健上的投入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则更低，只有3.6%。[注]大多数美国人都会认同，任何人或任何道德观念都没有一个家庭或个人的身心健康更重要。美国存在的关键问题在于，美国政府管控医疗服务的程度日益提高，愈演愈烈，最终会演变成政治上难以管理、经济上不可持续的局面。具体表现为：自上而下的指挥控制，结合政治和社会上的再分配补贴等项目，严重破坏了保险制度的实施；扭曲并最终导致市场萎缩；成本大幅膨胀；导致经济普遍效率低下、不可预测、资源稀缺；严重降低医疗服务的质量以及可用性。

联邦政府为国家医疗项目提供基金，或直接提供医疗服务给老年人（医疗保险）、穷人（医疗补助）、没有资格申请医疗补助的儿童（儿童医疗保险计划）、军队（美军卫生保健计划）和退伍军人（美国退伍军人管理局）。其中最大的项目——医疗保险，向近乎所有65岁以上的老年人提供医疗保险服务。2014年，约有5400万人有资格获得医疗保险

（4500万老年人以及900万残疾人），总成本为6120亿美元。[注]与社会保障的情况相同，自1965年开始实施医疗保险计划以来，所覆盖的服务范围大幅增加。与社会保障制度一样，医疗保险制度也需要更多的联邦税和补贴提供支持。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的人达到退休年龄，从而具备了获得医疗保险服务的资格。而年轻劳动者与老年受益人数量的比率正在下降。此外，医疗保险财务状况甚至比社会保障的情况还不乐观，其各项花销飞速增长。尽管如此，2010年联邦政府还是采取了患者保护与平价医疗法案，或称作“奥巴马医改计划”，政府在医疗保健方面的调控作用随之扩大和加深。新项目的原始法令内容长达2000多页纸，从而可以想象新项目的规模之大。到2013年，共发布了成千上万页的有关规定，共计近1160万字。[注]

联邦预算的绝大部分都用于联邦医疗项目和社会保障系统，而分配给其他项目的钱款却很少。在2013年财政年度，联邦政府支出的41%专用于社会保障项目和医疗保险项目。[注]CBO依据当前开支情况做出长期预测：截至2039年，联邦政府在社会保障和全国主要的医疗项目（医疗保险、医疗补助、儿童医疗保险计划和奥巴马医改计划）上的总支出将增长到GDP的14%，是过去40年平均水平的两倍。[注]

此外，现在的国家财政预算几乎都用于医疗支出，特别是医疗补助。医疗补助占国家支出总额的比重接近26%，由美国联邦政府提供财政支持。[注]奥巴马医改计划的主要条款之一就是扩大医疗补助，诱使国家将最初的联邦支出补贴给更多的受益人。虽然医疗补助计划是专门为穷人制订的，但是申请资格很宽松，可以覆盖138%的贫困人群，即就个人而言，年收入达到16105美元，就家庭而言，年收入达到32913美元，就可以申请补助。[注]自扩张项目实施以来，医疗补贴项目已经覆盖了910万人。[注]为了能够惠及更多人，美国联邦政府同意支付前3年100%的额外成本，到2020年才减少到90%。[注]从那之后，政府什么部门负责这部分资金运作、负责投入多少资金，我们都无从得知。然而，

奥巴马医改计划下的医疗救助和支出成本却在不可思议地飙升。[注]但是最终，还是年轻人和后代人将首当其冲承受经济困难的窘境。

CBO又一次宣布，联邦债务的规模和增长对于国家未来的生存发展构成了威胁，其中大部分归咎于那些本无资金储备的项目计划，尤其是医疗保险项目和社会保障项目。“联邦政府借贷长期从私人投资中抽取资金，因为个人储蓄的大部分都用于购买政府债券，无法进行私人投资，导致资本储蓄量减少以及产出和收入降低，如果进行私人投资，情况则会好很多；联邦政府对于利息的支出将会上升，因此需要调高税收、降低提供福利和服务方面的支出，或者同时采取两种手段以解决预算赤字和债务问题；决策者受阻于繁重的债务，无法运用税收和政策去应对措手不及的挑战，例如经济衰退和金融危机等。”[注]“因此，这些危机会对经济境况和人民福祉产生极大的负面影响。巨额债务也可能危害国家安全，在发生国际危机时制约国防开支，或者限制国家抵御危机的能力。”[注]

许多年轻人不了解医疗保险项目的运作情况，也对此并无兴趣，即便这种情况可能危及他们的未来。因此开设一个简短的知识普及教程也许会帮助他们认清形势。

1965年，林登·约翰逊（Lyndon Johnson）总统签署了医疗保险计划，并形成法律。他将其描述为另一个保险制度：“通过此新法，每一个公民都能够在年富力强的时候储备资金，以防止晚年面对病痛时而老无所依。”[注]如今，医疗保险项目由医疗保险和医疗补助服务中心（CMS）经营管理。最初有两个组成部分：第一，医院保险（HI），涵盖医院、收容所和护理设施相关成本；第二，补充医疗保险（SMI），涵盖医生、门诊治疗、耐用设备。

1997年，国会和比尔·克林顿（Bill Clinton）总统扩大了医疗保险的覆盖面，新增了第三部分，即联邦医疗保险优先计划（MA），联邦政

府资助建立一个体系，允许选择私人保险公司（大多数人都选择第一项和第二项）。2003年，国会和乔治·W.布什总统再次扩大医疗保险的覆盖面，新增了第四部分：处方药计划。

HI以年龄或者残疾情况为准则，自动覆盖受益群体。类似于社会保障制度，HI的资金支持理论上主要来自联邦社会保险捐款法（FICA）向雇主和员工征收的税款。员工和雇主需要缴纳收入的1.45%，个体经营者则需要缴纳收入的2.9%。社会保障制度征收工资税的标准曾经与此相同，但在1990年此标准被废除。项目最初实施时，收入达到6600美元，只需缴纳这笔收入的3.5%，计税基数与社保的基数相同。约翰逊声称，在HI保护计划项目实施的第一年里，平均每个劳动者每月需缴纳约1.50美元。[注]然而，6年内此税率就从0.35%增至1%，增幅达到185%。

相比之下，SMI则是自愿缴纳的。据说是以保险形式，尽管实际并不以保险的方式运作，但确实需要缴纳保险费和共付医疗费。1966年，保险费每月仅为3美元。每年保费都依据收入水平而有所调整。据国会研究服务中心（CRS）报告："2014年SMI的保费每月为104.90美元。高收入者，目前定义为那些每年收入达到85000美元以上的个人，以及每年收入超过170000美元的家庭，根据他们的收入水平，分为四档，每月需要缴纳146.90美元、209.80美元、272.70美元或335.70美元。"[注]第四部分——处方药计划——也自愿缴纳，资金主要来源于保费和总税收。与第二部分相同，处方药计划最初提供统一保价，但现在又新增了针对高收入者的高征收标准。

医疗保险从开始实施到后来运作，情况与社会保障制度大体相同。最初被吹捧为保险系统，实则不然。现在它已经演变成一只官僚专权的章鱼，权力像触须一样向各个方向延伸。

有一点非常明确，年轻人纳税是为了年老时得到综合医疗保险的福利，而这个承诺永远无法兑现。长远来看，医疗保险计划本质上带有政

治目的，绝对不可能以理性经济模式运作。就像社会保障制度一样，现如今医疗保险制度在规模不断扩大的同时也将面临崩溃。

当然，那些已经退休的人群则大为受益。证据表明，2011年退休的人员平均每人曾经仅缴纳60000美元的医疗相关税款，但却获得了170000美元的福利。[注]从现实情况以及数学运算角度分析，这种机制是根本无法维持下去的。事实上，2014年受托人经综合审查医疗保险计划后，宣布HI信托基金将于2030年枯竭殆尽。[注]受托人还预测到，医疗保险计划将会消耗更大份额的国家资源，2013年占GDP的3.5%，2088年将会上升至6.9%，几乎翻倍。[注]事实上，HI信托基金的无资金储备债务到2075年的现值将是3.6万亿美元。[注]因此，未来几代人不仅会完全失去当初所缴纳的医疗保险信托基金税款，因为这些税款理论上将不复存在，还将不得不承担医疗保险巨额的无资金储备债务这个沉重的负担。

此外，医疗保险制度对高质量的医疗服务会产生负面影响，并随着时间而加剧恶化。例如，一个很明显的事实是如果在缺乏医生和其他服务提供者的情况下，医疗系统无法很好地发挥作用。医生主要是基于服务费取得报酬。最初情况下，医疗保险提供医生“惯常且合理的费用”的报销。这样一个由第三方支付的模糊的报销标准很快会因导致成本上升而受到指责。因此，大约25年前，联邦政府创建了一个极其复杂的标准支付方案——以资源为基础的相对价值比率（RBRVS）。这个系统试图把医疗服务数值化。根据美国医学协会（AMA）的描述：“在RBRVS体系中，医生的劳务费是由提供服务过程中所消耗的资源成本所决定的。提供医疗服务所需资源投入主要分为三个部分：医生的工作量，医疗项目自身产生的费用和责任保险。通过综合成本乘以转换系数（由医疗保险和医疗补助服务中心决定的货币总量）来计算劳务费。劳务费还会根据由于地理差异造成的成本差异有所调整。”[注]

RBRVS系统把相对值分配给既定程序。服务于相对价值更新委员

会（RUC）的AMA派出少数人定期更新这个数值。他们每年秘密会面，讨论并达成决议。联邦政府几乎采用了RUC所有的建议。这种拜占庭式中央集权的方法和点数制度所产生的影响，不仅限于医疗保险制度，由于整个医疗保健系统的规模对整个医疗系统的影响也相当庞大，约80%的私人保险公司的支付结构都采用点数制度。(注)因此，医疗保险的集中管理以及过时的决策实践显著影响着更为广泛的私营部门。

联邦政府对医疗保健系统采取自上而下的管理，用一个简单的例子便可阐释其荒谬性。在纽约州与亚拉巴马州，同一款面包的价格是不一样的。在同一个州的乡镇和城市，例如布鲁克林、纽约、尤蒂卡这样的地方，同一款面包的定价也都有所差异。其原因在于，在计算一块面包种植、收获、运输、加工、烘干、包装、标签等成本时，要考虑资源、分配、劳动力、管理等诸多因素，其他产品情况相同。从头至尾，这个过程中的每一个环节，都需要遵守各种各样的法规，缴纳各种各样的税收，并且每个法规的管辖范围都不尽相同。

如果由联邦政府负责一块面包的生产和运输，可以想象一下会造成的混乱和错位，包括成本增加、供应短缺以及不稳定性。许多集权政体都留下了可怕的前车之鉴。然而联邦政府对于医疗系统领域的垄断愈演愈烈，而医疗系统领域远比把面包送到餐桌上的过程要更为错综复杂。

意料之中的是，政府在医疗系统领域无处不在的干涉，造成的另一个后果是大量的欺诈、浪费和滥用等行为。2014年6月25日，GAO报道指出："自1990年以来，我们就认为医疗保险系统是一个高风险项目，部分原因是，我们发现由于该项目的规模和复杂性，很容易受到欺诈、浪费和滥用的威胁。尽管已经确定了医疗保险项目中有数百万美元被诈骗，但其严重程度尚不得而知。目前针对医疗保险项目或者医疗保健行业整体中的欺诈程度，没有可靠估计。究其原因，欺诈行为极力隐藏和掩饰了其意图，很难被察觉。"(注)

尽管如此，GAO指出，“据医疗保险和医疗补助服务中心估算，在2013年财政年度中，医疗保险计划中的不当支付几乎达到500亿美元，比2012年高出约50亿美元。不当支付很可能是由于欺诈、浪费或滥用等行为所造成的，但重要的是要明确，CMS在2013年财政年度报告中估算出的500亿美元的不当支付，还不是对医疗保险系统中发生的欺诈金额做出的估算”。报道中估算的不当支付包括很多种类，这些不当支付本该设法避免，所付款项金额也有所误差，例如超额付款、缴付不足，以及缺少文档记录的付款。[注]

可悲的事情不止于此，还有一个更为复杂的体系让病人感到眼花缭乱，也给医疗服务提供者增添了巨大的管理成本——医疗编码。AMA在20世纪60年代开发了当代程序技术（CPT）编码，给每个医生或医疗设施所提供的服务进行编码，以医疗编码的方式完成一致性。这种规范多至成千上万，并且每年更新。现在这些代码已经衍生出更多的代码。1983年，CMS通过健康保健常见的程序编码系统（HCPCS）把CPT编码加入了账单流程。[注]HCPCS编码纳入了CPT编码，用于服务编码以及为病人提供的供应、器材及设备编码。门诊处也采用了编码系统，即国际疾病分类代码系统，第9次修订，临床修改或称为ICD-9-CM代码，用于诊断。医护工作人员在向医疗保险和私人保险公司申请报销时，必须使用这些代码。

随着医疗管理的整合进一步收紧，联邦政府将要实施编码从拥有13000码的ICD-9转换至68000码的ICD-10。[注]在新系统中，甚至连缝纫、熨烫、演奏铜管乐器、钩编、手工艺品制造、编织造成的创伤，或者是由鸟类、鸭子、鹦鹉、鹅或火鸡造成的伤害都被设定了单独的代码。[注]对于伤口的后续护理则需要更错综复杂的编码：“缝合动脉的一条编码将衍生成195个代码，分别指向每一条动脉。”[注]

如此错综复杂的编码系统，致使医生的时间都耗费在令人窒息的行政管理细节上，无暇提供高效的医疗服务，工作中反而容易出现漏洞，

从而给欺诈行径以可乘之机。2014年5月，HHS的总监察办公室（IG）进行了2010年医生公务拜访的报销申请审查以及其他评估（E/M服务）。审查发现，“2010年医疗系统用于E/M服务的不正当开销竟然高达670亿美元，这些服务竟出现错误编码或没有登记的情况”[注]。当年这类支出的款项占了医疗保险总支出的21%。IG还发现，2010年此类服务索赔的42%都是错误编码、属于超额支付或者缴费不足的情况，还有19%缺少文档记录[注]。

成本呈螺旋式上升、集权的决策制定、过度管理，以及广泛的浪费、欺诈和滥用行为……尽管在这样的背景下，奥巴马医改计划还是在2010年民主党占多数的国会上获得了通过，奥巴马如愿以偿地签署了这项计划。这是自15年前通过医疗保险和医疗补助计划以来，联邦政府对医疗计划的管控最为急剧扩张的一次。

美国传统基金会估计，到2023年，奥巴马医改计划将使联邦政府在医疗卫生方面的花销增加1.8万亿美元。[注]同时还要求个人购买保险政策（无论他们是否需要），并且通过放宽资格要求以及补贴国家保险交易等措施，鼓励其他人缴纳医疗保险税款。这之后，所有还未在私人雇佣计划或者医疗补助等的公共项目投保的人，必须购买个人健康保险，否则就要到美国国家税务局缴纳罚款。[注]这就是所谓的个人授权。

虽然在通过这项法律之前，奥巴马坚持认为，一个人既然认同他现有的医疗保险政策，那么就有能力继续参保。这绝对是个蓄意的谎言。事实上，法律要求所有保险制度都要提供由奥巴马政府确定下令的“基本健康福利”。[注]因此，许多现有的私人政策已经或将会停止，这已经在事实上严重限制了消费者的选择范围。

事实上，奥巴马医改计划已经打开了政府对卫生保健和医疗服务领域的无限指示和命令的大门。例如，现在联邦政府有权决定保险公司的投保对象以及所提供的福利，以防止保险公司拒绝那些生病的人投保，

或者向那些有高风险因素的投保人收取高额费用。这同时也限制了保险公司向投保人收取的现款支付的金额。诸如此类的诸多规定显然使保险公司在经济上越来越难以维持。奥巴马医改计划设计者根本无视年轻健康的人是否自愿，强迫他们购买保险，试图通过此举改善这些规定的成本。年轻人群体的身体素质较好，几乎不会使用医疗服务，但这却是奥巴马医改计划的主要补贴来源，以补贴社会保障系统同样的方式，补贴医疗保险计划。即便如此，奥巴马医改计划在经济上仍然行不通。私人保险的保费明显继续上升。据2014年个人以及小团体市场的健康保险经纪人提供的数据，小团体的年均保费增长11%，个人增长12％，某些州的增长率还要更高，例如特拉华州和加利福尼亚州，分别匪夷所思地增加了100%和53%。[注]

奥巴马医改计划的支持者还坚持认为，通过此项法律将有助于控制成本。但医疗保险的前车之鉴已经表明：事实会背道而驰。麻省理工学院（MIT）经济学教授艾米·芬克尔斯坦（Amy Finkelstein）研究了早期的医疗保险对医疗费用的影响，她认为，截至1970年，医院花销在最初实施的短短几年内就增加了37%。[注]奥巴马医改计划的主要卖点是，一旦没有投保的个人最终投保，例如通过医疗补助扩张项目，他们将不必去急诊室（ERs）寻求治疗。ERs根据联邦法律要求，必须给每一个人提供服务，无论这个人是否投保或有无支付能力。ERs的治疗费用非常昂贵。罗伯特·伍德·约翰逊基金会发现，去ERs看病的费用比去看医生多出580美元。[注]不幸的是，奥巴马医改计划实施后的早期结果显示，去ERs接受治疗的人数激增。[注]原因之一是，尽管医疗保险和医疗补助声称能够提供更好的“健康保险”，但是他们无法保证让医生出诊。不是所有的医生都能在医疗保险报销率低的情况下，还能保证正常稳定的出诊率。2013年的一项对医生的调查发现，只有45.7%的人接受有医疗补助的患者。[注]相同的调查显示，在过去的十年里，这个比率始终在50％~55%波动。[注]情况还在变得更糟。

美联社报道：“医生基金会（2014年）的一项调查表明，81%的医生认为自己承担过多的工作，44%的医生表示他们想要减少出诊数量、退休、改成兼职，或者不再接待新的病人。与此同时，保险公司还在按照惯例限制医生及医护人员的数量来达到削减成本的目的。结果进一步延误了一些病人尽快得到医治的时间。”[注]

值得注意的是，奥巴马医改计划已经从医疗保险系统中攫取了7160亿美元，这部分资金主要来自用于医院和私人健康保险公司的基金，从而进一步削弱了这个已经摇摇欲坠、走在经济崩溃边缘的系统，使得医疗服务提供者的处境更加艰难。[注]

令人惊讶的是，联邦政府甚至准备通过一个长期计划控制整个私人医疗健康系统。在奥巴马执政的前几个月，他对《纽约时报》（*The New York Times*）表示，他认为他的老祖母不应该花费高额费用接受髋关节置换手术，因为她的时间所剩无几。他说：“总的来说，当我的祖母或其他人的祖父母或父母年老体衰时，社会应该考虑是否还需要给他们做髋关节置换手术，才能维持这个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模式，这是个非常棘手的问题。”这个问题会“推动成本的大幅上涨”，因为“那些长期患病和临终时患病所产生的费用占医疗保险总额的80%”。当被问及所能采取的措施时，奥巴马建议进一步加强联邦政府职能，或由联邦政府资助、由专家组成委员会或者办公室，集中解决医疗问题：

> 我认为必须要由医生、科学家、伦理学家来引导对话。虽然过程会非常艰辛，但民主对话不可或缺。很难想象这个国家只是通过正常的政治渠道来做出这些决策。这是你必须要加入一些独立团体，以获得指导。这不是决定性的，但我认为应该能够给你一些建议。[注]（斜体为补充部分）

奥巴马医改计划创建了一个部门，即所谓的独立支付咨询委员会（IPAB）。IPAB研究降低成本的提议，“旨在降低医保支出的人均增长

率”㊟。自2015年开始，只要医疗保险人均增长率超过目标比率（与经济增长紧密相关的公式），IPAB就会提出削减医疗保险花销的建议。除非国会颁布的法令内容与之相同，否则，IPAB的提案都将生效为法律。IPAB提议削减医疗服务供应者的支付率。国会很难忽略IPAB的提议，也无法解散此董事会。HHS部长必须自动执行董事会的提议，除非国会坚决更改或终止这一决定。奥巴马医改计划规定，要想解散IPAB，必须获得至少3/5的国会议员的支持票才能通过。又鉴于参议院的规定，一项法案需要3/5的议员赞成才能通过，总统否决权需要2/3的国会议员才可以推翻。毫无疑问，尽管人们误认为，国会具有最终的决定权，然而在大多数情况下，对于IPAB做出的决定，国会是无能为力的。

同样毫无疑问的是，联邦医疗津贴的不可持续性问题也亟待解决，必须以市场为导向进行改革，才能避免因数十年的资源浪费、政治操纵、官僚猖獗对私人医疗保健系统的干预，而给年轻人以及未来后代带来经济社会毁灭性后果。但是最近实施的奥巴马医改计划表明，意识固然可以战胜理性，但集权主义者对于强制性和灾难性设计的冲动却永远不会停止。

正如已故哲学家、经济学家和诺贝尔奖获得者弗里德里希·哈耶克（Friedrich Hayek）在他的《通往奴役之路》（*The Road to Serfdom*）一书中写道，“政府的行动应当只限于订立适用于一般情况的条规。听任个人在那些以时间地点等条件为转移的每一件事情上自由行动，因为只有与每一种情况有关的个人，才能最充分了解这种情况，并采取相适应的行动。如果要使个人在制订计划时能够有效地运用他们的知识，他们就必须预见可能影响到这些计划的政府的行动。但是如果要使政府的行动能为人所预见，它就必须取决于不以具体环境为转移的、固定的条规，那种具体环境既无法预见到，也无法事先加以考虑，因而政府行动的特殊影响也就不能断定。另外，如果政府必须指导个人行动以便达到某种特定目的，它的行动就必得根据当时全部环境来决定，因此，也就

无法断定。因此，就有一个人所共知的事实，即政府‘计划’得越多，个人的计划就变得越困难”。(注)（原文斜体为补充部分）(注)

联邦政府用于医疗卫生的成本愈加失控，对个人医疗健康状况严密控制，以及各种医疗服务质量受到相关政策的有害影响……这些现实的问题将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不断恶化，预示了将会给所有年轻人以及他们后代的健康、财富和所有福祉营造一个令人担忧的未来。

---

1. Centers for Medicare and Medicaid Services, “NHE Fact Sheet,” http://www.cms.gov/Research-Statistics-Data-and-Sys tems / Statistics-Trends-and-Reports/NationalHealthExpend Data /NHE-Fact-Sheet.html.
2. Dan Munro, “Annual U.S.Healthcare Spending Hits $3.8 Trillion,” Forbes, February 2, 2014, http://www.forbes.com/sites / danmunro/2014/02/02/annual-u-s-healthcare-spending-hits-3-8-trillion/.
3. The World Bank, “Health expenditure, total (% of GDP),” http:// data.worldbank.org/indicator/SH.XPD.TOTL.ZS.
4. Patricia A.Davis, “Medicare: Part B Premiums,” Congressional Research Service, March 12, 2014, https://www.fas.org/sgp /crs/ misc/R40082.pdf, p.1.
5. Penny Starr, “11588500 Words: Obamacare Regs 30x as Long as Law,” CNSNews.com, October 14, 2013, http://cnsnews.com / news/article/penny-starr/11588500-words-obamacare-regs-30x-long-law.
6. Social Security Administration, “A Summary of the 2014 Annual Reports,” http://www.ssa.gov/oact/trsum/.
7. “The 2014 Long-Term Budget Outlook,” Congressional Budget Office, July 2014, https://www.cbo.gov/sites/default/files/ 45471-Long-TermBudgetOutlook_7-29.pdf, p.3.
8. National Association of State Budget Officers, “State Expenditure Report (Fiscal 2012–2014 Data),” http://www.nasbo.org /sites/ default/files/State%20Expenditure%20Report%20%28Fiscal%20 2012-2014%29S.pdf, p.49.
9. Kimberly Leonard, “Americans Vote Against Greater Medicaid Reach,” U.S.News & World Report, November 5, 2014, http:// www.usnews.com/news/articles/2014/11/05/us-voters-say-no-to-obamacare-medicaid-expansion.
10. Jason Millman, “Obamacare Paradox: Medicaid is Expanding, but Doctors Are Facing a Huge Pay Cut,” Washington Post, Wonkblog, December 10, 2014,

http://www.washingtonpost.com / blogs /wonkblog/wp/2014/12/10/obamacare-paradox-medicaid-is-expanding-but-doctors-are-facing-a-huge-pay-cut/.

11. Nina Owcharenko, “Why the Obamacare Medicaid Expans-ion Is Bad for Taxpayers and Patients,” The Heritage Foundation, March 5, 2013, http://www.heritage.org/research/reports/2013/03/why-the-obamacare-medicaid-expansion-is-bad-for-taxpayers-and-patients.

12. http://www.foxnews.com/politics/2015/06/07/medicaid-expan sion-under-obamacare-raising-costs-concerns-for-opt-in-states/.

13. “The 2014 Long-Term Budget Outlook,” Congressional Budget Office, July 2014, https://www.cbo.gov/sites/default /files/45471-Long-TermBudgetOutlook_7-29.pdf, p.3.

14. Id., pp.3–4.

15. Social Security Administration, Social Security History, “Remarks with President Truman at the Signing in Independence of the Medicare Bill,” http://www.ssa.gov/history/lbjstmts.html.

16. Id.

17. Patricia A.Davis, “Medicare: Part B Premiums,” Congressional Research Service, March 12, 2014, Summary, https://www.fas.org/sgp/crs/misc/R40082.pdf.

18. C.Eugene Steuerle and Richard B.Fisher, “How Lifetime Benefits and Contributions Point the Way Toward Reforming Our Senior Entitlement Programs,” National Institute for Health Care Management Foundation, August 2011, http://nihcm.org/ images/stories/EV-Steuerle-Rennane-FINAL.pdf, and C.Eugene Steuerle and Stephanie Rennane, “Social Security and Medicare Taxes and Benefits Over a Lifetime,” Urban Institute, June 2011, http://www.urban.org/UploadedPDF/social-security-medicare-benefits-over-lifetime.pdf.

19. Social Security Administration, “A Summary of the 2014 Annual Reports,” http://www.ssa.gov/oact/trsum/.

20. Centers for Medicare and Medicaid Services, 2014 Annual Report of the Boards of Trustees of the Federal Hospital Insurance and Federal Supplemental Medical Insurance Trust Funds, p.9.

21. Id., p.70.

22. American Medical Association, “Overview of the RBRVS,” http://www.ama-assn.org/ama/pub/physician-resources/solutions-managing-your-practice/coding-billing-insurance/medicare /the-resource-based-relative-value-scale/overview-of-rbrvs.page.

23. Peter Whoriskey and Dan Keating, “How A Secretive Panel Uses Data That Distorts Doctors’ Pay,” Washington Post, http://www.washingtonpost.com/business/economy/how-a-secretive-panel-uses-data-that-distorts-doctors-pay/2013/07/20/ee134e3a-eda8-11e2-9008-61e94a7ea20d_story.html.

24. Kathleen M.King, Testimony Before the Subcommittee on Oversight and Investigations,

Committee on Energy and Commerce, House of Representatives, "Medicare Fraud: Further Actions Needed to Address Waste, Fraud and Abuse," June 25, 2014, http://www.gao.gov/assets/670/664381.pdf.

25. Id.

26. American Medical Association, "CPT.Process—How a Code Becomes a Code," http://www.ama-assn.org/ama/pub/physician-resources/solutions-managing-your-practice/coding-billing-insurance/cpt/cpt-process-faq/code-becomes-cpt.page.

27. Julie Miller, Behavioral Healthcare, "What You Need to Know about the Latest ICD-10 Rule," August 1, 2014, http://www.behav ioral.net/article/what-you-need-know-about-latest-icd-10-rule.

28. Anna Wilde Mathews, "Walked into a Lamppost? Hurt While Crocheting? Help Is on the Way," Wall Street Journal, September 13, 2011, http://online.wsj.com/news/articles/SB10 00 1424053111904103404576560742746021106?mg=reno64-wsj&url=http%3A%2F%2Fonline.wsj.com%2Farticle%2 FSB1 0001424053111904103404576560742746021106.html.

29. Id.

30. Department of Health and Human Services, Office of Inspector General, "Improper Payments for Evaluation and Management Services Cost Medicare Billions in 2010," May 2014, http:// oig.hhs.gov/oei/reports/oei-04-10-00181.pdf, p.16.

31. Id.; Charles Ornstein, "Medicare Overpays Billions for Office Visits, Patient Evaluations," Pro Publica, May 28, 2014, http:// www.propublica.org/article/medicare-overpays-billions-for-office-visits-patient-evaluations.

32. Romina Boccia, Alison Acosta Fraser, and Emily Goff, "Federal Spending by the Numbers, 2013: Governmental Spending Trends in Graphics, Tables, and Key Points," Heritage Foundation, August 20, 2013, http://www.heritage.org/research/ reports/2013/08/federal-spending-by-the-numbers-2013.

33. 42 U.S.C.§ 10891.

34. 42 U.S.C.§ 18022; Healthcare.gov, "Essential Health Benefits," https://www.healthcare.gov/glossary/essential-health-benefits/.

35. Scott Gottlieb, "Health Plan Premiums Are Skyrocketing According to New Survey of 148 Insurance Brokers, with Delaware Up 100%, California 53%, Florida 37%, Pennsylvania 28%," Forbes, April 7, 2014, http://www.forbes.com/sites /scott gottlieb/2014/04/07/health-plan-premiums-are-skyrocketing-according-to-new-survey-of-148-insurance-brokers-analysts-blame-obamacare/.

36. Amy Finkelstein, "The Cost of Coverage," Wall Street Journal, February 28, 2007,

http://economistsview.typepad.com/econo mistsview/2007/02/amy_finkelstein.html.

37. “What We’re Learning: Reducing Inappropriate Emergency Department Use Requires Coordination with Primary Care,” Robert Wood Johnson Foundation, September 2013, http://www .rwjf.org/content/dam/farm/reports/issue_briefs/2013/ rwjf407773.

38. Laura Ungar, “More patients flocking to ERs under Obamacare,” (Louisville, Ky.) Courier-Journal, June 8, 2014, http://www.usatoday.com/story/news/nation/2014/06/08/more-patients-flocking-to-ers-under-obamacare/10173015/.

39. Merritt Hawkins, “2014 Survey: Physician Appointment Wait Times and Medicaid and Medicare Acceptance Rates,” http://www.merritthawkins.com/uploadedFiles/MerrittHawkins/Surveys/mha2014waitsurvPDF.pdf, p.6.

40. Id.

41. Kelli Kennedy, “Obamacare Impacts Primary Care Doctor Shortage,” Associated Press, December 7, 2014.

42. Sarah Kliff, “Romney’s right: Obamacare cuts Medicare by $716 billion.Here’s how,” Washington Post, August 14, 2012, http://www.washingtonpost.com/blogs/wonkblog/wp/2012/08/14 / romneys-right-obamacare-cuts-medicare-by-716-billion-heres -how/.

43. David Leonhardt, “After the Great Recession,” New York Times, May 3, 2009, MM36.

44. 42 U.S.C.§ 1395kkk.

45. F.A.Hayek, The Road to Serfdom: Text and Documents—The Definitive Edition (The Collected Works of F.A.Hayek, vol.2), Bruce Caldwell, ed.(New York: Routledge, 2014), p.114.

46. 本段译文选自 1962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通往奴役之路》，滕维藻、朱宗风所译版本。——译者注

第五章 论教育

教育的目的是培育下一代人，让他们的未来更加光明。我们在学习的过程中，追求证据和知识，结合智力、经验和道理去解决问题、探寻真理。不幸的是，如今的年青一代已沦落成为极其昂贵且伪劣的公共教育的受害者，往往为集权主义的意识形态和目的所驱策，屈服于学术潮流与社会实验，妥协于官僚帝国上层建筑。

根据美国人口普查局2012年财政年度报告可知，联邦、州及地方级政府在公共教育上的花销累计已超过6000亿美元，换言之，每年每个学生平均花销10608美元。在纽约州，每个小学生的花销为19552美元，犹他州的小学生却仅需要6206美元。[注]2010年，国家平均每年给每个从幼儿园到十二年级的学生的花销为12743美元。而以上数值还要略高于2010年的高水平线。[注]2012年，公立小学和中学机构开销达到6000亿美元，其中，4200亿美元用于发放工资和福利，390亿美元为资本经费，累计债务超过4060亿美元。[注]美国企业研究所（AEI）常驻学者安德鲁·G.比格斯（Andrew G. Biggs）和美国传统基金会数据分析中心的高级政策分析师杰森·瑞奇维（Jason Richwine），对2011年度公立学校教师以及非教师员工的薪酬进行了比较分析研究，两人得出结论：“与相同熟练工种的私人行业劳动者相比，公立学校的教师收入与之相当，但公立学校的教师在福利待遇方面则更为优渥，包括更好的工作保障。他们的总薪酬高出职场平均水平的52%，相当于每年向纳税人超额征税1200亿美元。”据2014年全美教师质量委员会报道，除了教育系统的全部债务，国家教师养老金制度总计4990亿美元的债务无资金储备，短短两年内就增加了1000亿美元。[注]

美国从幼儿园到十二年级的公共教育经费水平与其他发达国家相

比，则更为引人注目。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称，只有卢森堡和挪威两个国家在子女花销方面超过美国，而卢森堡的支出之所以会产生如此倾斜，是因为它作为国际金融中心而国家人口却十分少。OECD所调查的其他国家在教育方面的花销都远低于美国。[注]

虽然美国公立学校教育投入了巨大的成本，却收效甚微，甚至令人失望。国际学生评估项目（PISA）是一个隶属于OECD的国际组织，负责定期向65个国家的四年级学生以及15岁的学生进行标准化水平测试，分析测试结果并给参与国制订短期和长期的教育预算和计划以供其参考。PISA在已公布的2012年测试报告中毫不留情地指出，总体而言，美国的教育体系是失败的。15岁的美国学生中，只有9%的数学课程达到优秀（6级制中达到5级或以上）。相较其他国家而言，这个比例低于27个国家，高于22个国家，大致与13个国家相同，远远低于OECD成绩优异学生占13%的比例。[注]有26%的学生处在2级水平甚至更低，这已经是PISA设定的测试及格最低标准，总体的平均通过率为23%。26个国家的学生得分较高，29个国家的学生分数较低，9个国家的学生基本上与美国学生的能力持平。美国学生的平均成绩是481分，低于OECD的平均分数494分，低于29个国家，高于26个国家。[注]

15岁美国学生中只有7%学科能力较强，接近8%的平均水平，仅高于27个国家，低于167个教育系统。[注]18%的美国学生处在2级或以下，只高于21个教育系统，低于29个教育系统。而阅读能力的测试结果也大致与此相同。[注]

2013年学术能力评估测试（SAT）的测试结果同样黯淡。166万名学生中，只有43%在测试中的得分能达到上大学的标准。更糟糕的是，这已经是连续第五年仅有不到一半的年轻人达到1550分，这个分数代表他们仅有能力取得四年制专科或本科学校“b–”的平均成绩（GPA）。[注]

根据美国教育部（DOE）消息，2013年美国国家教育进展评估

（NAEP）[注]报道指出，十二年级的学生中只有26%的人数学成绩优秀，38%的人阅读成绩优秀。十二年级的白人学生和黑人学生的阅读能力相差29%。自2009年以来这种情况一直没有改观。[注]

职业倾向综合测验方面，也存在严重的教育问题。在对申请加入特种部队的报名者是否达到最低限度的合格标准的测试中，66%的申请人不符合测试的最低教育标准，68%的非洲裔申请人和79%的西班牙裔申请人没有通过测试。[注]

实事求是地讲，政府在教育基础设施方面投入庞大的税金，却给年轻人创造出一个匮乏的教育体系。数据证明，过去几十年的公共教育和学术成就之间并没有整体相关性联系。事实上，2014年，卡托研究所自主教育中心主任安德鲁·库尔森（Andrew　Coulson）对此进行了仔细研究，并做出如下解释："参与率和学生人口等因素会对结果产生影响，完全可以根据这些因素来调整SAT平均分数，从而得到有效分数，而不必采纳目前NAEP的考试成绩。这使得SAT分数趋向回到了1972年的水平。目前的研究结果揭示了受通货膨胀影响的单个学生支出和未经调整的SAT测试结果的趋势，以前所未有的视角审视了美国教育在过去40年里的投入与产出。"[注]

库尔森总结道："总体来说，研究结果并不令人鼓舞。调整后的SAT分数平均下降了3%。美国国家教育长期项目评估，是1970年以来专门为当选全国代表的学生制订的一系列测试。该测试充分反映出美国17岁少年发展长期停滞的整体局面。尽管经过通货膨胀调整后，公立学校对每个学生的教育投入达到原来的两倍以上（平均每个州的教育支出增加120%），但是仍然无法改变这一令人沮丧的结局。由此可见，国家对教育的投入与学术上的造诣之间并无本质关联。换句话说，美国的教育生产力似乎已经崩塌，至少从NAEP和SAT的测试结果来看，是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的。"[注]

教学工作的性质同样从根本上发生了改变。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美国两大教师工会，即全国教育协会（NEA）和美国教师联合会（AFT），逐渐发展成为不容小觑的政治力量，几乎可以与民主党并驾齐驱。[注]工会领导人仅支持对工会有利的法律和政策，成功地从当选政客那里为教师们谋求到了特权和福利，却从不考虑学生或社区的利益。例如，NEA和AFT都竭力反对进行严格且强制执行的绩效和能力考核，因此，在实行教师终身制以及教师本身素质不过关的背景下，问责制几乎是不可能得到施行的。[注]AFT已故主席阿尔伯特·夏克尔（Albert Shanker）生前长期担任该职，他曾经承认，“在我们的体制内，有很多教师连最低水平的读写能力和计算能力都达不到”[注]。

加州的一则案例即充分证明了终身制及解雇政策对教育所产生的负面影响。2014年6月，在一次罕见的裁决中，州法官判决《永久雇佣法》《解雇法》《裁员法》三条法律违宪，这些法律妨碍对不称职教师的解聘，从而违反了加州宪法。[注]贫困和少数民族学生之所以享受不到平等的待遇，原因就在于他们的教师可能大多“严重不称职”。

这起案件中的证据证明了教师的严重不称职对学生所产生的特殊影响。这些证据令人信服，也确实给人们的内心造成了一定程度的冲击。柴提博士基于大量研究证实，严重不称职的教师每年给学生造成了约140万美元的花销。经过4年的研究，凯恩博士也证实，在洛杉矶联合学区由低水平教师执教的学生，每年的学习时间要比由平均水平教师执教的学生少9.54个月。[注]

法官发现，“要想公平有效地解雇一名严重不称职的教师，这个过程相当复杂、耗时且耗资”[注]。

除了教师素质问题，还存在着由中央集权引发的政治顺从、思想教化、社会工程以及学术实验等方面的毒瘤，导致公立学校的课程充斥着多元文化主义、全球变暖以及扭曲的美国历史等课题。[注]此外，一代代

的小学生和中学生被迫接受各种各样的学术潮流，包括“新数学”“开放式课堂”“价值观辨析”“合作学习法”“成果导向教育”“有教无类”，以及最近风行的“共同核心”和“力争上游”等思潮。数万亿美元的浪费造就了低劣的教育成果。甚至拥有良好口碑的学校午餐计划也难逃中央集权的干涉，联邦政府花费数十亿美元打造这个项目，但是遭到了众多学生的拒绝和抵制。[注]

高等教育的环境则更为恶劣。大学教育的初学者费用往往不高。然而过去几年，有71%的学生欠下了29400美元的助学贷款。2012年，大学学位的成本比2001年增长了40%。[注]

与过去相比，这些数字显得更加糟糕。1963~1964年，无论是公立、私立还是以盈利为目的的院校，平均四年的学费、食宿费和学杂费仅为1248美元；2013年花销竟然达到了20234美元。

上大学的成本飙升，据纽约联邦储备银行统计的信用报告指出，2014年第三季度美国助学贷款拖欠的债务增长至1.13万亿美元，比2013年同期增加了约1000亿美元。大约11%的助学贷款债务出现拖欠90天以上或违约情况。[注]总体来说，DOE的助学贷款中，约有1/3的债务拖延了5天以上。[注]

大学学费债务还具备一个特点，即独立于其他类型的债务（信用卡债务、汽车抵押贷款债务等）。大学学费债务是这个国家增长最快的债务类型。皮尤研究中心发现，在年轻人持家的家庭中，没有助学贷款压力的家庭的收入总净值是担负助学贷款压力的家庭的7倍之多（64700美元/8700美元）。[注]那些申请助学贷款的家庭所负担的债务是无债家庭的近2倍（137010美元/73250美元）。[注]据《华尔街日报》报道，美国联邦储备理事会的消费者财务状况调查发现，“现在35岁以下的年轻人中，41.4%负担助学贷款债务。2007年，这个比率为33.6%，而1998年只有23.3%。1998年的借款余额为10000美元，2007年为13000美元，而调

查显示目前已增至17300美元。对于创业者来说，几千美元的债务可能会使他们耗费几年的时间才能转变总净值下滑的形势。[注]

在过去30年里，每一年高校学费、杂费以及食宿费等形形色色的费用增长速度都比通货膨胀率还要快。无论经济环境良好与否，对大学学位的需求高涨或减弱，都改变不了费用居高不下且持续增长这一事实。然而，高校已经建立了一些庞大的融资业务。美国排名前二十最富有的大学全部捐赠基金50多亿美元。位列第一的哈佛大学捐赠了32亿美元之多（大萧条之前最多曾经捐赠35亿美元）。[注]但残酷的现实是，大多数院校并不愿意用自己的基金来承担开销。

美国高等教育已经发展为一个庞大的产业。1960年，大学和专科院校的员工达到85万人，占全国总劳动力的1.5%，包括管理员、教师和教务人员。根据劳工统计局（BLS）统计，2009年美国学校大约有400万员工，约占全国劳动者的3%。[注]这400万人中，170万人为教师、教授和讲师，其余为管理员和教务人员。[注]

高等院校员工的薪酬情况也很可观。截至2010年3月，高等院校员工平均每小时的薪酬是44.82美元。其中，工资为31.12美元，余下13.70美元则为补贴。[注]根据BLS的报告，2014年3月，雇主对每一个员工平均支付的薪水是每小时31.93美元，其中21.96美元为工资，另外9.97美元为员工补贴。[注]

大学学费不断上涨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对重大项目不负责任的态度以及挥霍无度的投资。2012年《纽约时报》报道："多年来，高等院校为吸引优质生源，不惜花重金建造奢华的教学楼而负债累累。学生们大多已无法承担高额学费。经通货膨胀调整后的数据显示，2000~2011年，穆迪公司选取了500所院校进行抽样调查，发现其整体债务数额已经翻了一番……同一时间，大学院校的现金储备以及投资等相对于所欠债务下滑了40%。"[注]《泰晤士报》报道："关于债务的争论焦点是学生

和毕业生，他们欠下了数万美元的债务，并竭尽全力还款。几乎1/6的申请过助学贷款的借款人都存在违约行为。而一些高校也大举借贷，在教学设施方面不惜投入巨资，以吸引优秀的学生。例如建造电影院和酒吧以便学生会组织活动、增加攀岩和漂流河等健身设施、建造带有独立卫生间的单人宿舍等等。而研究表明，在教育教学方面的投入金额增长明显缓慢。最终，学生需要担负高额的学费、食宿等各种形式的贷款，而国家纳税人则为此埋单。所有的高校，不论公立院校还是私立院校，精英院校还是普通院校，都出现了债务激增的现象。穆迪公司调查数据显示，哈佛大学作为全国最富有的大学，它的债务仍高达60亿美元。”[注]截至2011年，美国高校已经累积筑下2050亿美元的债务高台。[注]

事实上，“穆迪公司所列的224家公立大学拖欠债务数额，从2000年到2011年，由53亿美元增长到1220亿美元。穆迪公司所列的281家私立大学的同期债务，也已从400亿美元增长到800亿美元。一些学校在经历金融危机后，并不愿意动用本校的基金，而是用银行贷款来偿还债务，其中大部分贷款都用于资本项目。自2000年以来，公立院校利息和本金支付增加了67%，2011年达到93亿美元；私人院校增加了62%，2011年达到了50亿美元”[注]。

造成这场金融浩劫的原因之一，就是助学贷款债务国有化。2010年国会通过了奥巴马提出的大规模的患者保护与平价医疗法案，也称作奥巴马医改计划，奥巴马又要求联邦教育部负责助学信贷工作，授权其执行未来几乎所有的助学贷款项目，由纳税人通过联邦政府进行担保。当然，这并不能降低高等教育的成本，联邦政府也无法承担更多的债务。此外，《政治家》（*Politico*）报道：“奥巴马政府公布的2016年预算提案显示，助学贷款项目2014年存在218亿美元的缺口，显然可谓历届政府中最大的信贷计划。资金不足的主要原因是，奥巴马总统最近致力于为借款人提供助学贷款救助项目，大幅降低了需要向政府偿还的债务金额。”[注]事实上，“在过去的两年里，仅政府直接贷款就增加了44%”[注]。此外，巴克莱资本也提出预警，由于奥巴马对借款人的慷慨行为，在

接下来的十年内，助学贷款债务金额将可能攀升至2500亿美元。[注]因此，奥巴马的措施并没有解决根本问题，即不计后果的教育支出和借贷，教育系统反而将面临进一步膨胀，最终或将导致崩塌的结局。

接下来是教育的实际问题。尽管主张“学术自由”，公立学校系统的高等教育仍充满了乌托邦主义意识形态观点。2011年，美国本科学院和大学中，超过62%的全职教员自认为在政治立场上是自由派（50.3%）或左倾主义（12.4%），比2008年增长了约56%。[注]2008年，47%的受访教师自认为是自由派，8.8%自认为是左倾主义。相反，只有11.5%的受访教师自认为是保守派，4%认为是右倾主义，与2008年相比，数值均明显下降。2008年，15.2%的受访教师自认为是保守派，7%自认为是右倾主义。[注]

集权的正统意识形态不仅反映在教授的讲座内容中，而且也体现在教授所选择的课程和教材中。这种现象在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教育领域中尤为突出，但并不仅限于此领域。《你可以要求自己：像社会学家一样去思考》（*You May Ask Yourself*：*Thinking Like a Sociologist*）这本书用于威廉和玛丽学院的教学中，全国各大院校也都在使用这本教材。从这本书中摘选一段话为例：

> 现在你应该提防任何被誉为“最高”的社会制度，因为它是“更自然的”；你应该质疑任何所谓更有效的家庭安排；你应该与传统家庭保持一定距离，尤其要思考女性、非洲裔美国人、同性恋者、穷人的地位，主流社会和边缘化群体问题。正如朱蒂斯·史黛丝（JudithStacey）所称，在“后现代家庭环境”中，我们这个复杂多样、时有混乱的后工业社会的明确规则不再存在（1996）。纳尔逊人统治的日常惯例一去不复返。今天的家庭形式各异，以适应不同成员的需求。家庭的定义依据的不再是血缘关系，而是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我们来逐一细数。[注]

丹尼尔·B.克莱因（Daniel B. Klein）和夏洛·斯特恩（Charlotta Stern）在《独立审查，政治经济期刊》（*Independent Review*，*A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一文中，把这种趋同思维归咎于拥有保守意识形态的特定部门及部门领导者。他们认为，对部门中职员起干涉作用的不是较大机构，而是具体部门的行为方式，更广泛地说，是职业运作模式。通常，部门中的个人最高价值规定了教职人员所遵守的标准和规范。这意味着凡是与部门领导人意见相左的想法或观点，都不太可能获得公开发表。教职员工的任期也基于是否忠于部门组织。此外，来自不同领域的顶尖毕业生还组成了一个狭隘排外的封闭社交网络。当这些优秀的毕业生在各大院校担任高职时，他们只认同来自同一学校的校友。克莱因和斯特恩引用了一项对世界各地最著名的200个院校的调查报告："排名前5家院校的毕业生人数大约占其他院校整体员工的1/3；而排名前20家院校的毕业生大约占整体的70%。"[注]

更糟糕的是，"前20名社会学部门所聘用的430名全职教师中，只有7名（不到2%）是在非顶级20家院校取得的博士学位"。理查德·雷丁（Richard Redding）发现："在法律领域中，有1/3的新教师（1996~2000年聘用于法学院）毕业于哈佛大学（18%）和耶鲁大学（15%），另外1/3毕业于其他前12强院校，20%毕业于其他排名前25位的法学院。"[注]

趋同思维的意识形态不仅存在于教师领域中。如今的大学校园用条条框框禁锢学生的思辨能力，通过极力鼓吹集权统治正统思想，不断制造甚至鼓励不安、恐吓和好战的氛围。其主要目的是公民社会及历史遗产的政治教化。为实现这一目标，校园和课堂极力营造气氛限定合法观念的界限，不断驳斥、嘲笑那些挑战集权的传统观点，完全漠视排挤有别于政治优先群体的个体观点，无论持有这种个体观点的人的出身或信仰是什么，都要让路于集权主义。

多数学生高校毕业时，发表的毕业演说都充斥了集权意识的观点。福克斯新闻（*Fox News*）根据美国青年人基金会统计数据研究指出，

2015年，"《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评出的全国前100家顶尖院校毕业生中，自由派人数远远超过保守派人数，比率是6：1。排名前10名院校毕业演讲者中则没有一名是保守派"注。

已故哲学家、教育家、作家艾伦·布鲁姆（Allan Bloom）在他的著作《美国思想的封闭》（*The Closing of the American Mind*）一书结尾时，对国家失败的教育制度，尤其是高等教育，能否构建或重塑受教育的人的思想观念，提出了质疑。注

这是世界历史上属于美国的时刻，我们对它的判断永不止步。正如政治自由的责任落在了我们这一代政权身上，哲学命运落在了我们这一代大学的肩上，这两者空前紧密地结合起来。我们身负重任，因为这涉及未来将如何评判我们的职责与能力。注

学术界有几点鲜少得到认同的事实，其中最显著的一点就是：教育的目的是为了年轻人得到充实，社会得到改进，而不应该把重点放在行政人员，教育官员、工会的复兴或是毫无远见的建设项目以及集权教化上。学生不应该像实验室中的小白鼠一样接受无尽的教育实验，他们不是巴甫洛夫（Pavlov）实验室里的狗，像社会抗议者一样受到限制；他们和他们的家人（以及纳税人）不是无休止的债务的提款机。美国教育的失败之处可总结为——当代人对下一代人不可原谅的遗弃。

---

1. Mark Dixon, U.S. Census Bureau, Public Education Finances: 2012, G12-CG-ASPEF, U.S. Govt. Printing Office, Washington, D.C., http://www2.census.gov/govs/school/12f33pub.pdf, p. 11.
2. "How Much Money does the United States Spend on Public Elementary and Secondary Schools?" Fast Facts, National Center for Education Statistics, U.S. Department of Education, http:// nces.ed.gov/fastfacts/display.asp?id=66.
3. Mark Dixon, U.S. Census Bureau, Public Education Finances: 2012, G12-CG-ASPEF, U.S. Govt. Printing Office, Washington, D.C., http://www2.census.gov/govs/school/12f33pub.pdf.
4. Kathryn M. Doherty, Sandi Jacobs, and Martin F. Lueken, Doing the Math on Teacher

Pensions, National Council on Teacher Quality, January 2015, http://nctq.org/dmsView/Doing_the_Math.

5. The Digest of Education Statistics: 2012, National Center for Education Statistics, U.S. Department of Education, http://nces. ed.gov/programs/digest/d13/tables/dt13_605.10.asp.

6. Program for International Student Assessment, December 2013, “Selected Findings from PISA 2012,” http://nces.ed.gov/surveys / pisa/pisa2012/index.asp.

7. Id.

8. The Term “Education Systems” is Used Here to Differentiate Individual Systems within Nations, as well as National Systems.

9. Program for International Student Assessment, December 2013, “Selected Findings from PISA 2012,” http://nces.ed.gov/surveys/ pisa/pisa2012/index.asp.

10. “2013 SAT Report on College and Career Readiness,” September 26, 2013, The College Board, http://media.collegeboard.com/ homeOrg/content/pdf/sat-report-college-career-readiness-2013. pdf.

11. Lindsey Burke, “Our National Report Card: No Education Progress Since 2009,” National Review Online, May 13, 2014, http://www.nationalreview.com/corner/377899/our-national-report-card-no-education-progress-2009-lindsey-burke.

12. 2013 Mathematics and Reading: Grade 12 Assessments, National Assessment of Educational Progress (“NAEP”), “Are the Nation’s Twelfth-graders Making Progress in Mathematics and Reading?” http://www.nationsreportcard.gov/reading_math_ g12_2013/#/.

13.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 Joel I. Klein and Condoleezza Rice, Task Force Chairs, U.S. Education Reform and National Security, Independent Task Force Report No. 68, 2012, http://www.cfr.org/united-states/us-education-reform-national-security/p27618, p. 9.

14. Andrew J. Coulson, “State Education Trends Academic Performance and Spending Over the Past 40 Years,” Policy Analysis, Cato Institute, March 18, 2014, http://object.cato. org/sites/cato.org /files/pubs/pdf/pa746.pdf.

15. Id.

16. Mike Antonucci, “The Long Reach of Teachers Unions, Education Next,” Fall 2010, http://educationnext.org/files/ed next_20104_24.pdf.

17. “Firing Tenured Teachers: Our View,” USA Today, June 16, 2014, http://www.usatoday.com/story/opinion/2014/06/16 /teacher-tenure-los-angeles-vergara-editorials-debates/10640909/.

18. The Pew Forum on Education Reform, “A Tribute to Al Shanker,” August 1993, http://big.assets.huffingtonpost. com/shankerpew_0.pdf; Marcus Baram, “Is Teachers Union

Scrubbing Al Shanker's Legacy?" Huffington Post, October 14, 2010,http://www.huffingtonpost.com/2010/10/14/is-teachers-union-scrubbi_n_763029.html.

19. Vergara v. California, No. BC484642 (Cal. Sup. Ct. L.A., tentative decision filed June 10, 2014), http://studentsmatter.org / wp-content/uploads/2014/06/Tenative-Decision.pdf.

20. Id., p. 8.

21. Id., p. 13.

22. Scholastic Lesson Plan, "Multiculturalism and Diversity," http:// www.scholastic.com/teachers/lesson-plan/multiculturalism-and-diversity; Allie Bidwell, "Obama Wants Kids to Learn About Global Warming," U.S. News & World Report, December 3, 2014, http://www.usnews.com/news/articles/2014/12/03/obama-administration-to-launch-global-warming-education-initiative; Adam B. Lerner, "AP U.S. History Controversy Becomes a Debate on America," Politico, February 21, 2015, http://www. politico .com/story/2015/02/ap-us-history-controversy-becomes-a-debate-on-america-115381.html.

23. Claire Suddath, "Tossing the First Lady's Lunch," Bloomberg Business, August 21, 2014, http://www.bloomberg.com/bw/ articles/2014-08-21/school-districts-avoid-nutrition-rules-by-shunning-federal-funds.

24. "Fast Facts," U.S. Department of Education, National Center for Education Statistics, 2013, Digest of Education Statistics, Chapter 3, http://nces.ed.gov/fastfacts/display.asp?id=76.

25. Federal Reserve Bank of New York, Quarterly Report on Household Debt and Credit, November 2014, http://www. newyorkfed.org/householdcredit/2014-q3/data/pdf/ HHDC_2014Q3.pdf.

26. Ecreditdaily, "Student Loan Delinquencies Worse Than Previ-ously Known; One-Third Late on Payments," March 28, 2015, http://ecreditdaily.com/2015/03/student-loan-delinquencies-worse-than-previously-known-one-third-late-on-payments/.

27. Richard Fry, Kim Parker, and Molly Rohal, Young Adults, Student Debt and Economic Well-being, Pew Research Center's Social and Demographic Trends Project, 2014, p. 4.

28. Id., p. 5.

29. Josh Zumbrun, "It Only Takes $10400 to Be Richer Than Most Millennials," Wall Street Journal, September 4, 2014, http:// blogs.wsj.com/economics/2014/09/04/it-only-takes-10400-to-be -richer-than-most-millennials/; Board of Governors of the Federal Reserve System, "2013 Survey of Consumer Finances," October 20, 2014, http://www.federalreserve.gov/econresdata / scf/scfindex.htm.

30. "Top 20 Richest Colleges for 2013: The Biggest Endowments," April 21, 2014, ThinkAdvisor.com, http://www.thinkadvisor. com/2013/04/02/top-10-richest-colleges-for-2012the-biggest-endowm?page_all=1.

31. “U.S. Spotlight on Statistics: Back to College,” p. 7, “College and University Employment Increasing,” September 2010, http:// data.bls.gov/cgi-bin/print.pl/spotlight/2010/college /home.htm.

32. Id., p. 8.

33. Id., p. 9.

34. “Employer Costs for Employee Compensation—March 2014,” News Release, June 11, 2014, Bureau of Labor Statistics, U.S. Department of Labor, http://www.bls.gov/news.release/pdf/ecec. pdf.

35. Andrew Martin, “Building a Showcase Campus, Using an I.O.U.,” New York Times, December 13, 2012, http://www.ny times.com/2012/12/14/business/colleges-debt-falls-on-students-after-construction-binges.html?pagewanted=all&_r=0.

36. Id.

37. Id.

38. Id.

39. Michael Grunwald, “The College Loan Bombshell Hidden in the Budget,” Politico, February 5, 2015, http://www.politico.com/ magazine/story/2015/02/the-college-loan-bombshell-hidden-in-the-budget-114930.html#.VOyFMPm3SlI.

40. Id.

41. Id.

42. Scott Jaschik, “Moving Further to the Left,” Inside Higher Education, October 24, 2012, https://www.insidehighered.com / news/2012/10/24/survey-finds-professors-already-liberal-have-moved-further-left.

43. Id.

44. Dalton Conley, You May Ask Yourself: An Introduction to Thinking Like a Sociologist (New York: W.W. Norton & Company, 2013).

45. Daniel B. Klein and Charlotta Stern, Groupthink in Academia: Majoritarian Departmental Politics and the Professional Pyramid, Independent Review, Spring 2009, p. 594.

46. Id.

47. http://www.foxnews.com/us/2015/05/13/liberal-speakers-dominate-college-commencements-says-conservative-group/.

48. Allan Bloom, The Closing of the American Mind: How Higher Education Has Failed Democracy and Impoverished the Souls of Today’s Students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1987), p. 380.

49. Id., p. 382.

第六章 论移民

当移民问题受到关注时，年青一代作为当前最容易受到移民政策不利影响的群体，却往往最容易被忽视。因此，国家有必要在制定移民政策时，充分考虑年轻人和后代的福祉。

两个多世纪以来，美国吸引了来自世界各地的移民。美国公民社会的社会传统和文化价值观作为人类的一座灯塔，曾吸引了数百万人来美国寻求更好的生活。在17世纪和18世纪，欧洲移民来到美国寻求宗教信仰自由。19世纪时，爱尔兰、意大利、德国等国的移民为了逃避饥荒和压迫来到这里；20世纪时，美国欢迎那些躲避共产主义和专制主义的人。然而，已故哈佛大学教授塞缪尔·亨廷顿（Samuel Huntington）博士在他的《谁是美国人？美国国民特性面临的挑战》（*Who Are We? The Challenges to America’s National Identity*，新华出版社，2010年版）一书中谈道，“美国是一个移民国家，一直不断地吸纳外来移民”[注]。可能有人会感到惊讶，过去每一批移民者到来之后，外来特征都会逐渐减弱，而渐渐融入美国的生活方式之中。

例如，1901~1910年，大约有880万人移民到美国。根据美国人口普查局报告，1911~1920年的移民人数达到570万，1921~1930年的移民人数超过400万。[注]20世纪30~70年代相继经历了移民浪潮、融合和同化等阶段。1931~1940年约50万人移民到美国；1941~1950年，移民人数超过100万；1951~1960年，移民人数约为250万；1961~1970年，移民人数约为330万。[注]

然而，今天的移民浪潮不必再经历同化过程。40多年来移民者不断来到美国，数量前所未有，未来也不会停止。仅在2000~2014年这15年

里，美国就批准了1400万新的永久合法移民，另外还有数以百万计的非法移民。[注]移民政策研究所报告，2013年美国人口普查局估计，美国移民人口已超过了4130万，占美国人口总数3.161亿的13%。2012~2013年，非本国出生人口增加了52.3万，占总人口的1.3%。来到美国的移民和他们在美国出生的后代约8000万人，占美国人口总数的1/4。[注]

在《自由和专制》一书中，我阐述了1965年《哈特—塞勒法案》是如何引发的这波移民浪潮。《哈特—塞勒法案》是关于连锁移民体系的法案，专门把橄榄枝抛向公民的家属以及外国居民。这是个不同以往、较为激进的移民政策，也是法律第一次赋予移民通过家庭亲属关系进入美国的权利。已故作家西奥多·怀特（Theodore White）曾经写道："1965年的移民法案彻底改变了以往的模式，这样做可能会改变美国的未来。这是我们伟大社会经历的最宏伟的、最具革命性的也可能是最粗心的法案。"[注]因此，比起之前的移民，随后几年间的移民普遍经济穷困、受教育程度较低，并且没有娴熟的生活技能，而这种模式一直延续至今。[注]

此外，奥巴马总统所执行的单边行政政策，违反了现有移民法，严重削弱了驱逐移民出境的效力。参议员杰夫·赛辛斯（Jeff Sessions）（亚拉巴马州）发布的报告显示，"自从移民和海关执法局（ICE）主管约翰·莫顿（John Morton）发布了所谓的《莫顿备忘录》，豁免了几乎所有非法移民，2014年国内驱逐率下跌了23%，自2011年以来减少了一半。政府不予执行政策的后果是，世界上任何一个试图移居美国的人，包括持有过期签证的人，都可以在美国自由地生活、工作、享受福利，而这一切却是以牺牲美国人的利益为代价的"[注]。事实上，奥巴马在这方面走得更远。在前所未有的违宪法案中，他发布了所谓的《美国居民父母及合法永久居住法案》（DAPA），目的是使近500万非法移民合法化。正如《华盛顿邮报》（*The Washington Post*）所言："奥巴马先生全然不顾国会的意见。"[注]现在，联邦法院应各州要求，暂停了对奥巴

马这一政策的实施。这个问题最终可能会呈递至美国最高法院。

亨廷顿博士称，大量涌入的外来者已经被合理化，在某种程度上，欧洲学者将这种现象提倡和概念化为“社会安全”，试图替那些未被同化并对社会产生有害影响的移民者辩护。它指的是“一个社会在环境变化和可能或实际存在的威胁下，还坚持其本质特征的能力”。“在适合进化的环境下，传统的语言模式、文化、联盟、宗教和民族认同感以及习俗是否能够可持续发展。”亨廷顿博士写道：“最重要的是一个具有身份认同感的民族维护他们的文化、制度和生活方式的能力。”[注]然而对于美国，他补充道：“美国是一个移民和同化的国家，同化意味着美国化。然而现在，移民与以往不同了，相关的制度和流程也不同了；而且，最重要的是，美国也已经不同于以往。”[注]“当前移民同化进程缓慢，且不完整，不同于早期移民的同化。同化不再意味着必然的美国化。”[注]

如果同化不再意味着美国化，那么年轻人和后代将生活在怎样的社会中？

普林斯顿大学教授道格拉斯·马西（Douglas Massey）博士指出，由于移民者持续大量涌入，“对民族特征的判断将会更多地依据移民，而不是依据后代，民族特征将转向正在发展的社会的语言、文化以及生活方式”[注]。因此，没有同化和美国化的移民行为严重削弱了公民社会的民族性、种族性以及宗教团体的隔离性。当一个国家放弃自己的文化而推崇多元文化主义、双重国籍、双语制等机制时，而开始陷入研究数不清的政策和法律，促进和保护小团体的行为，平复他们的无限不满，那么这个国家所面临的问题将毫无悬念地进一步扩大。

移民研究中心（CIS）解释道，2010年大约有4000万合法及非法移民居住在美国，与2000年同比增长了28%。[注]公立学校中1/5（1040万）的学生来自移民家庭。因此进一步推算出，28%的移民者属于非法移民。[注]CBO分析了大赦非法移民的最新政令后，得出结论：2023年

移民人口将增加约1000万（约3%），到2033年时增加约1600万（约4%）。[注]

开放式的移民政策给年轻人和低技能工人，以及受过高等教育的大学毕业生的就业前景带来了负面影响。通常，年轻员工（年龄在16~29岁）会与新移民竞争类似的工作。许多年轻人步入社会后首先开始从事服务员、建筑工人，或者商店收银员等这类工作，这同时也是非法移民寻求的工作类型。你可能会问："怎么会出现这种情况？"毕竟，舆论观点普遍认为，非法移民做的都是美国人不愿意做的工作。例如，美国商会倡导其成员——大部分都是大公司——"在美国本土员工需求量低时，可以降低雇佣标准，充分利用移民劳工"[注]。美国餐馆协会则支持完全降低雇佣标准，部分原因是"美国人不愿意做的工作太多了"[注]。作为自由主义组织的独立研究所坚持认为，"如果低技术移民不做这些工作，那么这些工作就根本不会存在"[注]。这个组织声称移民"不是美国劳动者的代替品"[注]，他们"解放了美国劳动力，他们更有工作效率"[注]。然而事实证明并非如此。

CIS根据联邦政府的统计数据做出解释，美国人口普查局划分出472个职业类型。其中6种是大多数移民（合法或非法）主要从事的工作。这6种职业者约占总劳动力的1%。然而，那些被认为主要劳动力是移民的工作，实际上大部分劳动力还是美国公民。例如，51%的女佣和管家是美国公民，58%的出租车司机是美国公民，63%的屠夫是美国公民，64%的园艺工人是美国公民，66%的建筑工人是美国公民，72%的搬运工、酒店侍者、门房是美国公民，73%的保安人员也是美国公民。[注]

此外，1650万美国公民就业的67种职业中，包含了很大比例的移民劳动力（25%或更多）。[注]换句话说，数以百万计的美国人所从事的工作，却都被大多数人普遍且错误地看作了"移民者工作类型"。这些"外来移民的主要职业"大部分是"不要求正式文凭"的"低薪工作"。值得注意的是，从事"外来移民的主要职业"的美国公民，他们的失业率明显比

从事外来移民占较小比例的职业的美国公民的失业率更高。[注]因此可以得出结论，虽然美国人在移民比例较高的职业中拥有更多的就业机会，但是由于移民人数的大幅增长，更多的美国人，尤其是年轻人和低技术工人，在就业上存在着巨大的压力。

更为巧合的是，2015年4月22日，CRS向参议院司法委员会递交的报告中阐述道，在某种程度上，“1970~2013年，在美国出生的外籍人口数量大概从9740000增加到41348066，增加了31608066，表示这个数字在43年期间增长了324.5%；美国90%的低层纳税人收入在1970年平均水平为33621美元，而到2013年其水平是30980美元，43年间降低了2641美元，下降了7.9%；美国90%的低层收入分配从1970年的68.5%下降到2013年的53.0%，43年间下降幅度为15.5%”[注]。

因此，集权主义移民政策以迎合无止境的合法及非法移民浪潮为中心，虽然声称对美国人收入下降、“贫富差距”扩大等问题深恶痛绝，但在实际上却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据说美国在科学、技术、工程、数学（STEM）等学科的本国毕业生数量的增长速度不能满足市场需求，因此必须进一步开放移民政策，以适应不断增长的高技能和高科技劳动力的需求。尽管这一说法被反复强调，却并不能从根本上改变它虚假的本质。虽然美国的教育系统很平庸，但是证据表明STEM学科的大学毕业生数量足以满足市场需求。哈尔·萨尔兹曼（Hal Salzman）、丹尼尔·库恩（Daniel Kuehn）和B.林赛·洛厄尔（B.Lindsay Lowell）这三位来自经济政策研究所的学者经过一番彻底分析后发现，美国大学科学、技术、工程、数学这四门学科的毕业生中，“每两名学生中就有一名应聘到与专业相关的工作”[注]。

报告又进一步指出：“那些没有从事信息技术领域的计算机科学专业毕业生中，32%认为找不到IT方面的工作，53%认为可以在IT领域之外找到更好的工作机遇。”[注]这三位学者总结道，这种现象表

明："（STEM相关专业）毕业生的供应量大大超过了实际需求。"[注]事实上，尽管联邦政府要求增加拥有高技能以及高科技能力的移民数量，但惠普、思科、联邦快递、宝洁、电信和微软等各大公司最近却大幅度裁员。[注]据人口普查局报告："取得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这四门学科学士学位的毕业生中，74%都没有选择相关专业的职业。"[注]

此外，STEM相关产业的"工资水平比较低"，还"徘徊在20世纪90年代的水平"。[注]这意味着在过去16年里，这些领域的专业人员的工资水平并没有增长。在薪水没有增长的同时，"在过去的10年中外来劳动力数量却有所增加并继续呈上升趋势"[注]。"每年IT领域中，外来劳动力占总体的1/3到一半"[注]。

萨尔兹曼、库恩和洛厄尔得出这样的结论："促进移民浪潮的移民政策将导致劳动者工资始终保持在较低水平，进而导致国内劳动力供应量的大幅增加。"[注]因此，移民政策实际上是在提高高科技劳动力数量，以确保工资保持较低水平。

正规教育系统的另一端，美国劳工统计局（BLS）称高中辍学生"失业率比国家平均水平要高出很多"。2012~2013年，高中辍学生失业率为27.9%。[注]美国移民改革基金会（FAIR）发现，辍学生这个群体"面临着来自非法移民的就业竞争"[注]。"没有取得高中文凭的失业公民数量"增加了18.7%，而外籍公民的失业率减少了24.8%。[注]尽管经济大萧条后社会经济仍处在复苏阶段，"大部分受教育水平低的美国本土劳动力依然找不到工作，雇主们仍然愿意雇佣非法移民劳动力"[注]。

显然，目前的移民政策和趋势给美国年轻人和后代带来了灾难性的影响。

东北大学劳动力市场统计中心的两位学者安德鲁·萨姆（Andrew Sum）和伊希瓦·卡蒂瓦达（Ishwar Khatiwada）解释道，"青少年和年轻

人的就业特别重要，无论从个人还是社会角度来说，都具备经济上和教育上的益处”[注]。这些年轻人高失业率的情况，“减少了生产过程中的劳动力投入，以及美国经济的实际产出水平”[注]。没有工作，年轻人就会失去获得经验的机会，进而导致将来无法谋求高技能工作。事实上，青少年和年轻人的收入“通常用于生成商品和服务的额外消费，从而拉动整个经济的总需求，提高其他成年工人的就业水平”[注]。

此外，在校兼职也能有效地防止高中辍学行为。“许多研究都表明，有校内兼职经验的青少年，尤其是黑人、西班牙裔以及经济弱势的年轻人，高中辍学的可能性低于没有工作经验的同龄人。”[注]

在校兼职对那些没能上大学继续深造的人大有益处。那些上高中时做兼职的人，“特别是那些没能上大学完成四年学业的人，在高中毕业后最初的几年，刚进入职场时不会感到迷茫和不知所措，相对顺利一些”[注]。“那些在工作中获得新技能的人，毕业后进入职场的最初几年，工作时薪都较高。”从长远来看，这些人“毕业8~10年后的年薪将比高中期间没做过兼职的同龄人高很多”[注]。

萨姆和卡蒂瓦达发现，青少年就业与青少年怀孕率和犯罪率降低都有关，尤其是对于男性青少年。简单地说，“男性的高失业率降低了他们的工作经验和未来的潜在收益，从而极易发生犯罪活动”[注]。

失业青年和待业青年还改变了家庭模式。由于这些年轻人没有工作，从而更加难以离开家庭过独立的生活。皮尤研究报告显示，1968~2007年，“仍与父母居住在一起的年轻人比率相对稳定（约为32%）”[注]。但到2012年，36%年龄介于18岁和31岁之间的年轻人还住在父母的家里。[注]这个比率“是40年里的最高值，并且还呈缓慢且稳定的增长趋势”[注]。因此，目前大约有2160万年轻人还与父母同住在一起（2007年时为1850万人）。[注]

公民的整体就业趋势很不乐观。CIS的研究表明，2014年第一季度时年龄介于16~65岁的移民劳动力比2000年多出了570万。相反，2014年第一季度本土出生公民劳动力数量比2000年减少了12.7万人。然而匪夷所思的是，在同一时期，年龄介于16~65岁本土出生的公民总数增加了1680万人。此外，2000～2014年，适龄工作人口数量（16~65岁）增加了2570万（14%）。然而，就业率只增长了4%。难以置信的是，尽管2000~2014年本土出生公民占总人口增长的66%，移民人口却占就业增长的100%。[注]因此，美国劳动人口的增长速度超过了就业岗位的增长速度，移民人口的增加使就业问题更加严峻。

这些数据反映了美国的本土劳动力正在减少的一个大趋势。2000年，大约有4100万美国劳动力（年龄在16~65岁）处于失业状态。2007年，这一数字已升至4820万。2014年，上升到5800万。[注]比起14年前，美国本土出生的劳动力减少了1700万人。劳动力参与率为62.9%（2014年7月），创下自1979年以来的最低值。[注]这意味着只有62.9%，即少于2/3的人口，处于在职状态。

如今，对于所有公民特别是年轻人来说，就业比以往20年的任何时候都要困难。年轻人（1980~2000年出生的人）的总体就业前景不容乐观。2013年10月，FAIR就曾报道，一半的失业工人是年轻人（年龄在16~34岁）。[注]BLS报告称，2012年16~19岁的年轻人劳动参与率仅为34.3%。2002年，这个年龄群体的劳动力参与率为47.4%。[注]BLS预测，到2022年，年龄在16~19岁的群体将只有27.3%处在就业状态。[注]2012年，20~24岁的劳动参与率为70.9%。2002年这个年龄段的劳动参与率是76.4%；到2022年，这个年龄段的劳动参与率将会下降到67.3%。[注]皮尤研究显示，2012年，年龄介于18~31岁的工作人口占63%，但这个数值明显低于2007年相同年龄阶段工作人口所占的70%的比率。[注]

美国公民尤其是年轻人的就业前景和工资水平令人十分沮丧。除此

之外，对移民浪潮不加约束致使这个国家福利系统更加疲惫不堪。米尔顿·弗里德曼博士虽然对开放式移民政策持有同情态度，但是鉴于联邦政府在福利和津贴方面的开销庞大，他也极其坦诚地表示这种政策是不可行的。他解释道："无限的移民来工作是一回事，无限的移民来领取福利则是另外一回事。两者不可兼得。如果你在一个福利国家，在你的国家，任何一个居民无论他是否工作，是否参加生产活动，都被承诺一定有固定收入，或享受社会保障服务。这是绝不可能的事。"[注]除此之外，亨廷顿博士还观察到，"本地公民和外来者之间的区别正明显消失，这表明了政府对于移民所提供的物质福利是最为至关重要的原因。移民之所以想要成为美国公民，不是因为他们喜欢美国的文化和信仰，而是因为他们被政府的社会福利和优惠政策所吸引。如果非公民群体都可以享受到这些福利和优惠政策，那么这些政策对公民所起到的刺激性效用就会渐渐消逝"[注]。当然，也有例外，例如那些来美国是为了躲避迫害和暴政的人。但一个无可辩驳的事实是，越来越多的移民正受到联邦政府的鼓励，被社会福利所吸引来到美国。

美国传统基金会的调查结果更加凸显了这个问题。调查结果显示，"2010财政年度，每户非法移民家庭平均获得24721美元的政府福利与资助。这个数字包括直接收益、低保补助、教育等基础服务项目，但是不包括公共物品的成本、政府债务利息和政府职能的其他支出。相比之下，非法移民家庭平均只缴纳了10334美元的税款。这意味着，非法移民家庭虽然上缴了1美元的税款，却会得到相应2.40美元的福利和服务"[注]。"所有非法移民家庭在2010年共获得937亿美元的政府福利和服务，而只支付392亿美元，因此总体年度赤字为545亿美元。"[注]

根据最近奥巴马违宪的行政赦免，CBO预测，如果实施此项政令，截至2017年，将有200万~250万非法移民"获得延期批准"。因此，多数人将会享受到社会保障、医疗保险以及所得税退税等福利。"那些获得延期批准的人将合法逗留在这个国家，只是名义上没有合法地位。然而，他们可以借此获得工作的权利，大多数人也确实如此。由于这些人

在延迟期间属于合法逗留，如果他们满足了条件，就完全具备接受医疗保险和社会保障福利的资格。”[注]被授予延期和工作许可证的人也有资格获得劳动所得税抵免。[注]因此，已经严重透支的联邦福利系统的境遇雪上加霜。

最糟糕的是，集权统治者和他们的代理人极力追求政治机会主义和种族割据，并以此作为获取和掌握权力的一种手段。[注]他们意图通过违法和违宪的方式达成这些目标，例如奥巴马的行政决策。也有消息称，国土安全部针对新入籍美国人的专门小组为了拉拢大部分新入籍的外国人投票给2016年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正竭尽全力敦促900万绿卡持有者（外国人和非公民）尽快加入美国国籍，借此影响2016年总统大选结果。[注]其他人负责继续编织关于移民浪潮所能带来的经济和社会效益的神话和谎言。这些力量共同推进了移民议程，并且即将取得成功。在分析当前的人口普查数据后，CIS报道，合法和非法移民数量在未来8年将达到5100万这个惊人的数字，即美国人口增长的82%，这意味着移民人口增长速度是本土人口增长速度的4倍。美国人口普查局预测，到2023年移民人口总数将达到人口总数的14.8%，创下最高纪录。[注]

美国人对这些移民政策普遍持有反对态度。根据皮尤研究中心的调查，69%的美国人希望移民率能得到有效控制，这部分美国人中包括72%的白人、66%的黑人以及59%的西班牙裔。[注]盖洛普报告称，2/3的美国人希望减少移民人口数量[注]；路透社调查发现，近3/4的美国人希望减少移民人口数量。[注]

“合众为一”这个词语是美国国徽上的格言。它指的是国家和人民的团结，无论他们来自哪里，最后都要融为一体，秉承独特的美国文化和民族认同感。然而，肆无忌惮的移民浪潮带着对同化的敌意，以民族、种族和宗教的分歧自我隔离，这种行为将美国分解并割裂开来。这显然也给经济发展、就业形式以及政府支出等问题带来了巨大的消极影响。

而承受这一切的最大受害者，仍然是年轻人及其后代。

---

1. Samuel P. Huntington, Who Are We? The Challenges to America’s National Identity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2005), p. 195.

2. U.S. Census Bureau, “Statistic Abstract of the United States, Section 31, 20th Century Statistics, Immigration, by Leading Country or Region of Last Resident: 1901 to 1997,” http://www. census.gov/prod/99pubs/99statab/sec31.pdf.

3. Id.

4. The Honorable Jeff Sessions, “Immigration Handbook for the New Republican Majority,” January 2015, http://www.ses sions. senate.gov/public/_cache/files/67ae7163-6616-4023-a5c4-534c53e6fc26/immigration-primer-for-the-114th-congress.pdf; Steve Camarota and Karen Zeigler, “All Employment Growth Since 2000 Went to Immigrants,” Center for Immigration Studies, June 2014, http://cis.org/sites/cis.org/files /camarota-employ ment_0.pdf (data derived and analyzed from U.S. Census Bureau data collected from 2009 to 2011).

5. Jie Zong and Jeanne Batalova, “Frequently Requested Statistics on Immigrants and Immigra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 Migration Policy Institute, February 26, 2015, http://www.migrationpolicy . org/article/frequently-requested-statistics-immigrants-and -im migration-united-states#Current and Historical.

6. Theodore H. White, America in Search of Itself: The Making of the President 1956–1980 (New York: Warner, 1982).

7. Mark R. Levin, Liberty and Tyranny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2009), p. 151.

8. The Honorable Jeff Sessions, “Immigration Handbook for The New Republican Majority,” January 2015, http://www.ses sions. senate.gov/public/_cache/files/67ae7163-6616-4023-a5c4-534c53e6fc26/immigration-primer-for-the-114th-congress.pdf.

9. Editorial, “President Obama’s Unilateral Action on Immigration has no Precedent,” Washington Post, December 3, 2014, http:// www.washingtonpost.com/opinions/president-obamas-unilateral-action-on-immigration-has-no-precedent/2014/12/03/3fd78650-79a3-11e4-9a27-6fdbc612bff8_story.html.

10. Samuel P. Huntington, Who Are We? The Challenges to America’s National Identity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2005), p. 180.

11. Id., p. 184.

12. Id., p. 185.

13. Id., p. 196.

14. Steve Camarota, “Immigrants in the United States, 2010: A Profile of America’s Foreign-

Born Population," Center for Immigration Studies, August 2012, http://www.cis.org/sites/cis.org/files/articles/2012/immigrants-in-the-united-states-2012.pdf.

15. Id.

16. Congressional Budget Office, "The Economic Impact of S. 744, the Border Security, Economic Opportunity, and Immigration Modernization Act," June 2013, http://www.cbo.gov/sites/ default/files/cbofiles/attachments/44346-Immigration.pdf.

17. U.S. Chamber of Commerce, "Why Our Current Immigration System Does Not Work for the Business Community," http:// immigration.uschamber.com/reforms/why-our-current-immigra tion-system-does-not-work-for-the-business-community.

18. National Restaurant Association, "Ask the Operator," http:// www.restaurant.org/News-Research/News/Ask-the-Operator.

19. Benjamin W. Powell and Art Carden, "Why Is Immigration Illegal Anyway?" Independent Institute, November 20, 2011, http://www.independent.org.

20. Id.

21. Id.

22. Steve Camarota and Karen Zeigler, "Are There Really Jobs Americans Won't Do?" Center for Immigration Studies, May 2013, http://cis.org/are-there-really-jobs-americans-wont-do (data derived and analyzed from U.S. Census Bureau data collected from 2009 to 2011).

23. Id.

24. Id.

25. Author Name Redacted, "Presentation of Data on the U.S. Foreign Born, Average Incomes of the Bottom 90% of Tax Filers, and the Estimated Share of Income Held by the Bottom 90% of the U.S. Income Distribution, 1945–2013," Congressional Research Service, April 22, 2015, http://www.scribd.com/ doc/262874867/CRS-Income-and-Foreign-Born-Population.

26. Hal Salzman, Daniel Kuehn, and B. Lindsay Lowell, "Guest-workers in the High-Skill U.S. Labor Market," EPI Briefing Paper # 359, April 24, 2013, Economic Policy Institute, http://s3.epi.org/files/2013/bp359-guestworkers-high-skill-labor-market-analysis.pdf.

27. Id.

28. Id.

29. Byron York, "Business Pushes Immigration Reform Even as it Lays off American Workers," Washington Examiner, October 3, 2013, http://www.washingtonexaminer.com/business-pushes-immigration-reform-even-as-it-lays-off-american-workers / article /2536800; The Honorable Jeff Sessions, "Immigration Handbook for the New Republican Majority," January 15, 2015,

http://www.sessions.senate.gov/public/_cache/files/67ae7163-6616-4023-a5c4-534c53e6fc26/immigration-primer-for-the-114th-congress.pdf.

30. U.S. Census Bureau, “Census Bureau Reports Majority of STEM College Graduates Do Not Work in STEM Occupations,” Release Number CB14-130, July 10, 2014, http://www.census. gov/newsroom/press-releases/2014/cb14-130.html.

31. Hal Salzman, Daniel Kuehn, and B. Lindsay Lowell, “Guest-workers in the High-Skill U.S. Labor Market,” EPI Briefing Paper # 359, April 24, 2013, Economic Policy Institute, http://s3. epi.org/files/2013/bp359-guestworkers-high-skill-labor-market-analysis .pdf.

32. Id.

33. Id.

34. Id.

35. Bureau of Labor Statistics, “Labor Force Status of 2013 High School Graduates and 2012–2013 High School Dropouts 16 to 24 Years Old by School Enrollment, Educational Attainment, Sex, Race, and Hispanic or Latino Ethnicity,” October 2013, http://data.bls.gov/cgi-bin/print.pl/news.release/hsgec.t01.htm.

36. Eric Ruark, “Generation Jobless—The Unemployment Crisis of Millennials,” Federation for American Immigration Reform, February 2014, http://www.fairus.org/DocServer/research-pub/ Generation-Jobless_Feb2014_rev.pdf.

37. Id.

38. Id.

39. Andrew Sum and Ishwar Khatiwada, “Still Young, Restless, and Jobless: The Growing Employment Malaise Among U.S. Teens and Young Adults,” Center for Labor Market Studies, Northeastern University, January 2004, http://www.aypf.org / publications/stillyoungrestlessandjoblessreport.pdf.

40. Id.

41. Id.

42. Id.

43. Id.

44. Id.

45. Id.

46. Richard Fry, “A Rising Share of Young Adults Live in Their Parents’ Home,” Pew Research Social & Demographical Trends, August 1, 2013, http://www.pewsocialtrends.org/2013/08/01/a-rising-share-of-young-adults-live-in-their-parents-

home/.

47. Id.

48. Id.

49. Id.

50. Steven Camarota and Karen Zeigler, "All Employment Growth Since 2000 Went to Immigrants," Center for Immigration Studies, June 2014, http://cis.org/all-employment-growth-since-2000-went-to-immigrants (data derived and analyzed from Current Population Survey for the first quarters of 2000 and 2014).

51. Id.

52. Bureau of Labor Statistics, "Labor Force Statistics from the Current Population Survey," http://data.bls.gov/pdq/SurveyOut putServlet.

53. Eric Ruark, "Generation Jobless—The Unemployment Crisis of Millennials," Federation for American Immigration Reform, February 2014, http://www.fairus.org/DocServer/research-pub / Generation-Jobless_Feb2014_rev.pdf.

54. Bureau of Labor Statistics, "Civilian Labor Force Participation Rates by Age, Sex, Race, and Ethnicity," December 2013, http:// data.bls.gov/cgi-bin/print.pl/emp/ep_table_303.htm.

55. Id.

56. Id.

57. Richard Fry, "A Rising Share of Young Adults Live in Their Parents' Home," Pew Research Social & Demographical Trends, August 1, 2013, http://www.pewsocialtrends.org/2013/08/01/a-rising-share-of-young-adults-live-in-their-parents-home/.

58. Milton Friedman, "Illegal Immigration, Part 1," Lecture, https:// www.youtube.com/watch?v=3eyJIbSgdSE.

59. Samuel P. Huntington, Who Are We? The Challenges to America's National Identity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2005), p. 219.

60. Robert Rector and Jason Richwine, Ph.D., "The Fiscal Cost of Unlawful Immigrants and Amnesty to the U.S. Taxpayer," Heritage Foundation, May 6, 2013, http://thf_media. s3.amazonaws.com /2013/pdf/sr133.pdf.

61. Id.

62. Congressional Budget Office, "How Changes in Immigration Policy Might Affect the Federal Budget," January 2015, http:// www.cbo.gov/sites/default/files/cbofiles/attachments/49868 -Im migration.pdf.

63. Id.

64. Paul Lewis, “Congressman Warns of ‘Civil War’ among Democrats unless Obama Acts on Immigration,” Guardian, November 3, 2014, http://www.theguardian.com/us-news/2014 / nov/03/luis-gutierrez-obama-civil-war-deportation-immigration; Eric Kayne, “Census: White Majority in U.S. gone by 2043,” NBC News, June 13, 2013, http://usnews.nbcnews.com/_news / 2013/06/13/18934111-census-white-majority-in-us-gone-by-2043.

65. J. Christian Adams, “Homeland Security Working Overtime to Add ‘New Americans’ by 2016 Election,” PJMedia.com, April 23, 2015, http://pjmedia.com/jchristianadams/2015/04/23/ homeland-security-working-overtime-to-add-new-americans-by-2016-election/#ixzz3YEbnp9EV.

66. Steven A Camarota and Karen Zeigler, “Immigrant Population to Hit Highest Percentage Ever in 8 Years,” Center for Immigration Studies, April 2015, http://cis.org/sites/cis.org/files /im migration-population-highest_0.pdf.

67. Pew Research Center, “American Values Survey,” April 2015, http://www.people-press.org/values-questions/q40n/more-restrictions-on-people-coming-to-live-in-our-country/#race.

68. Lydia Saad, “More in U.S. Would Decrease Immigration than Increase,” Gallup, June 27, 2014, http://www.gallup.com/ poll/171962/decrease-immigration-increase.aspx.

69. Alistair Bell, “Americans Worry that Illegal Migrants Threaten Way of Life, Economy,” Reuters, August 7, 2014, http://www. reuters .com/article/2014/08/07/us-usa-immigration-worries-id USKBN0G70BE20140807.

第七章 论环境

你觉得环保运动只是针对清新的空气、纯净的水，以及保护北极熊而发起的运动吗？这样的信息对年轻人极具诱导性，具有巨大的欺骗性和操纵性。

约翰·比尔（John Beale）曾任奥巴马政府环境保护署（EPA）的高级官员，后因欺诈罪被判入狱。他在2009年中期上报国会调查人员，承认曾参与“绿色经济”项目，这个项目是为了“改变资本主义制度的本质”。福克斯新闻报道，“他认为环境管制已经达到了‘极限’，因为资本主义体系的根本动力是为了企业和个人实现成本外部化”[注]。

比尔是众多自封的中央集权者之一，公众很少注意到这类人。他们自认为拥有控制的权力，以专家自居，所关心的议题却远不止洁净的空气和水资源。例如，娜奥米·克莱恩（Naomi Klein），作为一个狂热的反资本主义者以及“关注气候积极分子”，在最近的一次采访中宣称，“资本主义逐渐名誉扫地，视贪婪高于一切……讨论一个很多人都有理由不认同的气候保护系统，是有好处的。我不明白拯救资本主义为什么如此重要。这是一个很破旧的观念……仅仅关注气候是找不到出路的。更多的人认识到有必要转变我们的经济模式……如果我们通过气候问题来促进经济转型，另外一些人需要其他更为紧迫的理由，这可能就会成为一个成功的组合”。克莱恩补充说，“目前的经济系统让绝大多数人感到很失望。（资本主义）也正在对地球的生命支柱系统发起一场战争”[注]。

今天大多数所谓的环保运动已经转化成穷凶极恶的原始派系。在过去的15年里，乌托邦集权主义者的众多信条都集中于所谓的“非增长”运

动。“非增长推崇”源自欧洲，现在已牢牢扎根于美国，正如我对它的界定，美国总统奥巴马也属于其中一员。2008年1月17日，奥巴马明确表示不赞成通过煤炭和燃煤发电厂来生产电力。他在接受《旧金山纪事报》（*San Francisco Chronicle*）采访时说：“你知道，当我之前被问及煤炭问题时……我所计划的碳排放上限与交易机制，一定会使发电效率飙升……”[注]奥巴马补充道，“……所以如果有人想建立一个燃煤工厂，他们当然可以这么做。只是这个工厂势必面临着破产，因为他们将不得不缴纳一笔排放温室气体的巨额罚款”[注]。

非增长推崇者对他们的议程定义如下：“可持续非增长是指，缩小生产和消费规模，提高人类福祉，改善地球生态环境。呼吁未来社会与生态环境共存，通过新的民主制度，使地方资源得到均衡配置。”[注]“这个重要经济战略的目的是，在类似美国这样过度开发的国家中，保护这个星球的未来，不发达国家的安康，甚至是发达国家的病人、焦虑患者以及过度消费者的幸福。”[注]

对于其大量忠诚的支持者和追随者而言，非增长运动已经迅速演变成提倡公共政策的伪宗教活动，令他们为之痴迷。事实上，非增长推崇者坚称，他们的思想意识远不只局限于环境问题，或对资本主义的憎恶，而是一种包罗万象的生活方式和管理哲学。一些主要倡导者认为，“非增长不仅仅是一个经济概念。我们将表明，它是大型阵列的问题、目标、战略和行动所构建的框架。因此，非增长运动已经成为一个能够把批判思想和政治举措结合在一起的融合点”[注]。非增长运动是“社会运动的阐释框架，可以理解为像演员参与集体活动那样所通过的机制”[注]。

非增长推崇者根据他们所认为的公平协议，致力于消除碳能源以及对财富进行的再分配。他们拒绝传统经济的观点，即承认经济增长会普遍提高生活水平，尤其是对于贫困者而言。他们拥护“减少竞争，大规模再分配，共享并减少过度收入和财富”这样的理念。[注]非增长推崇者

希望通过制定新政策，设定“收入的最高限度，或者财产的最高额度，以减弱因为攀比而产生的冲动消费，开放界限（‘无界限’）以减少富裕国家和贫穷国家之间的不平等”[注]。他们支持生态债务概念，要求“北半球对过去和现今在南半球的殖民剥削行为而负责，并对造成的损失进行赔偿”[注]。

法国经济学家、非增长倡导者瑟奇·拉图什（Serge Latouche）声称，“目前，我们正在见证世界上一切事物稳步走向商业化的进程。资本主义认为，市场取决于无限的扩张和支配，遂以商业化的方式向每一个领域延伸，最终将以破坏社会的方式摧毁地球”[注]。他还憎恨能够改善人类生活条件和使社会进步的经济增长和财富创造。“一个基于经济收缩的社会不能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存在。”[注]的确，2014年7月18日，世界上许多极端组织共同签署了《玛格丽塔气候变化宣言》（“改变体制不是气候”），该宣言要求结束“资本主义霸权体系”。[注]

非增长运动“通常的特征是强大的乌托邦维度”。“经济关系基于共享、馈赠和互惠，这个活动中社交关系是核心”是这一运动的基础理念。[注]

为了实现激进平等主义的乌托邦愿景，非增长运动采用诸多策略，例如“另类的建筑、反对派和研究活动；当涉及资本主义时，他们则化身为‘反资本主义’和‘后资本主义’”[注]。非增长推崇者坚持政府应该设立最低工资标准，把每周工作时间减少到20小时。[注]他们显然低估了随后几年内全球人口增加了数十亿这一客观事实，呼吁回归到“20世纪60年代和20世纪70年代的生产水平”，以及“回归小规模农业”。[注]非增长推崇者“要求暂停技术创新、推迟对技术创新成果的深层评估，以及根据新需求对科学和技术研究的重新定位”[注]。让我们设想一下，专制国家以这种旧式独裁方式统治人民将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

我们不必看得太远。1848年，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和恩格

斯宣称：“资产阶级除非对生产工具，从而对生产关系，从而对全部社会关系不断地进行革命，否则就不能生存下去……生产的不断变革，一切社会状况的不停动荡，永远的不安定和变动，这就是资产阶级时代不同于过去一切时代的地方。一切固定的僵化的关系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素被尊崇的观念和见解都被消除了，一切新形成的关系等不到固定下来就陈旧了。一切等级的和固定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一切神圣的东西都被亵渎了。人们终于不得不用冷静的眼光来看他们的生活地位以及相互的关系。不断扩大产品销路的需要，驱使资产阶级奔走于全球各地。它们必须到处落户，到处开发，到处建立联系。”[注]

40年以前，哲学家及作家安·兰德（Ayn Rand）在她的《回归原始：反工业革命》（*Return of the Primitive:The Anti-Industrial Revolution*）一书中，预见性地提出，集权主义者已经改变了他们的阵线。“他们不再信守原来所承诺的集体主义会带来整体富足，也不再谴责资本主义是创造贫穷的罪魁祸首，转而谴责资本主义是创造财富的源头。他们不再承诺带给每个人舒适和安全，转而指责人们太过于追求舒适和安全。”[注]她还写道：“要求‘限制’技术就是要求‘限制’思想。本质，即现实，使得这两个目标无法实现。技术可以被摧毁，思想可以被麻痹，但二者绝不受限制。无论限制与否，思想，而非状态，都会枯萎。”[注]“限制技术需要无所不知，即洞悉未来所有潜在的革新所带来的影响和后果的可能性。缺乏这种全知全能的限制行为，只是试图控制未知，限制新生事物，给未知事物设置障碍。”[注]“停滞不前的技术等同于停滞不前的思想，‘受限制的’的技术等同于审查过的思想。”[注]非增长推崇者希望能够瓦解发达经济，破坏现代化，变富足为稀缺。非增长推崇者作为乌托邦集权主义者，或者我之前所形容的环境主义集权者，为了一个抽象概念中的天堂，拒绝接受经验、知识和科学，并声称已经有所掌握。最为狂热的是，他们的终极目的是革命和转变；环境对于他们的中心任务来说，只是偶然因素，是一个狡猾的手段。大多数美国人不希望重新回归到落后的原始生活方式。

他们享受创业、资本主义以及经济增长所带来的丰厚福利和进步。因此，非增长运动通过政治手段和资金充裕的各种活动，先去鼓吹“人为的全球变冷”，然后转变为“人为的全球变暖”，现在则叫嚣着“人为的气候变化”，以此把他们的议程主流化，进而试图掩盖其反对化石燃料和二氧化碳的异教徒式激进行为。尽管如此，像大多数教条主义者一样，非增长推崇者缺乏耐心，认为革命迫在眉睫，形势必须有所改变。因此，非增长推崇者的议程围绕着歇斯底里的环境末日预言，而只有实施他们宣称的受意识形态驱使的议程才能避免末日灾难。

AEI学者及密歇根大学的经济金融学教授马克·J.佩里（Mark J. Perry）博士，列出了“1970年第一个地球日流传出的18条荒谬至极的世界末日预言”。其中包括西方文明将在15年或30年内灭亡；这个世界不再适合人类居住；未来10年里，每年大概1亿~2亿人死于饥饿。到2000年，世界上大多数人都将食不果腹；到1985年，空气污染将降低地球上的阳光照射率，城市人口需要戴防毒面具；大气中氮含量将至关重要，我们的土地全部都不可耕用；1973年20万纽约和洛杉矶的市民将死于雾霾污染；在1990年之前，世界上的铅、锌、锡、金、银等资源将会消耗殆尽；到2000年，原油资源也将殆尽；2000年后，铜资源将会殆尽；25年后，75%~80%的物种将会灭绝；等等。注

2008年英国南安普顿大学工业测量退休教授约翰·布里涅耳（John Brignell）博士，从新闻报道中整理了一组500多条由“人为全球变暖”导致的危言耸听的流言。我不得不在我的《自由与专制》一书中驳斥了这些荒谬的言论，由于内容过长不便在此赘述。注

在集权主义者所营造的谵妄环境下，安居于联邦政府内的非增长推崇者给社会强加了无限的“改善”规则、规定和强制性的法令，用强制罚款、处罚，甚至监禁的方式来执行这些规定和法令。那些反对政府命令以及挑战他们背后“科学”的人都被看作“气候改变否认者”或“地球扁平论者”，受到嘲笑和排挤。

在过去的几年中，尤其是奥巴马在任期间，联邦政府已经接受了非增长运动的核心观念，并且发布了一连串“主要”规定。这些规定可能会导致“①每年1亿美元的经济波动；②从地理区域来说，对于消费者、个体行业、联邦、州，或当地政府机构，会造成成本或价格的大幅上涨；③对竞争、就业、投资、生产、创新，或美国本土企业与外国企业在国内和出口市场领域的竞争力，都会产生重大的负面影响”[注]。

EPA是联邦政府讨论非增长议程的堡垒。EPA顺应非增长运动的意识形态目标，完全致力于排除以碳为基础的生产资源（如煤炭、石油和天然气）作为相对廉价且丰富的电力和燃料供应来源。近年来，EPA加大监管，致力于削弱这些能源生产。自2010年以来，EPA发布了65项主要法规，影响了各行各业。[注]仅在2014年，EPA就发布了13个主要规定。[注]受影响的行业包括：能源公司（尤其是煤炭公司）、汽车工业、商业和固体废物焚烧业、硅酸盐水泥制造业、远洋船舶、石化公司、航空业、建筑业、房屋建筑商和承包商。[注]2015年，EPA完成了25项主要法规，还计划提出26项新的重要规定。[注]再次受影响的行业包括：能源公司、汽车行业和建筑行业以及农业。[注]美国传统基金会认为，如果美国按照关于减少二氧化碳这一条规定，逐步淘汰极为丰富的煤炭资源，到2038年，全国将减少近60万个就业机会，国内生产总值降低2.23万亿美元。[注]

我们切勿忘记，工业革命之前的几个世纪以来人类的生存环境几乎没有任何改进。加利福尼亚大学历史学家及经济学教授格里高利·克拉克（Gregory Clark）博士做出解释：“1800年，狩猎采集人的寿命在30~35岁。身高作为衡量饮食质量和儿童患病率的标准，石器时代的人类身高要高出1800年的人类身高。”[注]甚至就富裕水平而言，直到18世纪，人们的生活过得还是很清苦。此外，在1800年，“人们只有通过一份烦闷的苦差事才能获得适度舒适的生活”[注]。

如今的美国，甚至贫困家庭的生活水平都比人们普遍认为的要好得多。这并不是说他们没有为生活而努力奋斗，或是刻意淡化生活的艰辛。但是我们必须要了解到，这些统计工作的大部分是由联邦政府来完成的。例如，传统基金会最近的一项研究发现，美国不存在普遍饥饿问题，尽管媒体和其他群体，包括那些非增长推崇者，对此有自己的见解。“美国农业部在对家庭食品安全进行调查时，收集了关于这些主题的调查数据。2009年，调查显示，96%的贫穷父母声称他们的孩子这一年时间里没有挨过饿，尽管他们买不起食物；83%的贫困家庭声称有足够的食物吃；82%的贫穷成年人称，即便缺乏食物资金，但在之前一年的任何时候从未挨饿过。其他政府调查显示，贫困家庭的孩子和中产阶级家庭的孩子对蛋白质、维生素、矿物质的平均消费水平近乎相同，并且在大多数情况下这些孩子的营养标准远高出标准指标。”(注)

另外，“一年内，4%的穷人暂时无家可归。只有9.5%的穷人生活在移动房屋或拖车内，49.5%住在独栋房屋或联排房屋内，40%住在公寓中。实际上，42%的贫困家庭拥有自己的住宅。只有6%的贫困家庭居住条件过于拥挤。2/3以上的家庭平均每人拥有两个房间。绝大多数的穷人房屋或公寓维修属于良好情况”。由此可以得出结论，“通过他们自己的报告，平均下来，每个穷人都有足够的资金来满足所有基本需求，也可以在需要的时候为家庭成员获取全年的医疗照顾”。(注)

传染病和其他疾病已经蔓延整个人类的历史。虽然许多疾病仍然困扰着人类，在治疗或消灭多种病菌方面，我们取得了巨大的进步。但这种进步并不是通过自认为善意的意图和财富重新分配政策而奇迹般地发生的。虽然公共卫生行动对其做出了显著贡献，但是现代医学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是得益于由碳资源等丰富的能源所推动的科学力量。

芝加哥大学历史学教授肯尼斯·彭慕兰（Kenneth Pomeranz）博士解释道，欧洲工业革命的技术突破，明显是基于丰富的煤资源可使用的自然属性。他声称：“因此把煤炭的开采和使用看作欧洲技术优势似乎就

合乎情理了，煤炭资源是本地矿产资源，对19世纪的突破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不同于纺织品）并且不依赖于海外资源便可实现丰富发展。”[注]1800年的经济学家认为，如果没有工业革命的技术奇迹，人类发展早已经达到了极限。“在1800年之前，所有社会都不得不建立在一片固定的土地区域上，依靠可再生资源生产食品、能源、原材料等资源。欧洲和亚洲的‘先进有机技术’到1800年时也达到了其自然限制。”[注]如果没有“丰富的煤炭资源以及新世界对其他资源的宽松政策”，工业革命的技术发展根本不可能实现。[注]例如，“英国的煤炭产量将从1815~1900年增加14倍，但是糖的进口量同期大约增长了11倍，棉花进口量增加了令人震惊的20倍”[注]。因此，经济学家总结道，“欧洲的飞跃主要是因为煤炭储量对人口中心的供给”[注]。此外，“欧洲对于美洲广阔的土地资源触手可及，也可暂时缓解生态约束，通过跨越大陆实现大量食品和原材料的获取”[注]。

作为丰富、有效的资源，煤炭结合以现代市场为基础的资本主义制度，使穷人相较于其他群体更为受益。彭慕兰博士补充道：“非技术性劳动力比其他工种劳动力获得了更多收益。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阐述了他们的悲观预言……对于非技术性工人命运的观点错误至极。”[注]从1815年开始，“英格兰农场工人和城市非技术工人的实际工资水平，已经开始了不可阻挡的上升态势，并且随即带动了财富创造”[注]。

克拉克博士还指出，相比较而言，女性群体尤为受益于工业革命。“收入的增加将生产重心从农业等行业（对力量有所要求）转向了生产及服务行业（对灵活性有更高要求）。”[注]

资本主义为人类和社会带来进步的实例不胜枚举。在《自由与专制》中，我做出过解释：“自工业革命以来，科学和技术的进步，给人类带来了巨大益处。自来水和室内管道系统让千家万户都能用上淡水，

而污水通过输水管道、水井、水坝以及污水处理系统得到妥善处理；土地得到灌溉、施肥，进而保证了更加稳定、充足的粮食供应；对煤、石油、天然气等自然资源的有效利用，使得房屋、医院、学校、企业以及汽车、卡车和飞机的燃油供给都得以运转；交通道路网推进了移动化、商业化和同化；医疗设备的发明以及化学物质的发现提高了生活质量。”[注]

二氧化碳是光合作用的天然副产品。它从来都不是一种污染物。《净化空气法案》中并没有把二氧化碳列为污染物。事实上，二氧化碳占温室气体的极小一部分（水蒸气是最主要元素），温室气体的排放量占整个大气层的比率还不到2%。[注]如果没有包括二氧化碳在内的温室气体，温度会骤降，地球会冻结，海洋也会结冰，生命将不复存在。生态学家及绿色和平组织的创始人之一——帕特里克·摩尔（Patrick Moore）博士和其他众多专家看法一致，坚持认为：“没有科学证据能够证明，人类排放的二氧化碳是造成地球温度在过去的100年内轻微升高的主要原因。如果有任何证据，都会留存下来，以供世人鉴证。科学上并不存在实际的证据。”[注]摩尔博士不是唯一持有此观点的人。还有其他3万多名专家也持相同观点。[注]

不论怎样，在国会依据《净化空气法案》（国会于20世纪70年代制定）的授权下，EPA狂热地滥用其监管权力。《净化空气法案》的制定最初是为了限制实际污染物的排放。此项法案在美国最高法院庇护下，多次违反法律，制定了大量烦琐的规定，企图清除为千家万户和企业提供能源的工业企业。[注]

因此，在2013年、2014年和2015年，EPA发布了（或计划发布）一系列法规，旨在摧毁煤炭工业，缩小石油和天然气工业。其中第一项条例，即“新源性能规则”（NSPS），要求美国每一家新建的燃煤电厂必须使用昂贵且未经证实的技术以减少碳排放量。[注]由于实现这种技术的成本过高，导致大多数燃煤发电厂无法成立。美国目前只有一个燃煤发

电厂正在建设中，由于高昂的成本，工程也不得不暂时搁浅。[注]

第二项条例，即“现有源性能规则”（ESPR），给包括以煤炭作为燃料在内的电厂设置了不合理的高排放标准。[注]这条规则旨在迫使目前使用煤和天然气等碳资源的电厂，向消费者收取越来越高的费用，最终将导致这些能源公司失去市场。

这些法规给加拿大带来的影响尤为严峻。安大略省的居民担负着巨幅上涨的电力成本。《金融邮报》（*The Financial Post*）报道，“安大略省消费者的平均电力费用从780美元上升到1800多美元，而且还将继续上涨”。电力费用的增加是由于执政党以“风能、太阳能和生物质能等再生能源取代化石燃料来发电”[注]。然而，依赖可再生能源又引发了一系列新问题。“连接风能和太阳能发电机的输电线路成本需要花费数十万美元。同时，风能和太阳能并不太稳定，需要备用发电设备，这需要建设新的天然气电厂。”新电厂的建设导致了政府的无效投资。“燃气电厂本身成为政府进一步干预的目标，引发了10亿美元的天然气厂丑闻。”[注]

第三项条例，即“绿色能源计划”，对甲烷排放设置了严格限制，目标针对包括水力压裂在内的石油和天然气生产，其生产过程是使用高级技术从页岩中提取天然气。[注]甲烷是比二氧化碳更小的温室气体元素。每当美国即将实现能源独立这个半世纪前的旧目标时，EPA都以发展进步为名，阻碍产业、创新和技术发展。尽管EPA最近的研究发现，“没有证据表明这些机制对美国饮用水资源产生了广泛、系统性影响”，但是它仍然在不遗余力地继续阻碍发展的行为。[注]

EPA的这些规定只是政府计划逐步淘汰碳作为能源所采取的诸多措施中的最新举措。该机构长期致力于利用高压政策通过限制工业化制定非增长的主要议程，提高能源生产和使用的成本，并最终降低美国人的生活质量和水平。照此推测，地球很可能会因为美国人的资本主义奢侈

行为而毁于一旦。事实上，非增长推崇者将这项工程称为“能源行动计划”。这些计划只是更为广泛的社会改造计划的“过渡”部分。[注]非增长运动制订了众多行动计划，包括“脱离经济制度定位碳价”“从能源过度社会向能源健康社会转型”“建立‘新绿色交易’”，以及“快速重新定位经济”，而过渡工程只是其中之一。[注]

当然，如果这个计划的目的是为了重塑现存社会和经济，非增长推崇者不能仅仅是为了能源生产和使用，而去限制他们的要求、计划和干预措施。他们的目的也并非仅限如此。例如，非增长者通过EPA利用联邦法律滥用职权，如1972年的《清洁水法案》（*Clean Water Act*）。[注]根据宪法，国会仅有权监管州际贸易，以及用于跨境商业的水路渠道。该法案明确承认，各州管辖其界内水域，坚持认为国会将继续“识别、保存和保护各州的主要责任”[注]。但是EPA公然发布了一项条例，要求监管几乎所有水域，无论是主河道还是支流，并以此扩大“适航水道”的范围。[注]这项条例要求包括农民、牧场主以及房主在内的任何业主，只有支付高额费用获得联邦政府许可之后，才能从事商业活动。毫无疑问，他们的池塘、湖泊或河流等私有财产因此会受到一定影响。

很显然，非增长运动的目的不是采取合理的保护措施，通过可行政策最大限度地减少污染，或防止自然栖息地和生态系统遭到无端破坏。兰德认为，事实情况是，环境集权主义者以及他们想要进行改革的第一个目标和受害者就是“年轻人、怀揣理想的人和穷人”。“年轻人在大学努力拼搏；年轻夫妇投资金钱和时间，计划着未来；年轻男女为了事业而努力；艺术家、作家、作曲家苦于如何在不荒废自身才能的前提下，解决谋生问题；任何有人生目标的人——例如，人群中的佼佼者，对于他们来说，时间是无价的商品，需要以最大激情去精心规划。电动过滤器、冷冻食品、洗衣机等节省劳动力的设备能给他们带来很大益处。如果这类设备的发明和生产被生态革命所阻碍，这将是针对人类最黑暗的罪行之一。受害者的需求被轻视，意见被忽略，只能独自承受苦难，直

至后世发现（然而到那时也已经无可挽回了）。”[注]

---

1. “Ex-EPA Official Told Lawmakers of Project to ‘Modify the DNA’ of Capitalism,” January 22, 2014, Fox News, http:// www.foxnews.com/politics/2014/01/22/ex-epa-official-told-lawmakers-project-to-modify-dna-capitalism/print; John Beale, “Deposition of John C. Beale,” Committee on Oversight and Government Reform, U.S. House of Representatives, December 19, 2013, http://oversight.house.gov/wp-content/ uploads/2014/01/Beale-Deposition.pdf.
2. Naomi Klein, “Naomi Klein Says Climate Activists Need to Get Comfortable Attacking Capitalism,” Grist.org, October 9, 2014, http://grist.org/climate-energy/naomi-klein-says-climate-activists-need-to-get-comfortable-attacking-capitalism/.
3. Barack Obama, Interview with San Francisco Chronicle Editorial Board, January 17, 2008, https://www.youtube.com/ watch?v=HlTxGHn4sH4.
4. Barack Obama, Interview with San Francisco Chronicle Editorial Board, January 17, 2008, https://www.youtube.com/ watch?v=DpTIhyMa-Nw.
5. Degrowth.org, “Definition,” http://www.degrowth.org/defini tion-2.
6. Clubfordegrowth.org, “Our Philosophy,” http://clubfordegrowth. org /our_philosophy/.
7. Federico Demaria, Fraccios Schneider, Filka Sekulaova, and Joan Martinez-Alier, What Is Degrowth? From Activist Slogan to a Social Movement, Environmental Values 22 (2013): 191–215, White Horse Press.
8. Id.
9. Id.
10. Id.
11. Id.
12. Serge Latouche, “The Globe Downshifted,” Le Monde Diplomatique—English Edition, January 13, 2006, http://monde diplo.com/2006/01/13degrowth.
13. Id.
14. Social PreCOP Preparatory Meeting, “Margarita Declaration on Climate Change,” July 15–18, 2014, http://www.precopsocial. org/sites/default/files/archivos/margarita_declaration_on_cli mate _change.pdf.
15. Federico Demaria, Fraccios Schneider, Filka Sekulaova, and Joan Martinez-Alier, What Is Degrowth? From Activist Slogan to a Social Movement, Environmental Values 22 (2013): 191–215, White Horse Press.
16. Id.

17. Mackenzie Mount, “Green Biz: Work Less to Live More,” http:// www.sierraclub.org.
18. Serge Latouche, “The Globe Downshifted,” Le Monde Diplomatique—English Edition, January 13, 2006, http://monde diplo.com/2006/01/13degrowth.
19. Id.
20. Karl Marx and Friedrich Engels, The Communist Manifest (Lon-don: Soho, 2010), p. 21.
21. Ayn Rand (Peter Schwartz, ed.), Return of the Primitive—The Anti-Industrial Revolution (Meridian [Penguin], 1999), pp. 281, 282.
22. Id., p. 285.
23. Id., p. 286.
24. Id.
25. Mark J. Perry, “18 Spectacularly wrong Apocalyptic Predictions Made Around the Time of the First Earth Day in 1970, Expect More this Year,” American Enterprise Institute, April 21, 2014, http://www.aei.org/publication/18-spectacularly-wrong-apocalyptic-predictions-made-around-the-time-of-the-first-earth-day-in-1970-expect-more-this-year/print/.
26. John Brignell, “A Complete List of Things Caused by Global Warming,” Numberwatch, July 16, 2008, http://www.number watch.co.uk/warmlist.htm; Mark R. Levin, Liberty and Tyranny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2009), pp. 140–143.
27. Executive Order No. 12,291, 46 Fed. Reg. 13,193 (1981).
28. Regulatory Development and Retrospective Review Tracker, “Archived Rulemakings,” http://yosemite.epa.gov/opei/ RuleGate.nsf/content/archivedrules.html?opendocument; Regulatory Development and Retrospective Review Tracker, Rulemakings by Phase: Final Rule Published, http:// yosemite.epa.gov/opei/RuleGate.nsf/content/phasesfinal. html?opendocument.
29. Id.
30. James E. McCarthy and Claudia Copeland, “EPA Regulations: Too Much, Too Little, or On Track?” Congressional Research Service, July 8, 2014, https://fas.org/sgp/crs/misc/R41561.pdf.
31. Regulatory Development and Retrospective Review Tracker, “Rules by Projected Publication Date,” http://yosemite.epa.gov /opei /RuleGate.nsf/content/upcoming.html? opendocument.
32. Id.
33. Nicolas Loris and Filip Jolevski, “EPA’s Climate Regulations Will Harm American Manufacturing,” Heritage Foundation, Issue Brief, March 4, 2014, http://thf_media.s3.amazonaws. com/2014/pdf/IB4158.pdf.
34. Gregory Clark, A Farewell to Alms, A Brief Economic History of the World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7), p. 1.

35. Id.

36. Robert Rector and Rachel Sheffield, “Understanding Poverty in the United States: Surprising Facts About America’s Poor,” The Heritage Foundation, September 13, 2011, http://thf_media. s3.amazonaws.com/2011/pdf/bg2607.pdf.

37. Id.

38. Kenneth Pomeranz, The Great Divergence: China, Europe and the Making of the Modern World Economy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0), p. 61. Also See Gregory Clark, A Farewell to Alms, A Brief Economic History of the World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7), p. 260.

39. Gregory Clark, A Farewell to Alms, A Brief Economic History of the World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7), p. 260.

40. Kenneth Pomeranz, The Great Divergence: China, Europe and the Making of the Modern World Economy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0), p. 283.

41. Id., pp. 283–284.

42. Gregory Clark, A Farewell to Alms, A Brief Economic History of the World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7), p. 260.

43. Id.

44. Id., p. 272.

45. Id., p. 260.

46. Id., p. 277.

47. Mark R. Levin, Liberty and Tyranny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2009), pp. 125–126.

48. Nicolas Loris, “Man’s Contribution to Global Warming,” Daily Signal, March 27, 2009, http://dailysignal.com/2009/03/27/man % E2%80%99s-contribution-to-global-warming/.

49. Statement of Patrick Moore, Ph.D., Before the Senate Environ-ment and Public Works Committee, Subcommittee on Oversight, February 25, 2014, http://www.epw.senate.gov/public/index. cfm?FuseAction=Files.View&FileStore_id=415b9cde-e664-4628-8fb5-ae3951197d03.

50. Diane Bast, “30000 Scientists Sign Petition on Global Warm-ing,” Heartlander.org, July 1, 2008, http://news.heartland.org/ print /23387.

51. Massachusetts v.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gency, 549 U.S. 497 (2007).

52. Standards of Performance for Greenhouse Gas Emissions for New Stationary Sources: Electric Utility Generating Units, 79 Federal Register 1430.

53. Eileen O’Grady, “Southern Co. Delays Advanced Coal Plant to 2015 Amid Rising Costs,” April 29, 2014, http://www.Reuters. com.

54. Carbon Pollution Emission Guidelines for Existing Stationary Sources: Electric Generating Units, 79 Fed.Reg. 34830.

55. Parker Gallant, “Ontario’s Power Trip: Irrational Energy Planning Has Tripled Power Rates under the Liberals’ Direction,” Financial Post, June 2, 2014,http://www. financialpost.com.

56. Id.

57. The White House, Office of the Press Secretary, “Administration Takes Steps Forward on Climate Action Plan by Announcing Actions to Cut Methane Emissions,” January 14, 2015, http://www.whitehouse.gov/the-press-office/2015/01/14/fact-sheet-administration-takes-steps-forward-climate-action-plan-anno-1; Coral Davenport, “Obama Is Planning New Rules on Oil and Gas Industry’s Methane Emissions,” New York Times, January 13, 2015, http://www.nytimes.com/2015/01/14/us/ politics/obama-adminis tration-to-unveil-plans-to-cut-methane-emissions.html?_r=0.

58. http://www2.epa.gov/sites/production/files/2015-06/documents / hf_es_erd_jun2015.pdf.

59. TransitionNetwork.org, “Energy Descent Action Plans,” https:// www.transitionnetwork.org/.

60. TransitionNetwork.org, “Policies for Transition,” https://www. transitionnetwork.org/.

61. Federal Water Pollution Control Act (the “Clean Water Act”) 33 U.S.C. §§ 1251–1387.

62. 33 U.S.C. § 1251(b).

63. Definition of “Waters of the united States” under the Clean Water Act, 79 Fed.Reg. 22188.

64. Ayn Rand (Peter Schwartz, ed.), Return of the Primitive—The Anti-Industrial Revolution (Meridian [Penguin], 1999), pp. 288– 289.

第八章 论最低工资标准

有人呼吁国家应该设立最低工资标准，并不断要求提高其标准。这一举措看似极富同情心，但已有具体证据可以证实，对于低收入人群或非熟练工人，尤其是年轻人来说，最低工资标准的设立会完全扼杀掉他们的职业生涯。

2015年3月，长期失业者的人数（失业时间达27周以上）达到260万人[注]，由于“经济原因”而从事兼职工作的人数达到670万（不是自愿选择做兼职的人，或“非自愿兼职员工”）。[注]从历史角度来看，非自愿兼职员工的数量惊人。在1990年，大约有480万人被认为是“非自愿兼职员工”。[注]于2014年5月完成的一项失业者民意调查显示，47%的失业者已经“完全放弃”找工作了。[注]

2015年3月，劳动力参与率——16岁以上的就业人口比例——达到了62.7%。[注]相比之下，1990年的劳动力参与率是66.8%。[注]劳动力参与率能够反映出实际工作和纳税人口的比例。失业率则反映的是正在积极寻找工作的人口比例，而非那些已经放弃寻找工作的人口比例。联邦政府将失业定义为“无业人员、求职人员、即刻可上岗人员”。[注]

根据参议院预算委员会的一项分析，截至2014年9月26日，年龄介于25~54岁的美国人口中，近1/4处于失业状态。从这个绝对数值来看，我们可以理解为美国人口中有2890万人处于失业状态，9560万人处于在职状态。[注]

造成美国劳动力人口减少的原因有很多。首先，美国人口已步入老龄化阶段。执政者一代作为最大的人口群体，正逐渐走向老龄化和退休

阶段。更多人口已经力不从心，无法胜任工作。其次，正如最近一项长期失业者民意调查显示，许多失业人口已经放弃寻找工作。尽管他们渴望并且也有能力找到工作，但是由于就业前景而变得灰心丧气。年青一代面临的劳动力萎缩问题尤其严峻。在新老交替过程中，越来越多的工作正在消失。很多企业考虑不再雇用新员工。稀缺的工作机会则代表了实际的就业量减少。如第六章所述，规模空前的合法与非法移民浪潮，减少了美国公民，尤其是年轻人的就业机会。我们在第七章中也了解到，政府的逆生长议程对于年轻人造成的影响也难辞其咎。

2015年3月，青少年失业率为17.5%。[注]而对于普通人群，白人的失业率是4.7%；非洲裔美国人的失业率是10.1%；西班牙裔的失业率则是6.8%。[注]因此年轻人的处境比起他们的父母和祖父母更为糟糕。凯业必达的一项调查表明，“虽然年龄介于55~64岁人口所从事的工作数量从2007年至2013年增长了9%，但是25~34岁这个年龄阶段从事的工作数量仅仅增长了3%”[注]。换言之，这两个数值“可以理解为分别增加了190万个工作岗位和11万个工作岗位”[注]。

2015年3月，大约有210万人“处于待业阶段”。[注]这表明，在过去的一年期间，失业人士有工作意向，并一直在寻找工作。这些人之所以被称为“待业”，是因为他们在“（就业）调查前4周，并没有找到工作”。[注]

对于年轻人来说，获得一份初级工作是成为一名成年人的必要阶段。一份有收入的工作不仅会使年轻人产生责任感和自我价值感，还可以贴补家用，养家糊口。然而，对于年轻人来说，想要获得一份工作是极其困难的。

根据美国总统奥巴马所说，联邦承包商把员工每小时最低工资从7.25美元增加到10.10美元，“数百万美国人将立即脱贫。这将帮助数百万人摆脱贫困——不用征收新税或占用一部分预算”[注]。奥巴马的一贯

作风是将反对党妖魔化，形容那些反对者为“不和谐且认为政治优于工作的美国人”[注]。他坚持认为，“最低工资是确保劳动者在退休后衣食无忧的政策”[注]。但是迫使雇主付给非技术或低技能员工更高的薪水——其中许多员工都是年轻人，这个举措反而比其他经济和社会政策更有碍于员工保留和招聘工作。

让我们思考一个基本经济事实。如果员工原本赚7.25美元，而政府要求他们的工资一夜之间达到每小时10.1美元（甚至每小时15美元），所上涨的工资部分必定有其来源。例如，如果一个餐厅有20名员工，需要给某些或全部员工每小时多支付近30%的薪水。那么出于对这部分支出的考虑，餐厅可以通过以下方式来节省开支：出售更多的食物，增加食物的价格，减少员工的工作时间，减少员工数量，或者解雇当前员工。

此外，由于大多数年轻人是最有可能寻找低技能工作的群体，因此，提高最低工资标准会给年轻人就业带来直接的不利影响。[注]对于大多数青少年来说，他们的第一份工作往往开始于当地的快餐店、保龄球馆或百货商店。因此，政府要求雇主支付固定的薪水，会减少美国青少年获得初级工作岗位的机会。[注]专业性工作的应聘条件需要医疗、法律或工程等学位，不受最低工资上调的负面影响。这种工作需要的是专业技能，这些技能会转化为更高的工资。当政府提高最低工资标准以后，年轻人和初级员工所从事的低技术和非技术的低端工作，往往最容易受到冲击。

在美国，“最低工资”的概念源自20世纪早期进步运动所提出的政策。[注]最低工资法律的最初构想，是为员工设定一个最基本的工资水平。第一批最低工资法律的主要适用对象是劳动力中的妇女和儿童。[注]美国各州相继实施了第一批工资法，应用于如服装工人等特定的行业。犹他州首先开始设定适用于所有行业最低工资的统一比率。[注]然而这些法律很快就遭到企业主的反对。1923年，美国最高法院宣布这些法律违

反宪法。

在艾德金斯诉哥伦比亚区儿童医院一案中，法院认为哥伦比亚特区的最低工资法违反了联邦宪法，裁定最低工资法违反了联邦宪法中保障合同自由的有关正当程序条款。具体来说，此法过度阻碍了个人签订自由合同的权利：

> 双方有合法权利与另一方自由签订合同，提供与服务等价的价格，在双方自愿的条件下，建立完全私有的雇佣关系，尽管结果可能迫使一方任由差遣，而另一方免除接受雇佣者提供的满意服务。[注]

许多早期的最低工资法由于这一决定而受到影响。1991年所做的一项研究表明，截至20世纪20年代末，“17条原有最低工资法中，7条被宣布违宪，5条被废止或不执行”[注]。

随着经济大萧条的爆发以及新政的问世，呼吁联邦最低工资标准应用于所有行业的活动也随之展开。1936年美国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Franklin Roosevelt）获得连任后不久，就开始以公开方式对最高法院施加不当影响。早期法院宣布新政的某些部分违反了联邦宪法，此举引起了罗斯福的愤怒，他威胁要聚众弹劾法院。然而，就连国会中和他同一党派的成员也曾反对他的观点，虽然罗斯福从来没有真正实施过具体行动，但是他的恐吓达到了预期效果。1937年，法院改变了对最低工资所持的立场，维护了华盛顿州的最低工资法。[注]

此后，在罗斯福的敦促下，美国国会颁布了《公平劳动标准法案》（FLSA），设立了25美分的最低工资标准。[注]该法案适用于“从事州际贸易商品生产的员工”。[注]这一条款相对公开透明地试图降低宪法对于合同双方之间的私人商业侵权的担忧，提出国会有权规范各州之间的贸易往来。最低工资法目前已经得到普及，联邦、州及地方政府官员不断致力于提高各自辖区的最低标准。

《公平劳动标准法案》所设立的最低工资标准在实施之后，并没有如预期的那样减轻贫困或是创造就业机会，反而扩大了大萧条带来的影响。经济学家哈罗德·L.科尔（Harold L. Cole）和李·E.奥海宁（Lee E. Ohanian）发现，“提高的工资直接降低了经济领域中联营行业的就业率，还通过一般均衡效应降低了非联营行业的就业率”[注]。他们总结道，“如果没有实施这些政策，那么经济原本可以更快地从萧条中复苏过来”[注]。最低工资标准的设立阻止了雇主们在遇到经济低迷时通常的做法：普遍降低工资，以避免裁员。为了保持最低工资水平，雇主被迫裁员，或者不再招聘新员工，或者两者兼而有之。科尔和奥海宁指出，这不仅影响了《公平劳动标准法案》监管下的特定行业，而且还影响了整个经济，从而延长了大萧条的影响时间。

尽管如此，联邦政府把联邦最低工资提高到了最初的22倍。目前最低工资为每小时7.25美元，并且还有望增加到10.10美元。[注]2013年，劳工统计局报告，7950万名16岁以上的工人按时计薪，占全体工人的58.8%。约150万名工人赚取联邦最低工资（每小时7.25美元）。[注]尽管赚取联邦最低工资的人群仅仅代表一小部分劳动力，员工的年龄越低，他的就业状况越有可能受到最低工资标准的危害。

需要特别注意的是，大多数接受最低工资标准的劳动者都是年轻人。25岁以下的年轻劳动者大约占总体劳动力的20%，约占获得联邦最低工资劳动力的50%。[注]20%左右的青少年劳动力赚取最低工资，相比之下，25岁以上赚取最低工资的劳动力仅占3%。[注]此外，大约有10%的兼职劳动者和大约2%的全职劳动者赚取最低工资。[注]

即便如此，奥巴马以及其他人给众人制造了一个假象，即那些挣最低工资的人大部分都担负着家庭开销的重任。据称，最低工资使数百万人口脱离了依靠救济的生活。在下达提高最低标准行政命令的授权仪式上，奥巴马被享有最低工资标准保障的成年劳动者簇拥。他说道，“我邀请了一些朋友，他们的生活会因为我们提高了最低工资标准而提

高……像大多数与他们处境相同的工人一样，他们已经不再是青少年。这些年龄超过35岁的成年人中，大多数人承担着抚养子女的责任。这些全职工作的美国人往往支撑着一个家庭，如果最低工资水平能够与我们的经济生产力保持统一步调，他们的时薪早已超过10美元”[注]。

奥巴马表示，国会每一次致力于提高最低工资标准的失败，都会导致人们本就贫困的生活条件进一步恶化。“国会每次的失败等于200美元的减薪。这相当于一个月的生活用品开销，或者两个月的电费。很多家庭的生活状况不可避免地受到影响。”[注]当然，他没有提到任何关于无数年轻人因此而失去工作，或者因为提升了工资标准而被排挤出就业市场的结果。

经济学家使用不同类型的模式评估了最低工资标准的实施对经济产生的影响（术语“模式”是指应用以及分析既定数据的方法）。首先这些模式中最基本的就是竞争模式（或者称为新古典模型），演示了当政府建立的最低工资标准高于市场工资时，将会增加企业的生产成本，引发对整体经济的二次影响。[注]加利福尼亚大学经济学教授大卫·纽马克（David Neumark）博士以及美联储政策专家威廉·L.沃斯切尔（William L. Wascher）在他们所著的《最低工资》（*Minimum Wages*）一书中解释道，首先，“产品价格上升，而对它的需求下降，就会导致产量下降（‘规模效应’）”。其次，“高工资导致（企业）在生产过程中用资本代替劳动力（‘替代效应’）。因此，对劳动力的需求下降”。[注]对劳动力的负需求“明确地只适用于低技能工人，他们的工资是按照最低工资标准直接提高的”[注]。换句话说，在基本的竞争模式下，产品成本自然增加（无论是汉堡还是糖果）。而当最低工资标准提高时，非熟练和低技能工作将会消失。

现在应该明确的是，最低工资标准提高时企业会随之做出相应的调整。卡托研究所学者马克·威尔逊（Mark Wilson）解释道，“所有的经济学家都认为，在最低工资标准上调后，企业将会做出调整以适应更高的

劳动力成本”。“从长远来看，更高的成本将会由一部分人来承担，唯一的问题是到底会落在谁的肩上”。[注]

西雅图塔科马地区位于西雅图市郊，从2014年1月1日开始，这个地区一部分服务行业员工的最低工资上调为每小时15美元。2014年2月，《西雅图时报》（*The Seattle Times*）报道：“在国际大道外的克拉丽奥酒店商圈，一家餐厅已经关闭，取而代之的可能是一个员工简单的咖啡馆……其他商家也纷纷做了相应的调整。西雅图塔科马地区的一些企业削减了员工福利。当一位酒店员工被问及是否因增加了最低工资而感激时，他回答说：‘我失去了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带薪假期以及休假。’据说，过去酒店会向员工提供一日三餐。现在员工必须自己解决膳食问题。酒店还减掉了可以挣加班费的加班机会。一位兼职女服务员说，‘我现在的收入是每小时15美元，但是小费比过去少很多’。”[注]

经济学家纽马克和沃斯切尔（Neumark & Wascher）经过几十年的研究，分析了最低工资标准的作用以及用于分析其经济影响的各种模式。他们得出的结论是，“基于我们近20年对最低工资标准研究得出的结果，以及来自其他人研究得出的证据，我们发现，难以有良好的经济理论来支持更高的最低工资标准”[注]。几十年间所进行的大量经济研究是“相当明确的——最低工资标准降低了低技术工人的就业机会”。“当研究侧重于最低工资带来的直接影响时，发现其副作用更为严重”[注]。

此外，低技能工作的薪水由供给和需求决定，而非“雇主随心所欲”。[注]“当最低工资标准既帮不到低收入家庭，也无法减轻贫困水平时，我们很难想出一个令人信服的理由，来为提高最低工资标准而辩护。”[注]纽马克和沃斯切尔引用了一项研究，发现加州劳动者的平均工资达到每小时11美元以上，被调查者的工作完全不受监管，并且对工作技能要求也极低。[注]在这种情况下，供求市场和供求法则把时薪调整到远高于当前联邦最低工资标准的水平。

CBO最近的一项研究验证了纽马克和沃斯切尔得出的结论。CBO在调查了提高最低工资标准所产生的影响后，认为对于那些能保住工作的人来说，工资有明显增长，然而，“低薪工人很可能失业，大多数失业的工人面临收入大幅下降的问题，低薪工人在总劳动力中所占的比重可能会略有下降”。的确，最低工资标准的提高将导致“总就业人数减少50万人”。此外，收入提高的人群中，大部分都在职且收入良好，生活并不会因此而窘困，因为“很多低薪工人并不是低收入家庭的成员”。CBO预测，在所增加的310亿美元收入中，贫困家庭的收入占19%，而“收入超过贫困线三倍以上的家庭”收入占29%。

目前应该明确的是，年青一代，尤其是青少年和青年人，是受到最低工资标准提高危害最大的群体。这种危害将导致年轻人普遍失业，欠缺重要的工作经验，进而影响他们未来的就业前景，扼杀他们取得成功的潜能。

---

1. “Employment Situation Summary,” Economic News Release, Bureau of Labor Statistics, April 3, 2015, http://www.bls.gov / news .release/empsit.nr0.htm.
2. Id.
3. Labor Force Statistics from the Current Population Survey, “Charting the Labor Market: Data from the Current Population Survey,” Bureau of Labor Statistics, April 3, 2015, http://www. bls.gov/web/empsit/cps_charts.pdf.
4. “Survey of the Unemployed Shows 47% Say They Have ‘Completely Given Up’ Looking for a Job,” Express Employment Professionals (Harris Poll), May 21, 2014, http://www.express pros.com.
5. “Employment Situation Summary,” Economic News Release, Bureau of Labor Statistics, April 3, 2015, http://www.bls.gov/ news.release/empsit.nr0.htm.
6. Labor Force Statistics from the Current Population Survey, “Charting the Labor Market: Data from the Current Population Survey,” Bureau of Labor Statistics, April 3, 2015, http://www. bls.gov/web/empsit/cps_charts.pdf.
7. “How the Government Measures Unemployment,” Bureau of Labor Statistics, http://www.bls.gov.
8. United States Senate, Committee on the Budget, “Nearly 1 in 4 Americans in Prime

Working Years Are Not Employed," http:// www.budget.senate.gov/republican/public/index.cfm/charts.

9. "Employment Situation Summary," Economic News Release, Bureau of Labor Statistics, April 3, 2015, http://www.bls.gov/ news .release/empsit.nr0.htm.

10. Id.

11. Mary Lorenz, "Millennials vs. Baby Boomers: Who 'Won' the Recession?" June 9, 2014, http://thehiringsite.careerbuilder. com/2014/06/09/millennials-vs-baby-boomers-won-recession/.

12. Id.

13. "Employment Situation Summary," Economic News Release, Bureau of Labor Statistics, April 3, 2015, http://www.bls.gov / news .release/empsit.nr0.htm.

14. Id.

15. President Barack Obama, "Remarks by the President on Signing of Executive Order," February 12, 2014, http://www.whitehouse. gov.

16. President Barack Obama, "Obama Slams GOP over Minimum Wage Vote," CNN Political Ticker (Posted by Jim Acosta), April 30, 2014, http://politicalticker.blogs.cnn.com.

17. President Barack Obama, "Remarks by the President on Signing of Executive Order," February 12, 2014, http://www.whitehouse. gov.

18. American Legislative Exchange Council, "Raising the Minimum Wage: The Effects on Employment, Businesses and Consumers," ALEC.org, March, 2014, http://www.alec.org/wp-content/ uploads/Raising_Minimum_wage.pdf.

19. Id.

20. David Neumark and William L. Wascher, Minimum Wages (Cambridge, Mass.: MIT Press, 2008), p. 12.

21. Id.

22. Id., p. 14.

23. Adkins v. Children's Hospital, 261 U.S. 525, 554-556 (1923).

24. David Neumark and William L. Wascher, Minimum Wages (Cambridge, Mass.: MIT Press, 2008), p. 15.

25. West Coast Hotel Co. v. Parrish, 300 U.S. 379.

26. U.S. Department of Labor, Federal Minimum Wage Rates under the Fair Labor Standards Act, http://www.dol.gov.

27. Mark Wilson, The Negative Effects of Minimum Wage Laws, Policy Analysis, Cato

Institute, June 21, 2012, www.cato.org.

28. Harold L. Cole and Lee E. Ohanian, New Deal Policies and the Persistence of the Great Depression: A General Equilibrium Analysis, Research Memo, Department of Economics, UCLA, February 2003.

29. Id.

30. U.S. Department of Labor, Federal Minimum Wage Rates under the Fair Labor Standards Act, http://www.dol.gov.

31. "Characteristics of Minimum Wage Workers," BLS Reports, 2013, U.S. Bureau of Labor Statistics Report 1048, March 2014, http://www.bls.gov.

32. Id.

33. Id.

34. Id.

35. President Barack Obama, "Remarks by the President on Signing of Executive Order," February 12, 2014, http://www.whitehouse. gov.

36. Id.

37. David Neumark and William L. Wascher, Minimum Wages (Cambridge, Mass.: MIT Press, 2008), p. 39.

38. Id.

39. Id., p. 51.

40. Mark Wilson, The Negative Effects of Minimum Wage Laws, Policy Analysis, Cato Institute, June 21, 2012, http://www.cato. org.

41. Assunta Ng, "Blog: What SeaTac Tells Us about $15 Minimum Wage," Asian Weekly, May 22, 2014, http://wwwnwasianweekly. com.

42. David Neumark and William L. Wascher, Minimum Wages (Cambridge, Mass.: MIT Press, 2008), p. 289.

43. Id., p. 287.

44. Id., p. 291.

45. Id., p. 290.

46. Id., p. 291.

47. Congressional Budget Office, "The Effects of a Minimum-Wage Increase on Employment and Family Income," February 2014, http://www.cbo.org.

48. Id.

第九章 论国家安全

如果执政者和政府官员未能充分履行保障国家安全、实施有效的军事和外交政策的职责，那么美国的年轻人将会遭受到前所未有的苦难和伤亡的重创。然而，太多的年轻人对这些政策的生成和维护要么不屑一顾，要么对此感到困惑，又或者充满敌意。年轻人有责任对自身和后代承担起责任，正视美国正面临着多个国家的安全威胁的事实和性质。

美国面临来自多方面严重的国家安全威胁，其中，伊斯兰恐怖主义正在世界各地迅速蔓延，企图“潜伏”在美国境内；在某种意义上，美国也把俄罗斯和中国看成是一种潜在威胁；朝鲜和伊朗多年被美国列入“邪恶轴心”的行列。此外，还有一些手中持有核武器的国家，国内政治极其不稳定，甚至这些国家的武器库存由其他政权控制的。年轻人是国家战斗的力量，他们更应该致力于保障美国的国家安全以及军事准备和威慑力。

过去的几十年里，国家安全威胁演变得十分迅速且引人注目。传统威胁是针对领地、领海及领空的利益争端。现代威胁已经扩展到太空和网络空间领域。为了维护美国的安全和经济利益，必须保护好这些“全球公共领域”。

20世纪80年代末，苏联对美国构成了最大威胁。[注]苏联聚集了包括核武器在内的强大军事力量，采取侵略性的扩张战略，获得了广泛的国际影响力。[注]然而，由于前总统罗纳德·里根（Ronald Reagan）制定了一系列军事、外交和经济政策，苏联于1991年12月解体，美国开启了来自不同国家安全挑战的新时代。[注]尔后，随着克格勃官员以及普京——俄罗斯的铁腕人物——的上任，俄罗斯开始了一系列区域军事侵略行

为，对美国及其盟友构成新的威胁。

例如，2009年，俄罗斯有效干涉了格鲁吉亚的两个地区——南奥塞梯和阿布哈兹的地缘政治。[注]2014年，俄罗斯批准了克里米亚加入俄罗斯联邦的申请，并对乌克兰东部的武装叛乱和分裂运动也有着很大的影响力，加剧了此地区与北大西洋公约组织（NATO）成员国的紧张局势。[注]NATO认为俄罗斯成了它们最大的威胁。[注]欧洲领导力网络的一份报告称："侵犯他国领空，领空飞机险些碰撞，领海船只距离过近，因此造成的紧急混乱，以及其他在广泛地理区域内定期发生的危险行为，这些事件的形成令人非常不安。"[注]除此以外，俄罗斯还在加拿大和美国边境引发军事冲突。[注]

美国认为，中国旨在达到区域性和全球性影响的军事力量和经济划也对美国形成了潜在威胁，特别是美国与中国在全球的竞争，还有近来持续紧张的南海局势，美国认为中国的行为损害了美国的利益。[注]

伊朗在波斯湾正筹备能够抗衡美军的军队。[注]超过90%的波斯湾石油运输都要经过霍尔木兹海峡，而霍尔木兹海峡与伊朗接壤，并且最短的距离只有21英里。[注]伊朗的布雷能力十分显著，对商业和军事船只都造成了严重的威胁。[注]伊朗潜艇舰队规模虽小却精，沿海导弹射程可达以色列。[注]此外，2014年1月24日，美国情报部门在发布的2013年全球威胁评估中做出预警，"伊朗在许多领域都取得了技术进步——铀浓缩、核反应堆，以及弹道导弹方面，他们完全有能力研发弹道核武器。他们的技术进步印证了我们的评估，即伊朗的科学、技术和工业发展程度已完全达到可以最终制造出核武器的能力"[注]。国家情报局局长詹姆斯·R.克拉珀（James R. Clapper）做出评估："伊朗将选择弹道导弹作为运载核武器的首选方式。伊朗的弹道导弹本身就具备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能力，并且伊朗已经拥有中东最大的弹道导弹武库。伊朗的空间启动火箭项目，以及他们阻止美国和美国盟友的决心，为伊朗研制包括洲际

弹道导弹（ICBM）在内的长射程导弹提供了后盾。”[注]

令人难以置信的是，2015年2月26日由美国情报机构发布的最新全球威胁评估中，出于政治原因，奥巴马政府淡化了来自伊朗的国家安全威胁，甚至在谈到恐怖主义时没有提到伊朗，这在极大程度上粉饰了伊朗在领土扩张和军事方面的动向。[注]然而，伊朗对中东以及中东以外地区的野心正在膨胀，目前正建设从黎巴嫩到叙利亚，从伊拉克到也门的“弧形权力地带”或“什叶派新月地带”，并有可能在其他国家和地区为恐怖分子提供资金和武器装备。[注]

美国情报机构的2013年全球威胁评估报告中，关于朝鲜的部分令人十分担忧。其中一部分内容提到，“朝鲜的核武器和导弹计划对美国和东亚地区的安全环境构成了严重威胁……朝鲜的弹道导弹及相关物资出口到包括伊朗和叙利亚在内的多个国家，由此可见它在延伸活动范围”[注]。正如《华尔街日报》报道的，“据知情人士透露，朝鲜（甚至）可能已经拥有20个弹头，并有能力生产足够的武器级铀，使机械储备量到明年翻倍”[注]。

更广泛地说，2013年全球威胁评估报告宣称，“单一民族国家正致力于研发或获取大规模杀伤性武器（WMD）及其运载系统，对我们的国家、部署军队和盟友构成了主要威胁。情报机构主要关注核扩散、生化武器及相关物质的扩散（CBW）以及发展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运载系统所带来的威胁和破坏性影响”[注]。

但在过去的几十年里，另一个严重的威胁悄然而生。1987年1月，《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宣布：“国际恐怖主义带有很强的潜伏性和明显的扩张性，构成了另一个威胁。它属于一种世界现象，以国家为后盾，逐渐频繁、不加选择地进行恐怖活动。”[注]

美国认为，除军事威胁以外，伊朗以及其他国家，如叙利亚、也

门、黎巴嫩、利比亚、突尼斯、阿富汗、巴基斯坦、哈萨克斯坦、索马里等，对其境内恐怖组织活动或是提供资助，或是容忍或是不作为。[注]此外，中东大部分地区、阿拉伯半岛和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长期处于动荡中。[注]恐怖组织恰好利用这个机会来填补所产生的权力真空。[注]

除了国家恐怖主义，恐怖组织还企图占领组织严密及资金充足的广袤地区，并犯下令人发指的非人道主义行为。最臭名昭著的两个恐怖组织就是基地组织和伊斯兰国（IS）。这两个组织都以毁灭西方文明为目标。这对美国及其盟友，例如以色列、埃及、约旦和沙特阿拉伯，都造成了极其危险的国家安全隐患。[注]

基地组织的既定目标是“建立真主对地球的统治；为真主而牺牲；清除伊斯兰教众中的堕落分子”[注]。伊斯兰国则试图在波斯地带首先通过接管伊朗以获得伊朗的核武器。[注]

这些恐怖主义组织的种族灭绝行径和目标夸张至极。伊斯兰国鼓励使用“生物武器”来清除异教徒。伊斯兰国神职人员曾发布“追杀令”，宣称“如果穆斯林无法以不同的方式击败卡菲尔人（异教徒），那就有必要动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注]从伊斯兰国大本营找到的笔记本电脑中记录了，追杀令论证使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必要性，“即使消灭了所有的（异教徒），把他们及其后代从地球表面上全部清除”，也在所不惜。[注]恐怖分子乐于使用生物武器，主要是因为生物武器虽然成本低廉，但是可以造成“大规模”人员伤亡。[注]在这台伊斯兰国笔记本电脑中的一个名为《如何使用》的文档中还发现，恐怖组织还鼓励圣战分子“使用携带如鼠疫等病毒的小型手榴弹”，“扔在封闭区域例如地铁、足球体育场或娱乐中心，但是一定要扔在空调旁边”。[注]当然，这些炸弹“还可以用于自杀式行动”。[注]

伊斯兰国恐怖分子和其他圣战组织所犯下的大规模战争罪行、反人类罪行和种族灭绝罪行，都时刻提醒着世人，他们对文明和人类具有灾

难性的威胁。[注]

但是恐怖分子并不是只活动在遥远的第三世界国家。巴黎、伦敦、马德里和耶路撒冷都发生过恐怖袭击。2001年9月11日在美国华盛顿和纽约的上空，19个基地组织恐怖分子残忍地杀害了数千名美国人。可以确信，恐怖分子就“潜伏”在美国。2009年，前中央情报局局长丹尼斯·C.布莱尔（Dennis C. Blair）对国会提出预警，包括基地组织和伊斯兰国在内的恐怖组织，正在毫不掩饰地致力于鼓动美国境内的穆斯林。[注]伊朗和真主党在美国、墨西哥和整个拉丁美洲都具有极强的号召力。[注]奥巴马政府前司法部部长埃里克·霍尔德（Eric Holder）和加州参议员黛安娜·范斯坦（Dianne Feinstein），同时也是参议院情报委员会民主党成员，在接受一家巴黎杂志社采访时，承认很多作家和漫画家遭到了系列屠杀的事实。[注]新美国基金会高级研究员罗伯特·赖特（Robert Wright）认为，本土恐怖分子的存在是我们面临的首要问题，他们已经在美国生根。胡德堡大屠杀造成13人死亡；波士顿马拉松爆炸中，3人死亡，超过250人受伤。[注]

2015年2月，纽约联邦当局指控3名穆斯林移民密谋为伊斯兰国提供物质支持，当天美国联邦调查局局长詹姆斯·柯米（James Comey）在州检察长会议中说道:“我调查了每一个州境内的本土暴力极端主义分子。”[注]2015年4月，美国驻明尼苏达检察官安德鲁·鲁格尔（Andrew Luger）宣布，6名来自明尼苏达州并且全部是美国国籍的索马里人，被指控计划加入伊斯兰国，加入这些秘密组织的人大多数都是亲属朋友连带关系。他进一步宣称:“明尼苏达州的恐怖主义组织正在招兵买马。”[注]

皮尤研究中心最近一项分析进一步凸显了问题的严重性。[注]研究结果显示，尽管绝大多数美国穆斯林反对恐怖主义组织及行动，仍有一小撮人支持对民众使用恐怖主义策略。[注]

在一项民意测验中，当被问及是否认为“自杀式炸弹或其他针对平

民目标的暴力形式是捍卫自己的信仰权利的合理方式”时，81%的受访者反对在任何情况下采取这种行为，8%认为这种行为有时是可行的。[注]还有5%回应道，在十分罕见情况下针对平民的暴力行为也许是合理的。[注]美国的穆斯林人口数量达到180万，这意味着至少在理论上，多达13000人支持使用自杀式炸弹或其他形式的恐怖主义行动。调查还显示，美国本土出生的穆斯林——特别是非洲裔穆斯林，更有可能支持使用暴力方式。[注]

皮尤报告显示，“美国穆斯林中不少人（21%）认为，有一大部分（6%）或相当数量（15%）的美国穆斯林支持极端主义”，并且这一人数还在上升。[注]此外，近半数的美国穆斯林认为，美国的穆斯林领导人并没有做出足够的努力来公开反对伊斯兰极端主义。[注]

国家利益在太空和网络空间方面也受到几乎针对的是每一个美国人、经济和国家安全的重大技术威胁。卫星已经彻底改变了世界各地之间的沟通方式，[注]现在对商业利益和军事利益起着关键作用。[注]但是卫星极易受到两种方式的破坏，意外碰撞和故意干扰或破坏。[注]近年来巴西、伊朗、伊拉克和土耳其都曾经干扰过美国的卫星系统。[注]俄罗斯等国家正在进行着庞大的太空计划，并且具备破坏卫星安全的能力。[注]

联邦政府，尤其是军方，十分依赖互联网和数字网络，因此网络基础设施和安全就成为其一大弱点。[注]据前国防部副部长威廉·林恩（William Lynn）称，仅美国国防部（DOD）一个部门就使用了15000个网络系统以及700万台计算机设备，因此DOD不得不“正式承认网络是一个类似于土地、海洋、天空和太空的领域”。[注]林恩还指出，超过100家外国情报机构试图访问美国网络。[注]

根据皮尤研究中心的一项研究，61%的网络安全专家认为，2025年将会发生一场大规模的网络攻击，很有可能导致严重的经济损失和重大

人员伤亡。[注]受访专家纷纷表示，担心美国的金融体系、电网、空中交通管制系统、医疗系统，以及美国社会其他重要方面会不堪一击。

在2014年的《四年防务评估报告》（QDR）中，DOD提出了对美国未来军事计划的长期评估。国防委员会（NDP），一个由国会任命的无党派十人小组，受法令要求审查报告的充分性。随后委员会得出结论：在奥巴马政府的军事计划下，“美国军事战略目标和所需资源之间的鸿沟越来越大”[注]。全球威胁和挑战愈加严峻：中国对领土和区域恐吓的强硬态度；俄罗斯近期对乌克兰的侵略；朝鲜和伊朗的核扩散；伊拉克的严重叛乱影响并催化了该地区更为广泛的教派冲突，叙利亚的内战，中东大部分地区和整个非洲地区的内战。鉴于以上事实，重大资金短缺“就算不会引起危机，也令人十分不安”。[注]

NDP报告指出，中国预计到2020年将拥有350艘军舰，若要应对在西太平洋的潜在挑战，美国的军舰数量至少要达到323~326艘。奥巴马政府麾下只有不到260艘军舰，远低于这个标准。[注]尽管面临日益增长的全球威胁，奥巴马却是呼吁组建在现代历史中规模最小和装备最古老的航母舰队，计划到2019年减少50%的轰炸机、战斗机和侦察部队。[注]NPD认为奥巴马的国防预算案“将逐渐危害我们的国际军事战略，并最终危及我们国家的安全、经济增长前景以及其他利益”[注]。

布鲁金斯研究所的国防分析师P.W.辛格（P. W. Singer）以及他的同事们研究发现，尽管我们的国家面临着逐渐增加且多样化的国家安全威胁，但绝大多数年轻人都认为美国煽动着全世界的局势。57%介于1980~2005年出生的年轻人认为，美国过多地介入全球事务（60%的年轻民主党人和50%的年轻共和党人都认同此观点）。[注]66%的年轻人认为，对军事力量的过分依赖会导致对美国的仇视，而这样会引发更多的恐怖主义活动。[注]

皮尤大众媒体研究中心的调查发现，对于“9·11”恐怖袭击之前美国

所采取的行动，美国人之间存在着巨大的代沟。年轻的美国人更有可能认为，美国没有妥善处理好与其他国家的事务，由此激发了“9·11”恐怖袭击。[注]1981~2005年出生的年轻人中，53%认为是由美国的不当行为引发了恐怖袭击，与执政一代的观点形成鲜明对比。

国家逐渐意识到，美国的军事防御和优势，只有结合积极审慎的外交政策，才有可能构成威慑，防止大规模的军事冲突以及长期战争。战争有时是无可避免的，当战争发生时，美国必须确保其年轻的士兵经过世界上最优良的训练、拥有最精良的装备。然而，当多种危险不断叠加、向这个国家袭来，年轻人需要警醒起来，挺身而出时，不幸的是，作为后盾的政府却未能做出充分准备去应对这些威胁。皮尤报告显示，1981~2005年出生的年轻人中，65%以上的人支持减少军费开支，以保证社会事业的支出。[注]

年轻人再一次受到召唤去保卫美国、美国的利益以及美国的盟友，去对抗即将到来的国家安全及军事威胁。DOD关于“2013人口统计资料：军事资料”的报道，超过1/4（25.8%）的现役军官超过41岁；而第二大年龄群体为26~30岁（22.7%）；排名第三的是31~35岁（20.4%）；其次是36~40岁（18.0%）；然后是25岁以下（13.2%）。近一半（49.4%）的现役士兵年龄在25岁以下，其次为26~30岁（22.5%），31~35岁（13.7%）的人群排在第三，接下来是36~40岁（8.8%），最后是41岁及以上（5.5%）。因此，总而言之，现役部队的平均年龄是28.6岁；现役军官的平均年龄是34.8岁；现役士兵的平均年龄是27.3岁。[注]如果国家利益甚至生存的权利都危在旦夕，年轻人就必须拿起武器进行抵抗。

1980年7月17日，罗纳德·里根在被提名为共和党总统候选人时发表演说，他提到：“我们不是好战的民族。恰恰相反，我们一直寻求和平相处。我们很少且并不愿意诉诸武力，只有在我们已经确定在绝对必要的情况下，才会这样去做。在这个核时代，我们理当如此慑于这种毁灭

力量，而变得无所适从，但我们不能掉以轻心。在我有生之年美国经历过4次战争，年轻人的热血洒在滩头阵地、欧洲战场以及亚洲的丛林和稻田上。我们十分清楚战争并不会等待我们的军队变强，它往往乘虚而入。暴君容易被诱惑。我们无法冒着被毁灭的危险，再以惨痛的代价去重蹈覆辙。”(注)

---

1.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 White House, January 1987, nssarchive.us/NSSR/1987.pdf, p. 6.
2. Id.
3.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 White House, August 1991, http://nssarchive.us/NSSR/1991.pdf, p. 1.
4. Judah Grunstein, “Russia Annexes Georgian Provinces on the Installment Plan,” World Politics Review, October 29, 2008, http://www.worldpoliticsreview.com/trend-lines/2838/russia-annexes-georgian-provinces-on-the-installment-plan.
5. Thomas Frear, .ukasz Kulesa, and Ian Kearns, “Dangerous Brinkmanship: Close Military Encounters between Russia and the West in 2014,” European Leadership Network, November 2014, http://www.europeanleadershipnetwork.org/media library/2014/11/09/6375e3da/Dangerous%20Brinkmanship.pdf, p. 1.
6. Damien Sharkov, “ ‘Biggest NATO Reinforcement Since Cold War’ Sets Frontlines Against Russia,” Newsweek, February 5, 2015, http://www.newsweek.com/biggest-nato-reinforcement-cold -war-sets-frontlines-russian-threat-304722.
7. Frear, Kulesa, and Kearns, p. 1.
8. Id.
9. Murphy, p. 35.
10. Id.
11. Id.
12. Id.
13. Capaccio, op. cit.
14. James R. Clapper, “Worldwide Threat Assessment of the U.S. Intelligence Community,” Office of the Director of National Intelligence, Testimony before the Senate Select Committee on Intelligence, January 29, 2014, p. 6, http://www.intelligence. senate.gov/140129/clapper.pdf.
15. Id.

16. James R. Clapper, “Worldwide Threat Assessment of the U.S. Intelligence Community,” Office of the Director of National Intelligence, Testimony before the Senate Select Committee on Intelligence, February 26, 2015, http://www.dni.gov/files /documents/Unclassified_2015_ATA_SFR_-_SASC_FINAL .pdf.

17. Riyadh Mohammed, “How Iran Is Taking over the Middle East,” Fiscal Times, March 18, 2015, http://www.thefiscaltimes. com/2015/03/18/How-Iran-Taking-Over-Middle-East.

18. James R. Clapper, “Worldwide Threat Assessment of the U.S. Intelligence Community,” Office of the Director of National Intelligence, Testimony before the Senate Select Committee on Intelligence, January 29, 2014, p. 6, http://www.intelligence. senate.gov/140129/clapper.pdf.

19. Jeremy Page, “China Warns North Korean Nuclear Threat Is Rising,” Wall Street Journal, April 22, 2015, http://www. wsj.com/articles/china-warns-north-korean-nuclear-threat-is-rising-1429745706.

20. James R. Clapper, “Worldwide Threat Assessment of the U.S. Intelligence Community,” Office of the Director of National Intelligence, Testimony before the Senate Select Committee on Intelligence, January 29, 2014,p. 5, http://www.intelligence. senate.gov/140129/clapper.pdf .

21.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 White House, January 1987, nssarchive.us/NSSR/1987.pdf, p. 7.

22. Clapper, January 29, 2014, pp. 4–5.

23. Id., pp. 19–21.

24. See, for Example, Hassan Hassan, “Islamic Terror Group Rose to Power by Filling the Void Created by Political and Religious Chaos,” Daily Telegraph, August 23, 2014.

25. James R. Clapper, “Worldwide Threat Assessment of the U.S. Intelligence Community,” Office of the Director of National Intelligence, Testimony before the Senate Select Committee on Intelligence, January 29, 2014, p. 19, http://www.intelligence. senate.gov/140129/clapper.pdf.

26. http://www.globalsecurity.org/military/world/para/al-qaida.htm.

27. Miles Amoore and Richard Kerbaj, “Jihadist Plot to Grab Iran’s Nuclear Secrets,” Sunday Times, October 5, 2014, http://www. thesundaytimes.co.uk/sto/news/world_news/Middle_East/article 1467470.ece.

28. Harald Doornbos and Jenan Moussa, “Found: The Islamic State’s Terror Laptop of Doom,” Foreign Relations, August 28, 2014, http://foreignpolicy.com/2014/08/28/found-the-islamic-states-terror-laptop-of-doom/#_.

29. Id.

30. Id.

31. Id.

32. Id.

33. “Between the Millstones: The State of Iraq’s Minorities Since the Fall of Mosul,” Minority Rights Group International, February 2015, http://minorityrights.org/13031/reports/MRG_ Rep_Iraq_ONLINE.pdf.

34. Dennis C. Blair, “Written Responses to Questions from the Committee,” Before the Senate Select Committee on Intelligence, February 12, 2009, http://www.cnn.com/2015/01/11/politics / feinstein-visa-program-is-achilles-heel-of-america/; Michael McCaul, “Islamic State Is Recruiting America’s ‘Jihadi Cool’ Crowd,” Wall Street Journal, September11, 2014, http://www. wsj.com/articles/michael-mccall-islamic-state-is-recruiting-amer icas -jihadi-cool-crowd-1410478638; http://cnsnews.com/news/ article/hundreds-soldiers-hezbollah-inside-us-says-homeland-security-chairman.

35. Edwin Mora, “ ‘Hundreds’ of ‘Soldiers of Hezbollah’ Inside the U.S., Says Homeland Security Chairman,” CNS News, March 23, 2012, http://cnsnews.com/news/article/hundreds-soldiers-hezbollah-inside-us-says-homeland-security-chairman; Arthur Brice, “Iran, Hezbollah Mine Latin America for Revenue, Recruits, Analysis Says,” CNN, June 3, 2013.

36. Eric Bradner, “Feinstein: Visa program is ‘Achilles heel’, ” CNN, January 11, 2015, http://www.cnn.com/2015/01/11/politics/fein stein-visa-program-is-achilles-heel-of-america/.

37. Robert Wright, “ISIS and the Forgotten, Deadly Threat of Homegrown Terrorism,” Atlantic, September 19, 2014, http:// www.theatlantic.com/politics/archive/2014/09/will-obamas-isis-strategy-actually-worsen-the-terror-threat/380465/.

38. Susan Jones, “FBI Director: I Have Home-Grown Violent Extremist Investigations in Every Single State,” CNSnews.com, February 26, 2015, http://cnsnews.com/print/891828.

39. David Bailey, “Six Minnesota Men Charged with Conspiring to Support Islamic State,” Reuters, April 20, 2015, http://af.reuters. com/articlePrint?articleId=AFL1N0XH11920150420.

40. “Muslim Americans: No Sign of Growth in Alienation or Support for Extremism,” Pew Research Center, August 2011, http://www.people-press.org/files/legacy-pdf/Muslim%20 American%20 Report%2010-02-12%20fix.pdf.

41. Id.

42. Id., p. 65.

43. Id.

44. Id.

45. Id., p. 68.

46. Id., p. 70.

47. Murphy, p. 38.

48. Id.

49. Id.

50. Id., p. 39.

51. Clapper, January 29, 2014, p. 7; Bill Gertz, “U.S. Opposes New Draft Treaty from China and Russia Banning Space Weapons,” Free Beacon, June 19, 2014, http://freebeacon.com/national-security/u-s-opposes-new-draft-treaty-from-china-and-russia-banning-space-weapons/.

52. Murphy, p. 40.

53. Id.

54. Id.

55. Lee Rainie, Janna Anderson, and Jennifer Connolly, “Cyber Attacks Likely to Increase,” Pew Research Internet Project, October 29, 2014, http://www.pewinternet.org/2014/10/29/cyber -attacks-likely-to-increase/#themes-among-those-who-expect -yes-there-will-be-major-cyber-attacks.

56. “Ensuring a Strong U.S. Defense for the Future: The National Defense Panel Review of the 2014 Quadrennial Defense Review,” United States Institute for Peace, July 31, 2014, http://www.usip .org/sites/default/files/Ensuring-a-Strong-U.S.-Defense-for-the-Future-NDP-Review-of-the-QDR.pdf.

57. Id., p. viii.

58. Id., p. 52.

59. Id.

60. Id., p. x.

61. P. W. Singer, Heather Messera, and Brendan Orino, “D.C.’s New Guard: What Does the Next Generation of American Leaders Think?” Foreign Policy at Brookings, February 2011, http://www. brookings.edu/~/media/research/files/reports/2011/2 /young%20 leaders%20singer/02_young_leaders_singer.pdf, p. 14.

62. Id.

63. Id., p. 89.

64. Bruce Drake, “Plurality of Americans Support Current Level of Defense Spending,” Pew Research Center, February 24, 2014, http://www.pewresearch.org/fact-tank/2014/02/24/plurality-of-americans-support-current-level-of-defense-spending/.

65. “2013 Demographics: Profile of the Military Community,” Department of Defense, http://www.militaryonesource.mil / 12038/MOS/Reports/2013-Demographics-Report.pdf, p. iv.

66. Ronald Reagan, “Address Accepting the Presidential Nomination at the Republican National Convention in Detroit,” The American Presidency Project, July 17, 1980, http://www.presidency.ucsb. edu/ws/?pid=25970.

第十章 论宪法

为什么美国宪法，以及政府官员尽忠恪守美国宪法，这两件事情对于年轻人来说如此重要？美国宪法制定了一套共和国的管理秩序，旨在保护个人自由免受集权暴政以及暴民统治的无政府状态的侵害。

1787年9月17日费城制宪会议产生结果时，詹姆士·威尔逊（James Wilson）议员代表本杰明·富兰克林（Benjamin Franklin），向参会人员大声宣读了富兰克林的演讲稿，公开支持采用宪法。富兰克林表示："我支持本宪法，包括它所有诸如此类的弊端。因为我认为政府对我们来说有存在的必要性，如果管理有序的话，任何形式的政府都可以造福于人民；随着时间的推移，我相信一定会有这一天，如同其他形式一定会以专制主义而告终，当人们堕落到需要以专制政府来管理时，其他形式的政府对此也无能为力。"[注]

近半个世纪之后，19世纪最伟大的法律思想家之一、最高法院法官约瑟夫·斯托里（Joseph Story），于1834年8月在美国教学学院（American Institute of Instruction）提出了相同的警告。除此之外，斯托里谈道："从古至今，大部分的人类灾难都源自无能和欠缺管理的政府；源自反复无常地行使权力、不稳定的公共政策及有辱人格的暴政，或者孤注一掷的权力追逐。"[注]斯托里宣称，所有自由政府的基本目的是，"保护个人权利、私有财产以及全体公民的公共自由。达不到这些目标，即使政府可能被称为自由政府，也只不过是个笑柄、不切实际的幻象"[注]。斯托里继续谈道："在自由人正确的判断下，生命、自由和财产是平等的；当任何一方受到威胁时，其他两方都会变得毫无价值。那么，如何建立和维护这些权利呢？答案是：由政府的宪法明智地制定规则并严格执行；由法律和制度谨慎核查并坚决实施。"[注]

斯托里解释道，正如富兰克林曾警告过的，宪法本身并不能保障一个共和政体的安全性，也无法完全依赖于统治者或政治家。公民必须提高警惕，坚决果敢，确保那些高位者依法执政。“同样重要的是，每一个美国公民都需要行使自己的权力，保护自己的利益，并确保公众自由和政府当局的合理运作。政府宪法制度下的共和政体，要求公民更加警惕不能懈怠。美国共和政体，要求每一位公民不要放松警惕，并坚持努力；因为除了人民自身的智慧和美德之外，我们慎重地摒弃了所有对危险或破坏的防范。在此基础之上，公民拥有的智慧足以建立自己的政府体系，具备的公益精神足以保护这个体系；没有人能欺骗并夺走他们的自由，他们也不会屈服于暴力。我们默契地认同最基本的真理，即：大多数人出于自身利益，不会牺牲自己的政治平等和追求幸福的权利，所以他们绝不会惑于奉承或腐败、派系阴谋，或者权术的玩弄，而轻易掉入陷阱，致使自身利益受到损害。如果我们有理由相信自己……那么永远不要忘记，只有合理的警觉性和适当的热情才会使这种自信合乎情理。我们永远要铭记，如果想要获得成功，就必须要证明自己比其他国家的国民更明智、更优秀、更纯粹。所有共和政体的陷落都是遭到了自己公民的背叛和抛弃。”(注)

为了达成这些目标，首先需要理解的是，制宪者最初建立了一个联邦制、代议制和立宪制政府系统。在早已建立联邦条例的基础上，把传统的国家主权、美国第一部宪法以及国家治理的必要性相结合，鼓励商业贸易，保证国家安全与防御。然而，重要的是，新联邦政府和州政府的权威受到限制，根据政府职责被分割得四分五裂，因此产生了针对联邦政府的众多制衡。

此外，新联邦政府原本是保护和改善公民社会的一种手段，而不是以自身权力去恐吓、控制并最终吞噬公民社会。因此，首先要防止权力集中在新联邦政府、少数机构和政府官员手中，而因此产生的腐败和破坏。正如《独立宣言》以及同时期无数篇演讲和文稿所强调的，宪法的结构符合美国独立战争背景的整个理论基础。事实上，宪法中很多部分

都源于思想启蒙运动时期一些颇为著名的哲学家的理论，尤其是孟德斯鸠，制宪者从他那里借鉴了最为关键的概念——权力的分散。

我在《美国毁灭》中谈道，法国哲学家孟德斯鸠（1689—1755），是美国立宪时期最具影响力的法国启蒙运动哲学家。他开创性的著作《论法的精神》对制宪者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例如，孟德斯鸠观察到："政体有三种类型：共和制政体、君主政体、专制政体……我假定三个定义，或者更确切地将它们称为三个事实：共和制就是全体人民或部分人民拥有最高权力的体制；君主政体意味着只有一个人统治国家，只不过遵循业已建立和确定的法律；至于专制政体非但毫无法律与规章，而且由独自一人按照自己的意志以及变化无常的情绪领导国家的一切。"[注][注]（斜体部分为原文）

孟德斯鸠抓住了关键点，不同于其他形式的治理，"平民共和国（或共和制国家）必须存在一种活力，即美德"。"当美德不复存在，一些人变得野心勃勃、贪婪无度……共和政体变成一个被抛弃的空壳，权力会集中在少数公民手中，其他所有人只有认同的权力。"[注]

孟德斯鸠清楚地认识到，历史偏爱专政，这种专政常常表现为权力集中在少数人或机构的手中。他坚持认为，最好的对策就是建立稳固的宪法，划分政府职能为不同分支。孟德斯鸠说："对于公民来讲，政治上的自由是一种心理上的抚慰，这种心理抚慰是基于一种安全感而产生的。因此，政府必须保证，在它的治理下，公民相互之间没有惧怕感，才能获取政治自由。

"如果司法权和行政权集中在同一个人之手或同一机构之中，就不会有自由存在。人们会惧怕这个国王或议会制定暴虐的法律并强制执行。

"如果司法权不与立法权和行政权分立，自由同样不复存在。如果司法权与立法权合并，法官具有压制别人的权力，公民的生命和自由则

任人宰割。

“如果同一个人或者由显要人物、贵族和平民组成的同样的机构行使以上所说的三种权力，即立法权、司法权和行政权，后果则不堪设想。[注]”[注]

这些话对制宪者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在《联邦党人文集》第47篇中，詹姆斯·麦迪逊支持了宪法提案，并且回应了反联邦主义者。反联邦主义者认为新政府3个权力分支之间的界限不够鲜明。詹姆斯·麦迪逊则坚信制宪者一直忠于孟德斯鸠三权分立的格言。麦迪逊在这篇文章中不下4次引用了孟德斯鸠的名字，并进一步强调，“在这个问题上，常需要求教和引证的先知是著名的孟德斯鸠”。[注]麦迪逊驳斥了反对者，他坚称，根据宪法提案，“如果执掌全部行政权的国王，也握有全部立法权，或最高司法权；或者说如果整个立法机关拥有最高司法权或最高行政权，则他所研究的宪法就是这种情形。这无论如何不是那种宪法的弊病。掌有全部行政权的长官，虽然他能否决每一条法律，但是自己不能制定法律；也不能亲自管理司法，虽然他能任命司法管理人。法官不能行使行政权，虽然他们是行政系统的分支；也不能执行任何立法职务，虽然立法会议可以同他们进行商量。整个立法机关不能执行司法法令，虽然通过两院的联合法案，可以将法官撤职，虽然某一院作为最后一着拥有司法权。此外，整个立法机关不能行使行政权，虽然某一院能任命最高行政长官，另一院在弹劾第三者时能审判行政部门的一切部属，并给他们定罪”。[注][注]

制宪者也深受英国哲学家约翰·洛克（John Locke）（1632—1704）的影响，尤其是他的著作《政府论》（*The Second Treatise of Government*）（下篇）。洛克认为，立法机构的选举机制高于一切，因为它直接代表人民。因此他强调，立法机构不得下放立法权至其他任何实体。洛克写道：“立法机关不能把制定法律的权力转让给其他别人；

因为既然它只是来自人民的一种委托权力，享有这种权力的人就不能把它让给他人。”[注]洛克认为，“当人民已经表示愿意服从规定，受那些人所制定的和采取那些形式的法律的支配时，别人就不能主张其他人可以替他们制定法律。他们除了只受他们所选出的并授以权力来为他们制定法律的人们所制定的法律的约束外，不受任何其他法律的约束”。[注][注]

制宪者满腔热忱地相信，他们已经完成权力分支的划分，并且赋予每个联邦分支机构独特的职能。这些职能切实可行，但是又杜绝了重复交叠，为公民的未来提供了一种开明的自治共和政府形式。但是最终，人民必定会被要求挺身而出，与那些妄想专权的人以及他们对权力的贪婪进行先锋对决。

然而直至今天，人们还没有被充分唤起。事实上，尽管有充足证据证明，联邦政府的权力通过不断扩大和强制集中的管理机制，已经蔓延至全国各个地方和各个领域，干涉各种各样的事务。太多的年轻人似乎并没意识到，集权主义者已经背弃了三权分立这个基本原则。

一个健康的公民社会和充满活力的共和政体，如果没有运作良好的宪政制度作为保障，最终将无法生存。因此，中央集权者不断攻击和操控整个机制，以自上而下的独裁主义干预着人类行为，各种政府项目背后都隐藏着谎言和虚假承诺，以及各种压制性的政府行动，所有的一切都是为了达到重塑社会和个体的目的。个人主权代表着个人对生命、自由，以及追求幸福的不可分割的权利。随着时间的推移与世代经验的累积，个人主权与传统、习俗和机构，都被谴责为过时的观念。如今它们必须让位于现代化和进步主义的概念，这些概念实际上源于自以为是的操纵者，他们自称是为了“更大的利益”和“公众利益”，要求对社会进行无穷无尽的重组和改革。

1848年，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宣布：“在资产阶级社会，过去支配现在；在共产主义社会，现在支配过去。”[注]当代集权

主义者十分赞同此说法，包括现任白宫的主人。2008年5月14日，美国未来的第一夫人米歇尔·奥巴马（Michelle Obama），为她的丈夫贝拉克·奥巴马助选时强调："我们不能再重弹旧调，我们要改变我们的传统，改变我们的历史。我们的国家要走进一个新的时代。"2008年10月30日，当民意调查显示，贝拉克·奥巴马有可能在总统竞选时中取胜，他在投票前的一场竞选集会中欢呼雀跃："还有5天，我们就可以彻底改革美利坚合众国了。"

集权主义以及它的乌托邦式的幻想一定会颠覆宪法秩序，因为宪法严格限制了集权主义者的权力范围，把他们的野心和诉求交给民众。不幸的是，正如我在《美国毁灭》中提到，美国已经从根本上发生了改变。我在《自由和专制》中也指明，现在很难再去界定美国政府的性质。"它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宪政共和制，因为宪法已经并将继续受到司法寡头政治的影响而发生变化，而司法寡头政治主要执行的是集权主义章程。它不是严格意义上代议共和制，因为很多法令是由多到让人眼花缭乱的行政部门，在完全脱离公众视线的情况下制定的。它也不是严格意义上的联邦共和制，因为各州政府赋予中央政府权力并听从它的指挥。那么，美国政府的性质到底是什么？答案是，逐渐转变成集权主义的性质。"

法国思想家、哲学家托克维尔恰如其分地描述了这种退化的产物，以及它给人们带来的影响。在《论美国的民主》一书中谈道，这种软专政"用一张其中织有详尽的、细微的、全面的和划一的规则的密网盖住社会，最有独创精神和最有坚强意志的人也无法冲破这张网而成为出类拔萃的人物。他并不践踏人的意志，但他软化、驯服和指挥人的意志。他不强迫人行动，但不断妨碍人行动。他什么也不破坏，只是阻止新生事物。他不实行暴政，但限制和压制人，使人精神颓靡、意志消沉和麻木不仁，最后使全体人民变成一群胆小而会干活的牲畜，而政府则是牧人"。因此，民众的美德，即共和政体生存维系之根本，被彻底排除在了国家政体之外。

本书中前面的章节虽然受到写作篇幅的限制而有所删减，但是足以证实托克维尔的观察。联邦政府的所作所为大多数是没有宪法基础的，这一点证据确凿。事实上，很多政策和项目都是通过政治上的欺骗和法律上的扭曲达成的。而对此，大部分民众尤其是年轻人，虽然没有采取鼓励的态度，但大多对此容忍和默许。

在《自由修改案》（*The Liberty Amendments*）一书中我指出，“国会……经常行使立法权力进行行政管理，所行使的权力有违宪法且日益增长，以迅猛的速度发布各种规章制度，民众应接不暇，根本不知道这些规章和法则的颁布，即使知道，他们也无法理解”。[注]此外，“国会拥有广泛的立法权力，能够随心所欲地创建自己的行政部门和机构……现在执行监管权力，因为总统下放权力，国会代表权得到进一步膨胀，变本加厉地宣称行政命令的权威性，无视或僭越国会对某一专横的行政部门的制裁”。[注]

国会的立法权力被违宪转移到了行政部门，由行政部门控制立法权力造成了灾难性影响。

为了论证此点，我们可以看到，行政部门每年都在脱离国会监管或民政参与的情况下，狂热地执行监管活动。仅在2014年，行政部门就发布了3541项规定，[注]包括多达79066页的联邦公报和年度联邦法规汇编。[注]这些数千项的规定逐年累计。从2005年开始，联邦公报连续多年的页码数如表1所示：

表一

年份	页码数	年份	页码数
2005	73870	2010	81405
2006	74937	2011	81247
2007	72090	2012	78961
2008	79435	2013	79311
2009	68598	2014	79066

在过去的10年间，联邦法规的全部内容已经达到768920页。(注)

此外，在此期间由行政部门发布的实际规定数量也令人万分震惊（如图2所示）。

表2

年份	规定数量	年份	规定数量
2005	3943	2010	3573
2006	3718	2011	3807
2007	3595	2012	3708
2008	3830	2013	3659
2009	3503	2014	3541

以上共计36877(注)项规定，其中许多项规定具有严重的罚款和处罚条款，甚至包括判决入狱。

相比之下，本应该是联邦立法机构的国会，在过去的10年里通过的法案数量如表3所示：

表3

年份	法案数量	年份	法案数量
2005	161	2010	217
2006	321	2011	81
2007	188	2012	127
2008	285	2013	72
2009	125	2014	129

论证这些事实的目的，不是为了鼓励更多的国会立法机构去干涉私人生活，也不是认为单靠集权主义本身就能确定一项规定的权利范围。如果一项规定管制范围过宽，它就会对经济和社会产生影响。然而，这些数字明显暴露出，用来指导政府的基本宪法被篡位者和放弃者破坏的程度。这出自集权主义者之手并维系了一个多世纪。确实，作为中央集权制和后立宪制政府的主要倡导者，伍德罗·威尔逊（Woodrow Wilson）总统在他1908年创作的专著《美国宪法政府》（*Constitutional Government in the United States*）中提出："总统在法律和自我意识上拥有发挥自身最大潜能的自由。他的能力将决定他的权力范围；如果国会被他压制，这不是制宪者的过失，也不是宪法权力本身的问题，只是因为总统的身后有整个国家的支持，而国会没有。"[注]显然，威尔逊撰写宪法的目的是想要宪法放开对中央权力的限制。巴拉克·奥巴马在行使总统权力的时候，把威尔逊的政治理念奉为信条并加以执行。奥巴马一再挑战对总统宪法权威的限制，突破历任总统的做法，不断聚集权力于自身。在过去作为总统的6年多时间里，奥巴马曾经通过行政部门制定规则废除现有法律、创建新法律、推迟法律实施、发布法律豁免引发众人争议。

宪法第1章第1节明确了国会拥有立法权，但奥巴马政府多次更改《保护病患与平价照顾法案》，或称奥巴马医改计划。包括当国会议员及其工作人员购买奥巴马医改保险时，向他们提供津贴；延迟个人授权

的最后期限；延迟雇主授权的最后期限；免除法律强制的工会再保险费用；无视各州意愿创建联邦医疗保险市场；扩大保险救助资金；等等。[注]

EPA一直在实施经济破坏性的规定方面极具野心，并且绝大多数情况下脱离国会的监管。它更改了《清洁空气法案》的规定，要求监管温室气体的排放，以及美国经济的主题。[注]甚至哈佛大学法学教授劳伦斯·特赖布（Laurence Tribe）研究发现，“所提议的规则建立在对第111节内容致命误解的基础上。根据EPA，国会有效地创建了关于第111节的两个不同版本，而EPA有权选择它希望执行的任一版本。“据EPA称，自1990年以来美国法典一直反映的是第111节错误的版本，并且EPA发现了一个（由国会造成的）过失。根据EPA所称，哥伦比亚特区巡回法院和美国最高法院以前对第111节内容的解读是完全错误的，第111节的两个不同版本使EPA在对其解读时产生了‘含混不清’的影响。每一部分的叙述都是有缺陷的。”[注]随后，特赖布写道：“如同每一个行政机构，宪法规定：未经国会的授权，EPA无权行使某些权力。无情的事实是，奥巴马政府未能得到国会对气候法案的通过。然而EPA并未受此影响，手中如同拥有立法权一样，重新设计了美国的发电系统和电网。事实上，它没有任何权力这样做。”[注]

EPA的做法还有更过分的地方。EPA没有法定权力，但是仍然单方面更改了《清洁水法案》的规定，并要求获得绝大多数地区的监管权。[注]

在与移民相关的问题上，奥巴马废除现有法律的核心部分，通过未经核查的“行政举措”用自己的政治主张取而代之。[注]奥巴马建立一系列行政指令，改变了现有的移民法律，并坚称如果国会不采取他的移民政策议程，他自身将会采取行动。2014年中期选举中，民主党失去了参议院的支持，几天后，即2014年11月20日，奥巴马采取了有关移民问题权力范围延伸最远的一项举措。他下令延迟对数百万非法移民的驱逐出境

时限，赋予他们暂时的合法地位，制定了大量额外的移民政策。临时的合法地位使得之前的非法移民有权接受由纳税人埋单的福利项目，如社会保障、医疗保险、收入税收抵免等。美国传统基金会高级研究员罗伯特·雷克托（Robert　Rector）估算，美国财政部需要承担1.3万亿美元的总费用。㊟

应20多个州的要求，美国联邦地区法院法官安德鲁·哈宁（Andrew Hanen）对总统越界行为发起司法谴责，并发布了临时禁令，这实属罕见。禁令中称，奥巴马的行政法令“对移民问题产生了巨大的变化”，影响了“国家整个的移民计划”。此外，这些行政法令并不符合行政部门发行的程序规定。㊟美国最高法院将很有可能收到更多的关于此类的诉讼案件。

尽管哈宁法官做出了裁定，法院仍在极大程度上支持行政立法，并且已经开始考虑它的可行性。自新政以来，伴随着司法激进主义的现代倾向和本身对立法权的热衷，法院已经从本质上认可了总统权力的违宪扩张行为，国会立法机关的权力受到削减，三权分立制度受到损害，排除了建立行政立法权的诸多挑战，并承认立宪政府。与此同时，奥巴马宣称，他将“不择手段”地继续推进议程，他认为剩余少数宪法条令仍限制着他要颁布的政令。㊟

自由不是抽象的概念，维护自由需要个人美德和社会公德、公正的法律，以及公认的规范——根本性转变的对立。最能凸显这些难能可贵的品质的政府形式，即宪政共和政体。伪装在光鲜的外表下，伪博学行为承诺为了达到理想社会，采取迫切行动，却产生了昂贵的代价——宪政共和政体的瓦解。这个结局的产生并非巧合，而是出于对那些心醉于权力的人的利益考虑，例如暴君和民主党。这个环境给年青一代造成了太多的恐惧。许多年轻人感受到一个令人痛苦的讽刺，原因众多复杂，一部分人自认为性格叛逆，通过他们的选票和激进地挑战权威和“制度”，太多人最终面临着自己的灭亡和专政的崛起。尽管共和政体复辟

的道路障碍重重，专政并非不可避免；然而，如果年青一代无法觉醒，继而挺身而出、迎接挑战，那么获得真正自由之日将遥遥无期。他们如果默许那些掠夺者和欺诈者的计谋，就将继续受到集权论者的压迫和剥削，也会致使后代陷入更悲惨的处境。

乔治·华盛顿总统在他第二届也是最后一届总统任期即将结束时，向美国同胞们发表了告别演说。这个对美国的独立和美国共和政体的建立都如此重要的人，于1796年9月19日发表了他最后的官方演讲。在演讲稿中，他写道："一个自由国家的思维习惯，应该使行政当局者保持警醒，把手中的权力约束在各自宪法所规定的范围内，一个部门在行使权力的同时，应避免侵犯另一个部门的权限。这是至关重要的。越权的本质倾向于集所有部门的权力于一身，且不论其政府的形式如何，都造成一种真正的专制主义。人类的内心已经被对权力的狂热以及滥用所侵占，我们对此做出正确的判断，才能了解专制背后的真相。在行使政治权力时，不同部门之间应该相互监督，并且保护民众利益不受他人侵害。这种做法极具必要性并历经历史和现在的验证，我们的国家和我们亲身的经验就可以证明。"

"要保护规定就必须先制定规定。如果从民意的角度来讲，宪法权力的分配或修改存在任何错误，我们都应当按照宪法所规定的修正案予以修正。但是切莫通过越权的方式予以更改；虽然这种方式在某一特定情况下是有效手段，然而，自由政府也常被这种手段所摧毁。所以使用这种方法，有时虽然可以得到局部的或一时的好处，但此例一开，一定抵不过它所引起的永久性危害。"(注)

---

1. Benjamin Franklin, Writings (New York: Penguin, 1997), p. 1140.

2. Joseph Story, The Miscellaneous Writings—Literary, Critical, Juridical, and Political of Joseph Story, Now First Collected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Library, 2009), p. 150.

3. Id., p. 151.

4. Id., p. 152.

5. Id., pp. 155–56.

6. 本段文字翻译源自1961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论法的精神》，张雁深译版本。——译者注

7. Charles de Montesquieu, The Spirit of the Laws, Anne M. Cohler, Basia C. Miller, and Harold S. Stone, eds. (Cambridge,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9), Part 1, Book 1, Chapter 2.

8. Id., Part 1, Book 3, Chapter 3.

9. 本段文字翻译源自1961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论法的精神》，张雁深译版本。——译者注

10. Id., Part 2, Book 2, Chapter 6.

11. James Madison, The Federalist No. 47 (New York: Signet Classics, 2003), p. 298.

12. 本段文字翻译源自1961年商务印书馆出版《论法的精神》，张雁深译版本。——译者注

13. Id., p. 300.

14. John Locke, The Second Treatise of Government, Chapter 11, Sec. 141 (New York: Barnes & Noble, 2004).

15. 本段文字翻译源自2008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政府论》（下篇），叶启芳，瞿菊农译版本。——译者注

16. Id.

17. Karl Marx and Friedrich Engels, The Communist Manifesto (London: Soho, 2010), p. 36.

18. Michelle Obama, “Public Remarks,” May 14, 2008, https:// www.youtube.com/watch?v=4f2j_a_7XkE.

19. Barack Obama, “Public Remarks,” October 20, 2008, https:// www.youtube.com/watch?v=KrefKCaV8m4.

20. Mark R. Levin, Liberty and Tyranny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2008), p. 193.

21. 本段翻译源自1988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论美国的民主》，董果良译版本。——译者注

22. Alexis de Tocqueville, Democracy in America, Henry Reeve, trans., Phillips Bradley, ed., vol. I (New York: Library of America, 2004), p. 319.

23. Mark R. Levin, The Liberty Amendments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2013), p. 3.

24. Id., pp. 3–4.

25. Clyde Wayne Crews, “CEI’s 2015 Unconstitutionality Index: 27 Regulations for Every

Law," Competitive Enterprise Institute, January 4, 2015, https://cei.org/blog/ceis-2015-unconstitution ality-index-27-regulations-every-law.

26. Federal Register, Vol. 79, No. 250, Wednesday, December 31, 2014, https://www.federalregister.gov/articles/2014/12/31.

27. Office of the Federal Register, "Federal Register Pages Published 1936–2013," https://www.federalregister.gov/uploads/2014/04/ OFR-STATISTICS-CHARTS-ALL1-1-1-2013.pdf.

28. Office of the Federal Register, "Annual Percentage Change 1976–2013," https://www.federalregister.gov/uploads/2014/04/ OFR-STATISTICS-CHARTS-ALL1-1-1-2013.pdf; Clyde Wayne Crews, "CEI's 2015 Unconstitutionality Index: 27 Regulations for Every Law," Competitive Enterprise Institute, January 4, 2015, https://cei.org/blog/ceis-2015-unconstitution ality-index-27-regulations-every-law.

29. Woodrow Wilson, Constitutional Government in the United State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08), p. 16.

30. Tyler Hartsfield and Grace-Marie Turner, "48 Changes to Obama Care . . . So Far," Galen Institute, February 25, 2015, http:// www.galen.org/assets/48-Changes-so-far-to-ObamaCare1.pdf.

31. 75 Fed. Reg. 31514, "Prevention of Significant Deterioration and Title V Greenhouse Gas Tailoring Rule."

32. Laurence Tribe, "Professor Tribe Takes Obama to School," Wall Street Journal, December 6, 2014, A12.

33. Laurence Tribe, "The Clean Power Plan Is Unconstitutional," Wall Street Journal, December 23,2014, A13.

34. 79 Fed. Reg. 22188, "Proposed Definition of 'Waters of the United States' Under the Clean Water Act."

35. Michael D. Shear and Julia Preston, "Obama Pushed 'Fullest Extent' of His Powers on Immigration Plan," New York Times, November 28, 2014, http://www.nytimes.com/2014/11/29/us / white-house-tested-limits-of-powers-before-action-on-immigra tion.html?_r=1.

36. Robert Rector, "The Fiscal Consequences of Executive Amnesty," Testimony before the Committee on Oversight and Government Reform, United States House of Representatives, March 17, 2015, http://oversight.house.gov/wp-content/ uploads/2015/03/Mr.-Rector-Testimony-Bio-TNT.pdf.

37. State of Texas v.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No. 14-254, slip op. at 111 (S.D. Tx. Feb. 16, 2015).

38. Barack Obama, “Interview With HuffPost,” March 21, 2015, http://www.huffingtonpost.com/2015/03/21/obama-huffpost-interview-transcript_n_6905450.html?ncid=tweetlnkushpmg 00000067.

39. George Washington, “Washington’s Farewell Address 1796,” The Avalon Project Documents in Law, History and Diplomacy, http://avalon.law.yale.edu/18th_century/washing.asp.

结语 新民权运动

正如上一章以美国总统华盛顿1796年9月19日的告别演说词结尾一样，这一章以总统罗纳德·里根于1989年1月11日的告别演说词开篇。里根总统鼓励年轻人“让他们知道，并且记住”，即敢于反驳教师、教授、记者、政治家和其他善于欺骗与摆布的当局者们：

我们需要的是明智的爱国主义。那么，我们是否出色地教育了我们的孩子，使其懂得美国意味着什么？在漫长的世界史上，它又代表着什么？我们年过35岁左右的那些人，生长在一个与现今不同的美国。我们被直截了当地告知，做一个美国人意味着什么。我们几乎能够在呼吸的空气中感受到对国家的热爱以及对制度的赏识。假如你无法从你的家人那里感受到这种爱和这种赏识，那么你仍然能够从邻居那里、从在韩国进行街头斗争的前辈那里，或者从在安齐奥失去亲人的那些家庭那里，又或者从书本中感受到爱国主义情感。假如以上方式你都无法感受到，那么你依然能够从大众文化那里感受到爱国主义情怀。电影赞颂了民主的价值，并且潜移默化地增强了美国是无与伦比的观念。在整个20世纪60年代中期，电视同样如此。

但是，现在我们即将步入20世纪90年代，有些情况已发生了变化。年轻的父母们无法确信，对美国不加掩饰的赏识，是否仍然是教育现代孩子的正确方式。至于对那些创造大众文化的人来说，具有真凭实据的爱国主义已不再是一种时尚。我们的精神已经过时，但是我们尚未重建一种精神。我们必须加倍努力，以使人们相信美国象征着自由——言论自由、宗教自由、经营自由，而自由是独特而又珍贵的。它如此脆弱：它需要得到保护。

我们在教授历史时，不应当基于是否符合时尚，而应基于是否重要——早期移民为何来到这里，吉米·杜立德（Jimmy Doolittle）是谁？那30秒对东京意味着什么？你们是否知道，4年前，在诺曼底登陆40周年纪念日，我读过一封一位青年妇女写给曾参加过奥马哈海滩之战的已故父亲的信。她叫莉萨·詹纳特·亨（Lisa ZanattaHenn），她写道，“我们永远铭记，我们终身不忘参加诺曼底之战的年轻战士们创下的伟业”。噢，让我们帮助她，去恪守这一诺言吧！假如我们忘掉了历史，那么也就意味着忘掉了自己。在此，我对美国人的健忘发出警告，这将导致美国精神的堕落。让我们从一些基本的事情做起——更加关注美国的历史，更加重视公民的礼仪。

请让我提出有关美国的最重要的一条教训：美国所有重大的变革都是从餐桌上开始的。因此，我希望，明晚在厨房里开始一场交谈。孩子们，如果你们的父母从未告诉过你们作为一名美国人意味着什么，那么，提醒他们，这是任何一位真正的美国人都不容推辞的责任。(注)

现在政府的主要目标就是权力的巩固，而权力的巩固对个人和自由构成了致命威胁。然而，太多人对自由原则漠不关心。我们在之前的章节中探讨了当前社会所面临的困境，它们把这个国家推向了灾难的边缘，而始作俑者就是当今掌权者以及20世纪的先人们。“政府脱离宪法的束缚，是为了维护自由和权利，而不是侵蚀或威胁。”不知何时，这种观念也变成了一种信条。也许，只能少数人才会珍惜真正的自由。若非如此，年轻人就应该立即学习知识，鼓起勇气努力保护自己和后代，摆脱政府对公民社会肆意妄为的管理。

仅以本书的力量去追求理性和胆识是寡不敌众的。它呼吁所有美国人，特别是作为联邦利维坦主义牺牲品的年轻人，要首当其冲；呼吁年轻人找回自身的力量和意志，致力于破除集权主义的宣传和操纵，以及趋同思维对他们所造成的压力和阴霾；呼吁每个年轻人振作起来，团结一致对抗中央政府，如果他们对中央集权的强制手段不加以抑制，势必

会品尝到经济和社会灾难的恶果。

我们面临着巨大的挑战，起因种种，结局也难以预料。但是我们别无选择，只能向凄凉悲惨的命运屈服。幸而得知历史上曾经多次发生过反抗强权和不公的和平倡导运动，聊以慰藉。毫无疑问，掠夺美国的年轻人以及尚未出世的后代子孙的资源以及未来，的确是一件极为可耻的非道义行为。

如今，亟须发起一场新民权运动，它应该完全不同于现存的任何一种由中央集权且通常是卑鄙小人所指派，并服务于集权政府及其议程的政治运动。而一个真正的新民权运动，是以反抗剥削压迫，以子孙后代的自由和昌盛为奋斗目标的。事实上，以恢复和保留建国原则的方式维护美国年轻人的幸福，应该被列为公共决策的主要目标。

例如，教育必须以学生利益为重点，而不应该是：以考虑教师和教授对终身制合同的要求；政府和工会对学校教育的虚拟垄断；为达到教化和社会实验的目的而将学校课程政治化；年轻人为上大学而承担的巨额助学贷款债务，事实上其中大部分却用于补贴学校失控的支出。这些手段对集权主义的最终目标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然而这对美国青年的教育一无所用。

移民政策不能只把目光放在关注包括外来儿童在内的外侨利益上，而忽略或无视第三世界国家的合法及非法移民浪潮，给美国青年和未来几代人所带来的经济、文化和社会影响。合法移民主要来自第三世界国家。民族迎合政策可能会为集权政治增加选举优势，它可以协助自负的领导人提升割据和人口优势，它还可以帮助无能的外国政府把他们的下一代送到美国，而非改革它们的政治和经济制度；但它就是没有考虑美国青少年的利益，在制定这些决策时完全忽略了他们的幸福。

社会保障和医疗保险被当作保险项目销售给公众。其实保险项目并不存在。他们主要依靠年轻劳动力所做出的“贡献”，以及大量的借贷来

补贴。尽管负责监督的受托人对其不可持续的财政状况一再提出严重警告，但年轻劳动者却被迫继续承担着这些项目费用。等到他们退休以后从这些项目中受益的可能性则微乎其微，到那时，后代人将首当其冲面临这个最终崩溃的系统。即便如此，集权主义仍不遗余力地抵制所有相对温和的改革，因为这些改革可能会减缓这些项目的增长，使年轻人逐渐脱身而出。当然，未来几代人无法做出任何举动来左右今天的决策。今天尚未露出端倪的政治弊端却可能使他们日后背负上难以想象的债务。这些项目实际上比庞氏骗局更为恶劣，把年轻人和他们的后代当作合法的摇钱树，直到把他们身上的剩余价值榨光。

最低工资政策宣称是提高非熟练工人生活水平的人性化方式。但从事此工作的大多数人是年轻人，其中许多人是第一次工作，并且是兼职，是为了从中学习技能、积累经验，为拓宽未来的就业前景或者为自己创业奠定基础。增加最低工资后，年轻人通常会面临裁员问题，因为雇主，比如经销商和零售商，首先考虑的只是想方设法保证利润，从而寻找低成本的替代品。此外，技能有限的年轻求职者不太容易找到一份工作。工资增长发挥作用的前提是，你得有一份工作。集权主义者极力鼓吹增加最低工资，全然不顾给青年就业所带来的负面影响。

环保运动演变成原始的、非增长的、反资本主义的运动，这种政治化和激进化实际上建立在伪科学和感情主义的基础上，通过环境保护署和内政部采取诸多阻拦政策，以达到阻碍私营企业的发展、生产力和创新的进步的目的。这种干涉政府行政管理行为，直接威胁了两个世纪以来的人类进步，以及美国人无与伦比的生活方式，破坏工业革命，阻碍现代科技革命，导致了全面的经济萎缩，同时也赋予联邦政府进一步控制人们生活的权力。事实上，所谓的绿色运动是一个反自由、反机遇主义的运动，意图通过剥夺年轻人和后代人全部潜能的方式，最终改变美国。

保护和平意味着为战争而做准备。这是历史的教训。美国今天面临

着日趋严峻的国家安全威胁，以及未来潜在的军事冲突，空心化美国军队的同时，草率制定国家外交政策（尤其过去10年间），对年青一代乃至国家都构成了严重的挑战。年轻人最应该警惕这些威胁，因为这是属于年轻人的战争，他们是最终将为此付出最大代价的人。

国家债务，即无资金储备的债务和财政经营债务，已经高达数万亿美元。政府问责局、国会预算办公室以及许多其他公共和私人机构，都对迎面而来的经济崩溃做出了警告。但是并没有任何人采取任何有效措施，来应对这一激烈的金融经济危机。毕竟，对于今天的集权主义者来说，占用本应属于尚未出生的后代人的资源，进行财产再分配，因此获得媒体的喝彩和政治利益，与因拒绝向越来越多的贫困者提供帮助，从而受到媒体和政治抨击相比较，前者要远比后者容易得多。然而，执政这一代人的自我欺骗，不能也无法避免债务泡沫膨胀。最终债务泡沫将会毫不留情地破裂，并摧毁这个社会，对于后世子孙而言，乌托邦式的承诺转将成为反乌托邦的现实。

宪法是美国共和政体硕果仅存的核心，是建造这个国家的基石。托马斯·杰斐逊曾说过：“我们之所以享有安全，就是因为我们拥有成文宪法。不要把它变为一张无用的白纸。”[注]目前，集权主义早已习惯用法律作为压迫个人的手段，剥削劳动力，没收财产，镇压自由意志，强迫他们向政府妥协。集权主义不采取宪法条例去维护自由和公正，反而曲解法律，使得其成为政府对抗其原有初衷的强有力的武器。如果未来后代想要生活在一个自由开明的社会中，那么宪政的重建，以及防止政府权力的无限扩张，无疑是至关重要的。

1771年10月7日，塞缪尔·亚当斯（Samuel Adams）称：“这个时代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有必要令我们极其慎重，深思熟虑，消耗精力和毅力。”[注]亚当斯的言论应该以我所谈的这一新民权运动的形式，回响在这片土地上。年轻人必须掀起一场积极运动，不要再盲目依赖于集权主义者的决策，不要再盲目信赖执政者所主导的方向。这些执政者建立

了一个只对自己有利的联邦管理系统，欺骗并武力掠夺年轻人的未来，使他最终沦为唯一的受害者。

年轻人不要再听信中央政府的谎言，不要再向那些窃取他人未来、千方百计左右公共政策的人妥协，这个时机已经成熟。年轻人必须投入到自身的幸福事业中，去保护自身的未来不受他人的掠夺。让更多的年轻人才加入的权威机构，如管理机关、学校，娱乐和媒体行业等，开始内部的改革，正如我在《自由和专制》中的解释："集权主义者对这些机构并没有与生俱来的所有权。我们必须向他们宣战，改善他们，当他们破坏了公民社会的保护和改善时，在适当情况下，消灭他们。"(注)

新运动必须得到社会上、文化上以及政治上的大力支持。从家庭、教室和工作场所，到社交俱乐部、教堂和犹太会堂；从国会的秘密会议和委员会到联邦机构的大厅；从企业的董事会到工会；从传统媒体到新媒体和社会媒体，年青一代必须力争存在感。他们必须要敢于发表看法、挑战、争辩、集会并做出抗议。他们要做一支谦合有礼、谨言慎行的队伍。当受到不公平或压迫的时候，他们甚至必须反抗——但是只能以民主和平的方式，不能效仿20世纪60年代地下运动及其现代信徒的暴力和愤恨行径。

年轻人必须成为这个国家中，为公民社会和美国的建国原则而奋斗的最庞大和最有力的群体。只有这样才有助于解开联邦利维坦纠缠的触角，才能停止向虚无的乌托邦主义无尽地前行，因为它将带来的是毫无疑问的灭亡。年轻人必须致力于推动美国恢复自古的传承，即自由、繁荣、宪法下的共和主义、传统和经验，并且坚持改革。(注)

如今年轻人的本质极为被动，对二流公民那样的生活并不排斥；更糟的情况是，如果受到政府的鼓动，他们会团结起来，毫不犹豫地投入到自我毁灭的运动中去。但是现在最应该进行的事业就是自我保护。毫无疑问，新民权运动和新一代积极分子挑战现存的专政，将会不可避免

地遭遇到根深蒂固的阻力，他们会感到不安、狼狈，受到危险和嘲笑。而这正是为获取自由和正义而必须付出的微弱代价。

执政者中的爱国人士和开明者没有理由不为了国家和后代的福祉而加入这场斗争，包括为未来的前景感到同样沮丧和担忧，并致力于维护自由与繁荣的父母和祖父母那代人。他们有丰富的经验、智慧和知识并为此做出贡献。

新民权运动带有典型的美国色彩。其根源可以追溯到美国独立战争和国家的建立。美国人在过去经历并战胜了看似无法克服的挑战，比如南北战争、第二次世界大战和“冷战”。新民权运动的确是一场不流血的斗争，然而，某些方面却极为复杂：其一，许多同胞都觉察到他们的生活是建立在牺牲其他人的经济权利基础上的；其二，他们认为，必要的话，政府和法律会通过暴力来达到目的，因为集权主义总是乐于向人们施压。

这些公民对此情况无论是有所察觉，抑或自愿或者被迫，都已经屈服于独裁政府日益渗透的怀柔专政。虽然这些人中，不乏敢于表达不满的声音，但是大多数人作为我们的家人、朋友、邻居和同事，都只是选择了表面上看似安稳、平静的生活。

设想一个适用于所有情况的详尽的战术策略或计划并使其一劳永逸，这是无法实现的。尽管如此，《自由和专制》和《自由修正案》中提出了一些重要建议，《自由修正案》是以宪法第5条规定为主题讨论的专题论文，宪法第5条规定赋予美国人民权力，通过他们的州立法机关，依法改革专制政府。[注]新民权运动的倡导者和拥护者继承了旧民权运动的精神以建国原则为武装，致力于振兴公民社会，清醒地认识一个日渐衰败的共和政体，以及年轻人和后代将要面临的灾难性后果。他们必须也必将寻找到和平救国的机遇和方法。我相信更大的挑战在于，首先要唤醒年轻人拯救自己和未来后代，这样才有可能获得自由和繁荣。

弗雷德里克·巴斯夏（Frédéric Bastiat）（1801—1850）是一位杰出的法国政治经济哲学家、法国立法议会议员，在他的著作《论法律》（*The Law*）结尾处写道：

上帝已经赐予人类实现命运所必需的一切。他已经提供了一个社会形式和一个人类形式，并且这些人民的社会机构是在自由的氛围中和谐地自我发展而构造的。那么，让那些行骗者和政客们走开！把他们的锁链、铁钩、钳子统统丢弃！废除虚伪的制度！让那些反复无常的统治者，及其社会工程、中央集权、关税、公立学校、国教、免费贷款、垄断银行、规章、管制，以及平均征税和伪善的教化统统见鬼去！既然立法者和社会改良家已经徒劳地给社会施加了这么多的限制，希望他们终将在他们应该开始的地方结束；希望他们可以否决所有制度，恢复自由。因为自由是对信仰上帝及其伟业的一种认可。(注)

因此，我想询问崛起的一代——美国的年轻人，你会为自己和子孙后代如何抉择？你是会选择自由还是专政？你会做何种决定？

---

1. Ronald Reagan, “Farewell Speech,” January 11, 1989, http://reagan2020.us/speeches/Farewell.asp.
2. Thomas Jefferson, “Letter to Wilson Cary Nicholas, September 7, 1803,” Thomas Jefferson: Writings: Autobiography/Notes on the State of Virginia/Public and Private Papers/Addresses/Letters, Merrill D.Peterson, ed.(New York: Library of America, 1984), p.1140.
3. Samuel Adams, “Letter from Candidus,” Boston Gazette, October 7, 1771.Appearing in American Patriotism: Speeches, Letters, And Other Papers Which Illustrate The Foundation, The Development, The Preservation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Selim H.Peabody, ed.(New York: American Book Exchange, 1880), p.32.
4. Mark R.Levin, Liberty and Tyranny (New York: Simon &Schuster, 2009), p.195.
5. See Id., pp.193–205, for Further Guidance.
6. See Id., pp.199–205, and Mark R.Levin, The Liberty Amend-ments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2013).
7. Frederic Bastiat, The Law (Filiquarian Publishing, 2005), p.71.

致谢

如同我在所有书中写过的，我很感谢并感激能够拥有一个美好的家庭。他们的鼓励和无私奉献赋予我灵感，让我能够用一年多的周末和夜晚，在餐桌上完成这本书的创作。

和过去一样，我还要感谢我亲爱的同事和朋友——埃里克·克里斯坦森（Eric Christensen）、理查德·哈奇森（Richard Hutchison）、迈克尔·奥尼尔（Michael O’Neill）和马修·福里斯（Matthew Forys），感谢他们，提供了优秀的研究援助；我还要感谢我出色的编辑——米切尔·艾弗斯（Mitchell Ivers），对我的五本书都提出了明智的建议；还有我忠实的出版商——路易丝·伯克（Louise Burke），感谢她对我的热情支持。而我珍爱的读者们和广播收听者们，感谢你们多年来对国家的忠诚和赤诚的爱国情怀。

所有人都应该认识到这本书所提出的观点，毫无疑问，我们生活在一个危险的时代。但是如果年轻人及其后代还不觉醒，他们面临的挑战将会更加严峻，后果将会更加可怕。正如里根总统所言：“一代人的时间就足令自由湮灭。”[注]

---

1. Ronald Reagan, A Time for Choosing: The Speeches of Ronald Reagan—1961–1982 (Chicago: Regnery Gateway, 1983), p.57.

译者后记

在当代美国社会，涌现出一股强有力的声音，致力于美国重归伟大复兴之路，声讨自由政策的失败以及各种社会问题。律师、作家以及全国性广播谈话节目主持人马克·莱文无疑是这种声音的先驱之一。在这本曾一度位居纽约时报畅榜首的书中，马克·莱文致力于研究美国的经济增长与繁荣、国家资产、教育以及美国年青一代的未来，并提出了思考。在本书中，他关注个人的意志和力量，反对来自教师工会和同龄人的自由主义操纵行为以及趋同思维带来的压力，旨在鼓励美国年轻人敢于直面中央集权政府的铁拳政策以及背后隐藏的暴政。正如马克·莱文在莱文秀上提到的，他“呼吁发起一项新民权运动，促进自由与繁荣，停止中央集权主义对年轻人的剥削”。

在本书中，莱文预测，如果当前社会按照目前的政治、经济趋势继续发展下去，18～35岁的年轻人的未来状况将十分严峻。这些年轻人是否可以像他们的父辈那样享受美好时光，对此，莱文直言不讳地表达了他的怀疑。受启于麦迪逊的《联邦党人文集》以及埃德蒙·伯克和孟德斯鸠的思想，他揭示了一个共和国的衰落，并设想到人们仅仅依赖政府短期补助生活而将面临的长远后果。莱文的文风直接且尖刻。他认为他所热爱的这个国家正处于水深火热之中，执政者牺牲大多数人的利益以换取少数人当权，导致这个世界自然而然的划分出了界限，“他们”和“我们”——“中央集权”和“其余人”。

莱文逐章描述政府几十年“慷慨解囊”的后果，飙升的债务以及亟待改进的教育系统等。年轻人无法逃避这些问题，他们虽然不是那些影响其自身前途的毁灭性政策的起因，但是很大程度上对此负有责任。具有讽刺意味的是，造成当代年轻人未来将面临经济和文化上中年危机的罪

魁祸首，很有可能就是他们自己。

对于教育问题，莱文直接指出，当今的教育系统将教师的养老金和终身任期置于高于实际的教育的位置。他列举了集权主义教育的支出构成，以及年轻人是如何受控于教师工会以及学校管理层，比起教授学生用以融入社会的生存技能，这些教育系统的上层阶级对利于自身的社会关系显示出更加浓厚的兴趣。莱文认为今天当年轻人开启他们的职业生涯时，就不得不承担庞大的教育债务，许多人为教育所支付的成本远远超过未来的收益，显然将面临一个得不偿失的结局。

然而最终，他向年轻人传达的信息是积极乐观的，因为他对年轻人最终能够化险为夷而充满了信心。如果这些未来的主人能够意识到他们目前所面临的困境，并愿意致力于推动国家发展回到正轨，为自身光明的前途而努力奋斗，这本书则毫无疑问如同黑夜中的灯塔，为他们引路。马克·莱文对当前美国社会进行了巧妙的“诊断”，并向那些善于倾听的年轻人提出了“治疗方法”。总而言之，本书值得一读。